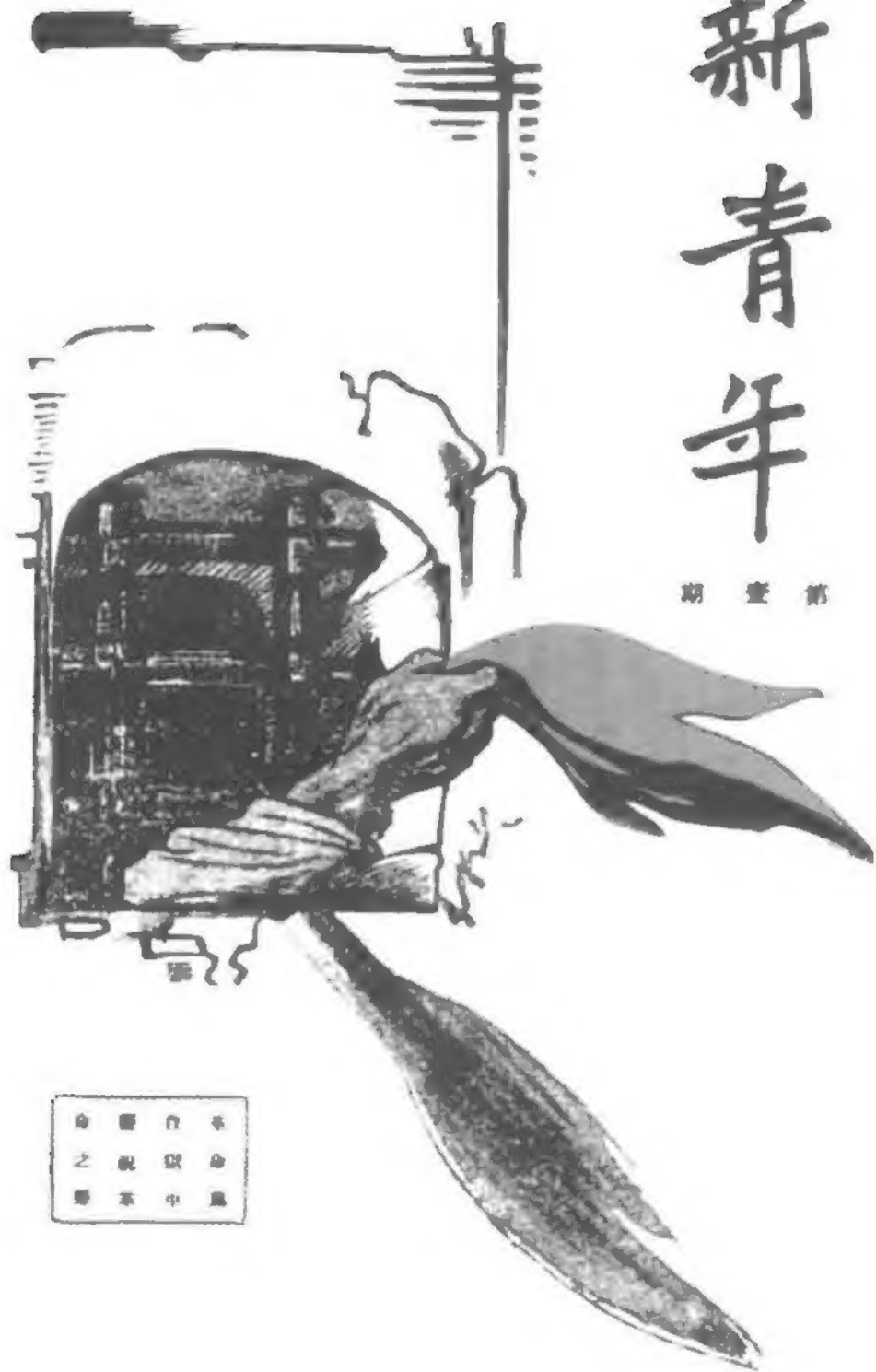


新青年

期壹第



| | | | |
|---|---|---|---|
| 命 | 體 | 自 | 本 |
| 之 | 說 | 似 | 命 |
| 變 | 革 | 中 | 風 |

本誌啓事

本誌自與讀者諸君相見以來，與種種艱難戰，死而復戰者數次，去年以來又以政治的經濟的兩重壓迫，未能繼續出版，同人對於愛國諸君，極爲抱歉。茲復重整旗鼓爲最後之奮鬥，并以節省人力財力及精審內容計，改爲季刊，數量上雖云銳減，質量上誓不減損，倘前此愆期之過。其定閱而未寄讀者，一概按冊補寄，以酬雅意，并此聲明。

前鋒創刊號出版了

……這四月刊，是國民運動的一支尖兵……打頭陣的前鋒。

目錄

本誌簡佈

- 一、中國國民運動之過去及將來……………孫傳
 - 二、現代中國兩國會制與軍閥……………羅秋白
 - 三、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屈雄它
 - 四、帝國主義侵佔中國之各種方式……………周維它
 - 五、中國農民問題……………獨秀
 - 六、最近中國婦女運動……………曾子
 - 七、寸鐵……………
 - 八、省憲下之湖南……………石山
 - 九、沙面所主義之國際性……………太富
 - 十、近代印度概況……………太富
- 每冊定價二角

總發行所廣州昌興路馬二十八樓平民書社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共產國際號

共產主義派的社會運動是現代最新最革命的一派無產階級思想之代表。此派之政治的組織是各國共產黨，他們聯合而成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存在已經四年。新青年此次重加整理，特為出一特號，以資研究。

目次：

新青年之新宣言

國際歌

赤潮曲

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之危機問題）

- 一、共產國際誕生以來的世界經濟現象
- 二、共產國際現今在世界政治中之位置
- 三、共產國際黨綱之學理根據及其大綱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

（共產國際之策略問題）

- 一、歐戰後勞資勢力之消長
- 法塞派之反革命

目 錄

秋 白

秋 白

秋 白

二、共產國際界之總原則及其運用

三、共產國際最近之革命戰略

俄羅斯革命之五年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東方問題之題要（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之議決案）

共產主義之於勞動運動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

（赤色職工國際第二次大會之議決案）

世界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

一、項來之演說

二、克魯賓斯基女士之演說

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

一、第三國際

二、赤色職工國際

少年共產國際附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統觀

評壇

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

歌譜二闕

列甯

屈維它

一鴻譯

洛若夫斯基

陳獨秀譯

亦農編譯

溪濱女士譯

瞿秋白

永釗

秋白

新青年之新宣言

「我將造成整個兒的世界，
又廣大，又簇新；請幾萬萬人
終身同居住，免得橫受危害，
祇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勞動……
我終將得見奇偉的光輝內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時我才說：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廣延，且相繼！
我所留的痕跡，必定
幾千百年，永久也不泯滅。」

葛德之浮士德 (Goethe, "Faust.")

新青年雜誌是中國革命的產兒。中國舊社會崩壞的時候，正是新青年的誕辰。於此崩壞的過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萬萬將壓迫中國勞動平民的舊文化，開始第一次的總攻擊。中國的舊社

會黨文化是什麼？是宗法社會的文化，裝滿着一大堆的迷信會黨，固守着無量數的文章訓賦；禮教倫常其實是束縛人性的利器，文章訓賦也其實是貴族淫猥的粉飾。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國革命，不過是宗法式的統一國家及奴才們的滿清宮廷敗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於一切教會式的儒士階級的思想，經院派的滿清書符的教育，幾乎絲毫沒有受傷。如何能見什麼自由平等！可是中國的大門上，却已掛着「民國」招牌呢。當時社會思想處於如此畸形的狀態之中，國有新青年首先大聲疾呼，反對孔教，反對倫常，反對男女尊卑的議論，反對矯揉造作的文言，——反對一切宗法社會的思想，才為「革命的中國」露出真面目，為中國的社會思想放出有史以來絕未曾有的奇彩。五四運動以來，更足以中國社會之現實生活確在經歷劇烈的變遷過程，確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趨勢，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於全中國，能滲透於全社會。新青年乃不期然而成為中國真革命思想的先驅。中國現時的舊社會，不但是宗法社會而已，他已落於世界資本主義的虎口，與世界無產階級同其命運。因此，中國黑暗反動的舊勢力，憑藉世界帝國主義永久作威作福，中國資產階級自然依賴世界資本主義而時力謀妥協。於是中國的真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担負此等偉大使命。中國社會中近年來已有無數事實，足以證明此種現象，——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何況資產階級其勢必半途而廢失節自賣，真正的解放中國，終究是勞動階級的事業；所以新青年的職志，要與中國社會思想以正確的指導，要與中國勞動平民以智識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聲嘶力竭。

新青年自誕生以來，先向宗法社會軍閥制度作戰，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顯。繼因社會現實生活的激刺，於「革命」的觀念，得有更切實的了解，——知道非勞動階級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成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不但將於宗法社會的思想行劇激的爭鬥，並且對於資產階級的思想同時攻擊。本來要解放中國社會，必須力除種種障

礙：——那宗教社會的專制主義，僵硬的國體，反對科學，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礙；而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庸俗的對付，腐解科學，「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礙。因此種種，新青年孤軍獨戰，勢不均力不敵，——軍閥的統治，世界帝國主義的統治，如此之殘酷，學術思想都在其壟斷賄買威迫利誘之下，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既不得充分積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內受軍閥的摧殘，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壓迫，所以困頓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豐富。然而凡是中國社會思想的先進代表必定對於新青年表無限的同情，必定盡力贊助；新青年亦決不畏難而退，決不退縮而屈。現在既組織稍集合能力，務期不負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肅行整頓一番，再作一次鄭重的宣言。

新青年當爲社會科學的雜誌

新青年之有革命性，並不是因爲他格外喜歡革命，「愛說激話」，——而是因爲

現代社會已有解決社會問題之物質的基礎，所以以發生社會科學，根據於此科學的客觀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避免；況且無產階級在社會關係之中，自然處於革命領袖的地位，所以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不期然而然突現顯明的革命色彩。中國古舊的宗教社會之中，一切思想學術非常幼稚，同時社會演化却已至極複雜的形式，——世界帝國主義，突然墮入中國的社會生活，弄得現時一切社會現象繁雜紛亂，初看起來，似乎絕無規律，中國人的簡單圖騰遇見此種難題尤其莫名其妙，於是祇好假清高唱幾句「否認科學」的「高調」。獨有革命的無產階級，能勇猛精進，不怕「打開天窗說亮話」，應當竭全力以指導中國社會思想之正常軌道，——研究社會科學，當嚴格的以科學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學以至於文學，作根本上考察，綜觀社會現象之公律，而求結論。況且無產階級，不能像垂死的舊社會苟安任運，應當積極鬥爭，所以特別需要社會科學的根本智識，方能明察現實的社會現象，求得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凡是中國社會之新活力，——真爲勞動平民自由正義而奮鬥的青年，不宜狼狽瑣瑣泥滯於目前零碎的

亂象，或者因此而灰心喪志，或者因此而敷衍塗飾，自以為高潔，或自以為解決問題，更不宜好高好遠，盲目的愛新奇，祇知求所謂高深遠大的學問，以至於厭惡實際運動。新青年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必定要由淺入深，有系統有規畫的顯此中國社會思想的急需。——「社會現象複雜得很呢，單是幾個『新術語』尚且要細加解釋，然後能令

真正虛心誠意的革命青年及勞動平民知道「社會」是什麼東西！」

新青年常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研究社會科學，本是為解釋現實的社會現狀，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

，分析現實的社會運動；真正的科學，決不是玄虛的理想。中國新思想的幼稚時期已過。現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種種現成的模型，勉強要中國照著他捏，——其實「中國式的新烏託邦家」不但不詳悉他自己所講學的模型，而且也不明瞭中國社會，正因不了解社會科學的方法，不能綜觀實際現象而取客觀的公律，所以不是泥於太具體的事實，

——說到中國政治，頭腦裏祇有張曹吳孫幾個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現實，逃於玄想，——說到經濟改造，滿嘴的消費，生產，分配，等類的外國新名詞，不會應用於實際。新青年現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當盡其所有區區的力量，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試解剖中國的政治經濟，討論實際運動。

新青年常表現社會思想之淵源，興起革命情緒的動感。社會科學本是要確定社會意識，與社會情懷，以助

受壓迫被剝削的平民實際運動之進行。所以對於一般的思想及情緒之流動，都不得不加以正確的分析及映照。

一切文學藝術思想的流派，本沒有抽象的「好」與「壞」，在此中國社會忙於迎新送舊之時，新青年應當分析此等流派之淵源，指出社會情懷變動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識漸漸明晰，不至於終陷於那混沌頑固等於飛蛾投火的前景，再則，現時中國文學思想，——資產階級的「詩思」，往往有祖傳派的傾向，此舊社會的反映，與勞動階級的心聲同時並呈，很可以排比並觀，考察此中的動象，亦可以藉外國文學相當的各時期之社會的側影，旁搜出此中的因果。

却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學作品，與中國麻木不仁的社會以悲壯莊嚴的興感。

新青年先開廣中國社會之世界觀綜合分析世界各國社會現象。

社會科學本無國界，僅因歷史的關係，造成相隔

離的文化單位，所以覺得各國有各國的「國粹」其實不過是社會的幻覺，泥滯於形式上的差別。中國受文化上的封鎖三千多年，如今正是侵入國際綜合的時候，非亟亟開闢世界觀不可。況且無產階級的戰爭本來就是國際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國勞工革命運動的經驗。因此新青年當注意於社會科學之世界範圍中的材料，研究各國無產階級運動之過去與現在，使中國得有所借鑒。——從最反動的日本至赤色的蘇維埃俄國，都應當研究。

新青年當為改造社會的真理而與各種社會思想流派辯論。

社會科學，因研究之者處於所研究的對象之中而

，其客觀的真理，比自然科學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民生於社會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沒有反映社會中階級利益的

的痕跡，於是社會科學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階級性，比自然科學中更加顯著。新青年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

無產階級，於現代社會中，對於現有制度自取最對抗的態度，所以他的觀察，始終是比較上最客觀的。何況新青

年在世界無產階級的文字機關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為絕對正確的觀察。有此兩因，

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辭却與各方面的辯論：——一則以指出守舊各派純主觀的誤謬，一則以求真誠討論後之更正確的

結論。於辯論之中，方能明白何者為無產階級的科學結論，何者為更正確更切合於事實的理論。總之，為改造

社會而求真理。

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僅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利用新青年上來，——令他繼續有「新青年之中」思想革命」

的事業，行徹底的堅決鬥爭，以顛覆一切舊思想，引導實際運動，幫助實際運動，——以解放中國，解放全人類，消

滅一切精神上物質上的奴隸制度，達最終的目的：共產大同。新青年雖然力弱，必定盡力擔負此重大責任，誠再

鄭重宣佈於中國社會：

新青年曾爲中國其革命思想的先驅，

新青年今更爲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總針。

※

※

※

新青年既爲中國社會思想的先驅，如今更切實於社會的研究，以求智識上的武器，助平民勞動界實際運動之進行。而現代最先進的社會科學派別，最真實的世界革命運動有密切關係的，就是共產國際。所以新青年新整頓之時，特以此「共產國際號」爲其第一期。

國際歌

（附見本期末頁）

「國際」二字——歐洲文爲「Internationa」歌時各國之音相同，華譯亦當譯音，故歌詞中凡遇「國際」均譯作「英德納維納爾」。

此歌自一八七〇年後已成一切社會黨的黨歌，如今終度俄國採之爲「國歌」——將來且成世界共產社會之開幕樂呢。歐美各派社會黨，以及共產國際無不唱此歌，——大家都要爭着爲社會革命歌頌。

此歌原本是法文，——法革命詩人柏第埃(Porthier)所作，至「巴黎公社」時，(La Co

hymne de Paris)，這成通行的革命歌，各國都有譯本，開歌時則聲聲同，真是「異語同聲」，——世界大同的兆象。

詩曲本不必直譯，也不宜直譯，所以中文譯本亦是直譯，要緊在有聲節韻調能高明。可惜譯者不是音樂家，或有許多錯誤，然而也正不必拘泥於書本上的四聲陰陽。但國內行的新音樂家，矯正譯者的誤點，——令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再則法文原稿，本有六節，然各國通行歌唱的祇有三節，中國譯文亦暫限於此。

※

起來，受人污辱咒罵的！

起來，天下飢寒的奴隸！

胸膛熱血沸騰，

拚死一戰決矣。

舊社會破壞得徹底，

新社會爛透得光華。

莫道我們一錢不值，

從今要許有天下。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英德倫達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倫達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 ※

不論是英雄，

不論是天皇老帝，

誰也解放不得我們，

祇靠我們自己。

要掃盡萬重的壓迫，

爭取自己的權利。

趁這洪爐火熱，

正好發憤鏗鏘。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粹納爾 (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粹納爾 (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米 米 米

祇有偉大的勞動軍，

祇有我世界的勞工，

有這權利享用大地；

那裏容得寄生蟲！

那裏有巨雷忽發，

殘暴賊滅跡無聲。

看！光華萬丈，

照耀我紅日一輪。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維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維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赤潮曲

續附見本期末頁

秋
寒

赤潮影如，

晚霞飛動，

驚醒了

五千餘年的沉夢。

米

遠東古圖

四萬萬同胞，

同聲歌頌

神聖的勞動！

※

猛攻，猛攻，

撞碎這帝國主義萬惡道。

英勇！英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勞工

※

何輪迴，白，黃，

無復奴隸種。

從今後，福音遍被，天下

文明。祇待共產大同……

※

看！

光華萬丈湧。

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

瞿秋白

(共產國際之綱領問題)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在人類文化史上，自然有相當的功績。封建制度的末流，實在令社會生產窘迫不堪，

必須別求出路，——而資本主義的「發財自由」主義，就代之而興。固然「發財自由」不解放個性，而且增長社會財富。這是資本主義初期圖景象。當時資本主義的經濟

制度僅僅及於西歐與新大陸。等到有了百餘年來的發展，資本主義其無政府的及掠奪的根性，實目的無限制的擴張，波及全世界。——乃不得不成帝國主義，那時，發財也不見得很自由了，掠奪的對象也漸漸的縮小範圍了，

而無政府的根性却不得不發作。——掠奪的地盤縮小，所謂「自由的競爭」就漸成了強力的戰鬥，——經濟範圍內的無政府狀態漸漸消滅，而各經濟範圍的無政府狀態日益增長，於是屢成千古以來絕未會有的大屠殺，——一九一

至一九一八年的慘戰。這是自然的結果。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現有的生產制度所限制。世界的文化，——人類的生存，——因生產力的抑遏不舒，爆發的衝突時時發現，

已經處於非常之危險的地位。現有的制度不破，人類的文化決不可救。社會改造的機運，已經具備，而且非於世界的範圍內着手不可，——務必竭力消滅各經濟範圍之間的無政府狀態，——所以決非一國一區內的改造所能濟事。

誰能改造社會？社會之中，因現有的私有生產制度，自由發財制度，不斷的造成貧富的階級。此階級，其對於生產制度的關係各不相同，而經濟利害往往衝突。

所以對於現在的社會，凡是有生產工具的階級，必定竭力維護，——無論他有多好的「良心」，多高尚的「理想」，一到利害關頭，他必誓死保存現社會，一切理想都成泡影。

。更狡猾的，還能想出種種敷衍辦法，緩和政策，——好像破屋子上，橫七豎八堆砌補綴，東一塊磚頭，西一塊石條，非到一旦傾圮同歸於盡不止。現在的生產制度是資產階級的「命」。如何能指望他來改造社會？無產階級是生產力之一，祇有無產階級，——機器生產的工人，——方能有改造社會的責任；其他一切勞動階級，亦祇有此最有力的組織力，最反對現有制度的無產階級携手，方能於復興世界文化的偉大事業之中，發她所能盡的力量。無產階級的生長，就是生產力的生長；無產階級的發展，正可以徹底沖倒現有的生產制度。所以固有無產階級的組織力經濟力政治力之增長，乃是新社會的基礎，無產階級於革命運動中的覺醒訓育，及其智識覺悟的增高，方是對抗舊社會，毀滅舊制度的實力之積聚。——時的成敗進退攻守的局勢不同，而最後的勝利，必在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運動中的經驗，能增長其階級的戰鬥力，階級的覺悟力。不但如此，戰鬥力之強弱，且不完全在於訓練之良否及經驗之多寡，乃大半在於階級的根性。資產階級在私有制

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其產國際

度中是黑人，出發自自由主義之下是主動力，——互相競爭絕不顧社會共同生活之規畫，是他的根性。所以無論如何，他必發現經濟上的無政府傾向。資產階級內部絕對不能消彌矛盾衝突，因而而有他的無組織性的特徵。在此社會文化漸於危亡之際，無產階級積極備戰之時，資產階級始終還是互相猜忌顧慮失調，一定不免于敗滅。無產階級與之相反，——在私有制度中是對象，在發自自由制度之下是主動者；機器生產之物質生活便使不得不有統籌全局團結組織之根性。發因資本主義，——其他發展有遲速之不同，無產階級之形成或就有久暫之別，然而經濟動盪之趨向，始終口說無憑同化。所謂「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Proletarians of the world unite!)不僅是主觀的表示意志的呼聲，而是客觀的必然的結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鬥爭。更進一步，無產階級的勝利方能改造社會，又是什麼緣故呢？此一問題的答案，正和上述的階級一性相同。無產階級的集合性，是經濟政治現實的趨勢所產生。即使無產階級僅佔「一」均產主義，——那麼

，豈不是復活千百年前的舊古董，——循環不止的中國式的治亂相代的現象，猶太古數「五十年均分一次財產制度」，那能行社會改造！祇有根據於無產階級集產的可能性，經過社會主義及計劃經濟制度，盡量發展生產力，令人都能享受脫離私有束縛之自由及營養智識文化之權利，方能漸進於無階級的各盡其能各取所需之「共同階級」。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營利觀念，不斷的引起戰爭，弄亂經濟，如何能談到社會改造，如何能救世界文化？假使無產階級不能於第一步軍事上戰勝資產階級，第二步政治上戰勝資產階級，第三步經濟上戰勝資產階級，——那就永久沒有行向社會改造的可能。

於此可見，無產階級之革命，無產階級之社會改造，決非中國式那樣可笑的頭腦中之「窮人造反」，而是社會科學的「結論」。

或，可以說：「固然不錯，資產階級因切身利益而反對改造社會，負世界文化使命的無產階級必須對之行劇烈的階級鬥爭。」然而難道資產階級不看文化環境，永不

能反省而自克制，行社會改良，令無產階級僅須加以督促，豈不是和平走向新社會的建設麼？」「何必一定要行革命！何必不許和平的進化！」很好！請看歐戰後的社會改良成績：——凡因塞和會之後，並盛開會議，土耳其戰爭，羅爾問題，各國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加長，——資產階級一天一天的退縮，新戰爭的危機又在眉睫，好個社會改良！何況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根性，決不容資產階級稍自讓步。資本主義的發現，帶有掠奪性而來。固然，現存生產制度，比之於封建制度，能造出更多量的「贏餘價值」，一時令社會有一長足的進步。固然，若在社会共同生產制度之下，「贏餘價值」歸之於社會公有，愈多則社會又化愈進。然而私有制度的末流，同資產階級的獨占「贏餘價值」已成爲社會進化之障礙，現時實失其自由競爭之優點，反爲生產制度之社會化的死敵。況且資產階級既獨占「贏餘價值」，在客觀的經濟結構上，他若以乘此權利，他自身就不能存在，這是他的命根。即便以社會改良政策漸漸限制私有，限制贏餘價值之占有至一定範圍時，資

產階級必定「反噬」，——有歷史的事實可以說明。所以無產階級必以強力推翻，資產階級將藉故懼一日，私有制度之害水不能離；資產階級却不惜以強力維護其「命根」——私有制度，而無產階級也就不得以強力獲取政權，僅就最近的世界史上的事實觀察，就可以明瞭，德國革命後之固有企業制度，所謂「以和平的方法取得之勝利」，如今已成泡影。——德國大資本家史汀斯(Sines)不但斯斯占有國家的財富，而且還竭力主張非行十小時工作制不可。——資產階級有「化」(nationalisation)如今落得個「史汀斯化」(Stineisation)——請問各國的改良派，這是何等「勝利」！德國當初無產階級若能按「國有」呼聲繼續猛進，取得政權，令所謂「國有」或無產階級的國有，未始不是改造社會之第一步——而改良派的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s 必定要順他的神道「怕流血」，現今始終是要為辭謝而流血呵！

所以無產階級的社會改造，決不在於他要不要，而在於他幹不幹。並不是無產階級格外的喜歡革命，格外的喜歡「殺人流血」，格外的歡喜「強力」；而是為資產階級固

世界的改造社會——共產國際

有的強力動手無所逼迫，不得不如此。況且世界現實社會中之動象，其客觀的科學上的公律又不許資產階級不取強力而壓迫方法，亦就不許無產階級不用強力的反抗方法，世界文化的出路，唯在於此。——無產階級應當幹去！

無產階級不得不革命，又應當革命，既不得不創造新社會亦應當創造新社會。新社會的形式，組織，結構，都在此劇烈鬥爭的過程里，其雙方力量衝比之結果，當時當地自能發見種種不同的，先後錯落的各階段，——而最終的目標及根本的原則：必定先立勞動者獨裁政體，方進於社會主義的經濟，以至於共產主義的社會。所謂「鬥爭的過程」，實是現實社會制度所必有現象；而改造此社會，必在有時空間及物質的現實世界中，依其各種力量，——各種階級，相互敵對持角之勢，流動變遷之狀，而取得指導前進改革處置之權：乃無死在儀式，可以在智識階級頭腦之中預先假定一理想的社會，拿來按照條文實施。一切以消費生產相對待，求勞資限制相協調的公理論，都是廢話，——或者在無產階級革命後，至經濟過渡的某

一階段，自能實現類似的形式，——而現實革命時，殊可不必有此等烏托邦的玄想。神西氏、傅立葉，以及其他一切所謂「社會主義」，每每犯這個通病。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初輸入時，所謂「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之謂的分解，都是混滯於此最不合理的新社會形式上，枉費不少唇舌。其實馬克思演革命的共產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區別，絕不在於最終的目的，而在於過渡的政策。雖然，所謂「過渡」，亦不是官目的過渡主義。正以過渡的過程裏，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處於社會改造的先鋒地位，所以俟本其階級的經濟利益，深察社會動象之變態，能力求勝利，亦就是力求復興文化，——乃是客觀的不得不然的局勢。那有時間空間及物質的社會，既呈一統形式，則必有某包涵萬象的動律，必有其總原則，方能發現此因時因地而異的各種以。無產階級生在這個社會，若要自救，若要改造，必須明瞭深察此社會之總體，而得一總原則，以適用於現社會中之鬥爭。決不能以馬克思的理論，敷衍塗飾。例如：

「……考茨基以一理論家的資格，著作等身，如共產黨宣言的套話。他處處想發明新發明而真理，其實是倒懸的的荷貨。譬如說，他忽降心基爾社會主義。基爾社會主義以為，工會即使不取政權，而能步步漸進，實行社會主義；工會竟能實行社會主義，所謂背棄資本主義社會、和平實行。可是，應當和注意工會所處的地位，尤當注意工會在資本主義社會日就破毀之時的財政狀況，便可知此種假定，完全是幻想。工會現在好容易保有一些罷工基金鬥爭基金，如何能指望他們背棄資本主義社會來造社會主義。」

其次，還有改良派心愛的「市政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municipal)，所謂市有制度。凡得知西歐狀況之人，却知道不但是國家中央財政破產，而且地方財政亦是如此。現在并不見私人財產過渡於市有，以行近社會主義；而是市以公有機關及企業，正當竭力抓緊資本家，妄想攫取的政策呢！

或者說，較無流弊的過渡於社會主義的政策，可以用相當的價值贖取資本家的財產。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對於英國地主制度的問題，曾經說，有贖取其地產之可能。可是他絕沒有以為可行之於取得政權之前。此一問題，現在的歐洲又待怎樣？即使說，政

權已經取得，祇要向資本家贖取其財產。然而人人都知道，社會主義的建設，現在却必須協力被壓國民經濟所負之價值。所以在我們的現代，這一「較無流弊」的過渡於社會主義的方法，亦已成幻想——

——德共產黨代表在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之演說——塔爾曼梅(Talheimer)

於是可見世界的無產階級既不得不實行改造社會，并且應當實行改造社會，却尤其要有對於此社會之現實的考察，勿墮於幻想，要有對於此社會之總體的實用，勿敷衍苟安，——就是應當有改造社會之計畫，改造社會之步驟，

改造社會之總原則——黨綱(Programme)

可以確實斷定，無產階級改造社會之黨綱，決不是頭

世界的改造社會與共產國際

腦子裏幻想的新社會之死鏡式，亦不是盲目遲遲的敷衍主義。現實的世界社會，要求改造甚急，容不得書生從容不迫的妄想吃天鵝肉，更不許市儈寄於局部的瞎對付。無產階級應當有積極奮鬥的進行政計畫，方能拯救苦于下的勞動者，——人類之文化。

社會既不得不改造，尤非無產階級自負此重任不可，欲改造則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實際上不得不訴之於暴力；既欲革命則更當有現實的綜合的規畫，絕不能依於虛幻或苟安的理想。總之，無產階級，要其集合組織之性質，能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深察世界社會中之動象，得真切於現實的總原則，以為進攻資產階級社會之方針，進而求發展生產力，——發展無產階級自身，亦即以整頓世界經濟的總規畫，——有此，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會，復興人類文化。

※ ※ ※ ※

共產國際是世界各地方共產黨聯合的總黨，——以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為改造社會事業之先鋒。一九一九年第一

次世界大會時，已發表「宣言書」(Manifesto)及「大政方針」(Platform)。第二第三次大會以來，共產運動，更能以實際行動證實他的忠於社會改造事業。總原則，總方針早已明顯於世。至第四次大會(一九二二年末)共產國際已大發達，五洲各國無共產主義者的運動，因此各地實際的政治經濟狀況漸得而研究綜合，加以四年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總變遷，及無產階級奮鬥中之經驗，于是可以更詳盡更規畫世界革命事業，故亟須討論及於黨綱(Platform)。雖然，各國各地因經濟發展有程度之差異，其客觀狀態有明顯與否之不同，所以黨綱上之改造規畫，近更有極慎的研究；而則，最終目的及過渡政策固然在共產黨內可無大歧見，然實際施行的，具體的計劃，是否應實規定在黨綱上，還得取之於現實生活之經驗。因此，決定此次黨綱及黨綱之大體，至于細的條目，一方面交委員會，一方面請各國共產黨及時建議，以待下次大會，作最終決定。

如今，論社會改造須有黨綱之必要已明，便當述及其

產國際之內容，可以分作三部分說來：一、共產國際誕生以來的世界經濟現象；二、共產國際現今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凡此二者，都是客觀的所曾改造的社會之實況及其中互相敵對的各種動力之關係；三、共產國際黨綱之學理上的根據，及其大體綱要；——此乃改造社會之總原則及總奮鬥：——

一、

世界經濟現時處於極大的危機之下，此經濟的基礎已顛動搖。經濟危機愈緊迫，是所及範圍愈廣，則「資本之進攻」愈猛，逐漸蔓延，到處進逼，已成為現時世界上最突顯的事實：——此種攻勢，其動機實起於資產階級力求避免危機，而欲以經濟的重負擔之於工人階級。

當歐戰之後，資本主義曾經一度讓步。大戰所引起之羣衆的不平，到處爆發，顯然有革命的性質，當時統治階級力求「納此不平之線於法律範圍之內」，所以屢屢讓步：「自願的」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建立國際勞動局，令實行協約國「愛國工人」之心願。從一九一八年末至一九二

○年來，資產階級的確退讓，勉強肯行一點社會改良，——實則全爲救急起見，因此也居然驅過了無產階級，仍舊保持統治權在手。

不但如此，這一期的退讓，更與戰後工業暫時停滯，大有關係，所謂不但有退讓的必要，而且有退讓的可能，當大戰時，橫截世界經濟爲兩部分，及大戰後商品交易才能開始，中歐本爲最需貨物之地，如今驟然加入市場：世界的市場擴大。再則，那時工業的興盛，却還因爲各國怕企業倒閉，勉強履行互相商定輪重製造契約，——其實戰爭已完，此種經濟政策是極不自然的，——不過因爲那時關閉工廠，失業工人中更加一層放刺，則革命之禍必不能免，戰勝的協約國行了一種聰明的政策，他們竟請國際的工會首領去解決一切根本問題。他們的自由主義真『自由』到極處，——請最恭順社會主義愛國派參加此定見爾憲條約的第八條，又立了國際勞動局，可是其中資本家代表占了四分之三的多數，這就算證明民主派真正得勝了，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滿足一切要求，一切願望，噫！

這一動滑稽戲，居然找着不少大工會來參加。亞摩斯格丹之職工國際，（見本期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尤其賣力。——此開了一次華盛頓勞資協議，議決一橫廣泛的社會改良案，幾乎是全體通過的（贊成八十三票，反對二票）。可是當時就宣告，此一議決案實行與否，聽各政府自便，資產階級很明白：紙管答應，實行時再說。自然，社會中之階級鬥爭完全是實力問題。資產階級在自力鞏固的國家裏，儘可絕不遑問此種白紙黑字的議決案。而于沒有能力的資產階級，怕工人革命，自己不等議決案，已經繼續行八小時工作制，借此做一個順水人情，順一順他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此種帝國主義首領和『勞工官僚』的協作延長二年之久。亞摩斯格丹之黃色職工國際的領袖，還幾次在演說及論文中，證明國際勞動局的重要，勞工階級的『勝利』。當然，其時共產派及革命的工會，很不相信，——「國際勞動局靠着英美法政府的資助而存在，難道能有利於工人階級」？可是也真有工人深信此種『勝利』。

「勞動從此不應當是貨物」，——凡爾賽條約第八篇居然寫上此等文字，豈不可喜。固然，當初也有人懷疑，認此凡爾賽條約簡宜等於土匪的綁票手段。然而這類的人，大半都染着些「布爾塞維克的野蠻氣息」，狠可以不聽他們的胡說。當時大家欣高采烈的說，社會改良的勞工立法已經有凡爾賽條約「做保證」了，聽着政府代表也說「工人階級的能力，說『至少他要實現最少限度的正義』」。真有那種傻子，相信這些鬼話！

然而這齣滑稽戲不久就閉了幕。工業暫時興旺的一期過去，很壞的可能消失，資產階級也就不客氣了。一九二〇年中間，各國經濟漸起變象。市場上貨物太多，資產階級政府的惡政策的影响發作，俄羅斯，——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受封鎖而隔離於國際貿易之外，——凡此一切，都是促成經濟危機，暴露帝國主義戰爭之惡果。

於是企業家及其政府，漸漸對於勞動階級取進攻之勢，力謀「自食其食」。經濟界的危機因而益顯，於此協調的階級也就快醒了。

此種危機究竟是何等性質？一方面有幾個國家，所有貨物非常之多，別一方面，却有幾國受貨物缺乏的慌恐。換言之，就是一方是生產過剩，一方是生產不足。各國的債務已達可驚的數目，租稅的增加一日千里，甚至於有「工資稅」，同時軍國主義仍發展不已，軍備費的揮霍不可限量。一國裏工資提高生活程度較優，而別國裏工資比較前低落數倍。財政更加紊亂，世界上顯然分出兩種國家；一種國家的貨幣價格甚高，如英法美比荷瑞奧德威，而另有一種國家，則貨幣價格低落不堪，如德奧等。中歐的狀況，非常危急，——工資低落，貨幣低落，生產成本可以較賤，於是協約國中立國的資本家都到德國工廠定貨，而自己國內的企業停閉。因此貨幣價格高的國家裏，失業工人日增無已。

德國工廠承辦外國資本家的定貨如此之多，他的原因，我們祇要稍一留意歐洲各工業國中工資的狀況，便可以明白。英國工資據一九二一年上半年之調查統計，較之德國高出十一倍。此等生產過剩的國家裏，工資既高，

資本家自應竭力想法克扣。此地既有定製貨物於德奧而自閉工廠之可能，亦就可因此減少尚在營業之工廠內的工資，自減少百分之三十，四十以至於五十。一次達到目的，第二次又繼續進取。這是所謂「資本進攻」之最明顯的特徵。此等資本家必欲平衡工資，以備在世界市場上能與德國競爭。當時參與掠奪德國的各工會，如今可算受着了報應。不但德國工廠之定貨，成為失業之主因，并且戰勝國的資本家亦藉此以克扣工資，以行其「社會改造」，——却並非改良呵！

資本之進攻不僅是減少工資而已。實在是世界經濟總體的停滯。美國失業日增，英國失業至於二百萬。八小時的工作制在英美瑞士荷蘭法國西意大利實際上已經取消。——又是爲了輕便生產的成本。凡爾賽，華盛頓的高會，現在看來，真成一夢。此外，還有公債國債，凡是加重平民勞動者的負擔的，資本家政府都拚命的保存。不但如此，實際上延長工作時間還不算，甚至於想在勞動法上根本推測八小時制。總之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延長

，限制工廠委員會的職權，實際上破壞保護女工童工的法例，——一層一層剝削工人階級的權利。凡此一切，資本家不但假手於他們自己的國家，甚至於自立專門機關，以武力解決。俄國革命不但是工人階級的教訓，而且警告了資產階級。——世界的資產階級，鑒於二月革命使俄國資產階級的失敗，居然也學着了不少事，還沒有等到革命，他們已經組織反革命軍事組織，——各國有各國名稱像號，如意大利，英國，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都有，——專備一班失業軍官，無賴光棍，毆打罷工工人，焚毀社會黨報館，施行暗殺等，資本主義的政府故意縱容，絕不過問，各殖民地以及中國，外資興增，帝國主義壓迫及於窮鄉僻壤的農民勞動者，而各帝國政府更助紂爲虐。資產階級實實在在覺着這舊社會的基礎動搖，四方八面無盡方法彌補，而無產階級因有改良派的蒙蔽，屢次受欺罔。舊社會的根性，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流毒，實已彰明較著，無可諱飾。社會之進化已遇一絕大的障礙，無產階級所處于如此之困難的狀況之中，他的利益問題

，實已成入類生死存亡的問題。經濟狀況的解釋，如貨幣不足，可再進而一論國際的政治現象。

二、

世界的政治現象，在凡爾賽和會之後，也有絕大的變更。帝國主義競爭既爲資本主義競爭的結果，則今日之國際政策也就是四五年来經濟的總危機的餘報。

北美合衆國於經濟上現在已占世界最高的地位。英

國當初所怕的德國雖已傾圮，而又來了一個美國，足以成他的死敵，世外交關係上還有一重要問題：究竟還是英美的利益增長呢？還是使殖民民族獨立？當然，此種國際政策與此問題大有關係。現在還不能有具體指實的答覆。

英國資本史中，大衆都非常明白與美國競爭之危險，而想力有英美之協作。然而協作之可能，必須英國資本條件的降服於美國資本；美國現在氣蓋一世，祇顧着自己的利益，絕不願輕易讓步。英國外交家口頭不時的說英美協作，英美親善，實際却不能做，——英國國際的感信似乎還很可靠，決不隨便低頭妥協。現在正有兩種趨

勢，一種是接近，一種是競爭，雙方外交界之間這兩種趨勢互相消長，始終暴露英美間的互競。不但華盛頓會議上之海軍軍備案使我們格外明瞭協作之難能，而且歷史的經驗，早已證明兩大工業國，同具海面勢力，必起鬥爭，而難妥協。

美日利益大有衝突，——又是已成的事實。不用贅述。這一衝突問題與英美協作大有關係；英美協作可能與否，亦就可以決定美日衝突爆發與否，總之，美日間投資投資等經濟利益的衝突，及映到國際政策上來，遠東以局而必定大受影響。

英法互爭歐陸的霸權，以及近東問題，更是最近幾年國際政策的結果。英法利益相矛盾，確是歐洲國際政策的大關鍵，然亦與英美間的關係大有淵源。法國現在軍事上的強盛却沒有經濟上的基礎。法國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必須竭力組成「德法煤鐵托拉斯」；——羅爾問題尚未爆發之前，德國資本家史汀納斯曾慫恿作成此事，希望法國國際資本主義聯合之利而改變對德政策；然現時法國已

經登不及待，竟以武力實行其煤礦政策。此種計畫他達目的與否，全看英美競爭激烈與否，假使競爭激烈，法國將成美國之工具，美國或竟援助法國而抗英。假使美國得英國某一方面之讓步，亦許成一候暇民族暫時的聯盟，此海面國的聯合，將實行封鎖歐陸，令德法同受實際上的困厄，以遂其侵略政策；——然而設有這種局面，將來英美衝突的爆發，必更加劇激烈幾倍。

德奧現在已——國際政策之對象。所以國際間列強關係無論如何變遷，都不能有與德國以出路；除非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轉成國際政局中之積極動力。歐洲列強間關係之變遷，至多祇能變更欺壓德國者的姓名，而德國始終永在受動地位。國際政局中——動力，必須是有反抗力四國家；如今德國資產階級在國內日夜與無產階級相鬥，實無餘力反抗協約國。所以德國國際地位至多祇有形式上的改換，而不能有內容上的差異。

德國現在却已成國際政局中之一大動力。記得去年十月間巴黎「時報」(Times)都有這種承認，法國政府向

世界的改造社會與共產國際

來是歧反對赤俄的，現在他的政府機關報不得不承認。可見此中的意識。全俄強域已入無產階級之手。——

■稍有赤軍之保衛，還能對資本主義的世界行無產階級的國家政策；竭力迴顧境內「非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得大多數東方民族東方國家之同情，——歷史的隔離，往往雙方不——當地的風俗舊習及內政的細情，難免有許多次外交家的錯誤，然而東方各民族始終相信：可以利用俄羅斯以達解放的目的，況且實際上祇有赤俄，因其客觀的階級的利益與東方諸國同，能為殖民地解放，民族解放之支柱；——力與世界帝國主義奮鬥。可見蘇維埃俄國雖然經濟力薄弱，而確能保持已得之勝利，漸成列強之死敵。

世界政治現象中如此之多的矛盾衝突，什麼時候爆發，以至於引起第二次的戰爭，——一時也不必胡猜年月。世界的資產階級已經受上次歐戰的打擊，傷痕至今未復，實在也非常之怕新戰爭，新戰爭起又必為世界革命最終勝利的導火線。因此他們自己竭力互相求妥協，然而資本國家相互間的利益衝突，各方都不肯自己犧牲，以顧全「資

本界的共同利益」。——剛有妥協之可能，同時立即暴露敗壞。現在一班歐美官目的外交家，少數國際的專制魔王，「偉人」，決不能實行恢復經濟的事業。因此，凡國際條約的遺產，更將因「重新分配」而引起新衝突。

自凡爾賽條約之後，國際間所起種種衝突中，世界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可惜竟沒有能處主動的地位，而反成國際政策的對象。因為改良派的第二國際第二半國際及一切黃色的職工聯合會同盟，往往不但不能恐嚇資產階級，反而安慰他們，——此等改良派所行政策大半是救資產階級放心——改良派因怕革命而藉着反對赤俄，實際已成資本主義的衛隊，況且他們的政策，祇求免除戰爭，就是完全恢復資本主義的殘廢制度，亦所不惜。——此種苟安心理，聽來豈不是愛和平，實際上又是墮入競爭，戰爭，瓜分，掠奪的「輪迴」。

于是共產國際真成唯一的國際革命派。他能漸召集無產階級羣衆，領導之反抗資本世界，現勢之下更可與此歐戰後社會現象相調，由經濟的要求進於政治外交的干

涉。此種戰爭，既反抗帝國主義的新戰爭，尤當竭力反對「帝國主義曲偽和平」，而以本無產階級的原則改造全世界為戰志。

總觀世界現勢，實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派與資產階級的反動派，雙方之間極劇烈的戰爭明鬥，——其間自右至左自有不少過渡的派別，「中央」的派別，其實在政策流動之中，倚重倚輕之勢不向「右」即向「左」。

蘇維埃俄國實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最大的營盤，——不過已組成國家的形式而已

■ 改良派每笑罵蘇俄的國家政策，共產國際的偏袒俄國等等。共產國際的答覆，乃是：「俄羅斯無產階級國家之利益乃是組成國家政權的俄國無產階級之利益，——他最世界無產階級中已得勝利的第一部分，所以他利益就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見羅代客(Lindbergh)所著「凡爾賽和約之取消」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世界資本主義日就衰落崩壞，而蘇維埃俄羅斯日益強盛鞏固，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漸漸興起，自力日益充足。雙方的戰爭必趨於決裂。於此戰爭之中，蘇俄及共產國際乃解放國

際無產階級及一切近東遠東受剝削的民族之中心地力。

固不能說定，此一國爭延長到什麼時候。然而猛勇精進的世界勞動者平民一有反抗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及一切軍閥財閥的魄力，必定能得最後之勝利。尤其應當趕緊預備，組織鐵鍊，第一先當對於世界政象中一切變態加以精密的研究。各國的共產主義派，真正的革命派，以至於真正的民主派，必須明悉世界政象中各個具體的事實及其線索的意義，分析明瞭，立即與以適當的對待政策。如向方面應顯示世界的勞動平民，各自覺地位之危急及人類文化之險象，而激發其一致的革命意志。

世界社會的改造既如此急不容緩，共產國際的責任尤其非常之重大，現實的世界經濟，世界政治之現勢既已如此，決非苟安的愛和和平所能宜言反對。況且現社會崩壞的命運，實是資本主義根性中所帶來。共產國際代表無產階級而來改造此社會，乃是客觀的必不可免的事實。他改造社會的總原則總綱也就是根據於此現實社會的動象而立，——可通其原理上的根據及其大體綱要。

世界的改造社會與共產國際

三、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之黨綱問題，提案本有四個，尚未有最終決定，已如上述，當時議論上以魯哈陵（Ludharia）之提案及塔爾梅（Tulheimer）之建議為最詳盡細則。茲所流大半本他們的解說。

論第三——原——共產國際之黨綱，其社會改造規畫之學理上的根據，應當先究其來源及其與第二——原——的區別。

——讀者若不熟悉社會主義史，欲知何謂「第二」「第三」者本則「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一篇。

——第二國際在歐戰前的熱潮，理論上的原則已隱伏了戰前資產的禍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實可分為三期：第一期——馬克思與格士之馬克思主義；第二期——第二國際之馬克思主義；現在第三期——布哈塞維克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更進於其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回復第一期的精神。第一期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之產物，固然有真正的革命的精神，正因為當時參政而搖，而無產階級第一次以

革命階級的資格，作歷史舞台的嘗試，馬克思昂格士的學說雖發生長於其中。——學理的發明，正在於試用以解釋學者所處環境，所以在這辯論與研究過程中，能發見社會科學之真理，絕非靜止的抽象概念所能左右。此後

第二期的發生，尤足證明社會思想受環境動象的影響。一八四八年前後，的革命時期既過，資本主義正在發展進化之中，世界史上已開另一時期。資本主義的增長，那時正全賴於資產階級之殖民政策，即大陸工業之繁盛，大半由於剝削殖民地弱小民族而來。此種現象，遂引起歐洲各民國內部社會的變化。在經濟上工人階級日益強盛，然資本主義的發展，固造成畸形的勞資利益相共的結果。大陸上勞資利益相共的局勢，不期然而然，引起無產階級思想之變遷，社會黨之中自然亦是如此。此後乃有「社會民主派」發生，所謂社會民主派的馬克思主義，於是

有「正統派」與「修正派」之爭辯，「正統派」為考茨基，「修

正派」為伯恩斯坦。當時似乎是正統派戰勝，其實現在的

局面，却是正統派對修正派負利關係，「勝不是」的景象。

一切理論上根本問題的爭執，考茨基的自辯，還在戰前好幾年，已經是處處啼不是的口吻。當初大家社會主義者還不十分覺悟，現在歷史的教訓，實在教人深省，此中一切緣因結果已線若指掌，可一一分述：

貧化論

考茨基對此問題的結論，已經比馬克思的還

和得好。他以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工人的狀況，並非一定日就貧困，所謂「貧化」，而是相對的生活程度低落。所謂資本主義發展之不變律乃是：工人生活狀況雖

實有改善，而較之資產階級，乃為低落。考茨基這種科

學式的定義的結論，實在和伯恩斯坦所見，所差僅有毫釐

而已，此種輕信的斷定，實在是錯的。他的理論僅僅根據

於英美工人階級局部經驗。馬克思當初以抽象的資本主

義社會立論——確定之，以綜觀的觀點立論——謂資本主義發

展的不變律實是：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日就低落。考茨基

乃對於頭等的歐洲社會問題，他所謂工人階級僅僅指歐洲

的工人。固然，那歐洲工人生活日有改善，而不知道，這

一些見小識氣是掠奪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汗血寶物的。馬

克思所論的是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馬克思的「龍統」反論科學的總定義的價值；考茨基的「精細」却與事實不符。假使我們現代革命的無產階級科學，見更進一步，比馬克思更具體些，那麼，應當不但研究歐美并且及於各殖民地，各小民族，總定之，當研究全世界的經濟。——資本主義本來是國際性的社會制度。那時所得出的結論，必定與考茨基大不相同。

資產階級社會崩壞論 資產階級社會之崩壞及無產階級之代興，本是資本主義之特徵。考茨基對此「崩壞論」，似甚擁護，而實際上因與修正派辯駁，受詭辯巧說的誘資，無意之中已經大讓其步。他對論革命及總同盟罷工問題，往往發現此種弱點。譬如他的「社會革命」一書中，竟謂：假使我們快能舉行革命，又何必要求總同盟罷工；假使不能，也就不必總同盟罷工。這真是機會主義。

國家論 歐戰初起，第二國際助戰，當時列甫，祇諾維諾夫等曾謂，考茨基自背其學說。然而却不盡然。社會民主黨的助戰，實則早已有理論上的暗示。當

世界的改造社會與共產國際

初第二國際崩壞的國家論及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論，究竟是如何說法的呢？他們以為「國家」不過是一個對象，處于受助的地位，可以先在這一階級手裏，隨後再移到別一階級手裏，假使如此，則國家似乎是一中立的機關，可以隨便傳遞，任意使用。雖然！有此種概念，則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當然可以預料得到。戰爭一起，這一「國家」或者可以到無產階級之手；無產階級自然要想保護他，不讓他破壞。此種觀點的謬誤，在於不知道各社會階級的勢力，實必寄於政治，無產階級的政權，若是不先行破壞舊的國家機關，必不能立。不但無產階級，凡是激進的革命派，必定要明白此種社會原理：一切舊統治階級權勢，必定憑藉於政治機關，否則他雖有經濟勢力，也不成其為統治階級。

無產階級國家論 考茨基與伯恩斯坦最難時，猶對於這一問題不敢多說，隱隱約約的意思想以為祇好留待「後人」解決。總看起來，實在不能不說此種「馬克思主義」實受西歐「勞工貴族」的心理反映，已經腐朽委頓，但還振作之

精神；「勞工貴族」歐美訓練工人，為其本家所賂買，得升殖民地工人階級所遺留價值之餘額，生活稍改善，便求苟安，當時的修正派與正統派，其實不過是程度之差而已。現在考茨基等第二國際派，第二半國際派，更公然表示脫離全體無產階級的態度。新近考茨基論黨綱問題，(德國)竟說：

「無產階級之成分，本非絕對各日相同的。他現在雖然分成兩部，——特別的經濟狀況及法律關係，竟使一部分無產階級，胡組成頗有力的機關，自己保障利益。這一部分，地位日見增高，——所謂「勞工貴族」，有時他們能反抗資本主義而得勝利，甚至於此種「爭」已不是因貧乏而起的鬭爭，而是爭取政權的鬭爭。」

他以「爭取政權」與「因貧乏而起的鬭爭」相對待，實在已經全失馬克思主義之「辯證法的唯物論」(Materialistic Dialectique)。這兩種鬭爭，祇有在對象中流轉動且相變或，絕不可以分立對待。考茨基又道：

「除此一部分富有訓練有預備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外，另有一部分，——人類非常之多的無產階級，然而因環境所迫，絕無組織能力，而不能反抗資本主義，他們仍舊非常貧乏，更常常日益貧困。」

始終考茨基也不能否認真正無產階級的羣衆，不過他否認羣衆的力量，却是第二國際派改良主義的總原因。

此下又論及「策異」(Tachigne)上的問題，更明白表示他所以與共產國際派分道揚鑣的緣故；他以「勞工貴族」為支柱，而共產國際則賴無產階級最革命的羣衆。於是考茨基的結論乃是：

「這一部分無產階級，因為無經驗無智識，又正力求自由及物質生活的改善，往往容易為一班獨斷論者(指共產主義派而言)所誘。此等獨斷論者，別有用心，或輕浮喜動，拿甜言蜜語誘惑這一部分苦的無產階級，來與有組織有訓練的無產階級鬭爭，——那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是很明白的，他們祇在能力範圍之中，慎重小心的解決各種問題。……」

「階級制」。再則馬克思的「社會民主派綱領之批判」中說得更詳細：

「資本社會與共產社會之間，有一時期，是爲資本主義革命而變成共產主義的過渡。那時政治上，亦有相當的過渡時期。——其時的國家，必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制，而非別種形式。」

馬克思如此說，而考茨基却不然。他的立論：

「在最近一年的試驗看來，我們可以認爲馬克思此種的形式，而爲：

「純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與純粹無產階級民主國家之間，有一時期，是資產階級國家變成無產階級國家的過渡，那時，政治上亦有相當的過渡時期——其時的政府，依公例當有聯立政府（勞資妥協而聯立內閣）之形式。」

此處已無無共產主義及革命之痕跡，簡直比修正派的理論還要可矣。請問：聯立內閣如何能過渡於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如何能過渡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西歐，尤

其在德國，已實有經濟能力。資產階級所賴以鎮壓無產階級的，正不過是政權，現在考茨基不要革命，祇要聯立妥協，聯立內閣之下，資產階級的閣員要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議員要帝國主義，而無產階級的閣員要社會主義。如此，沒有一件經濟事業的議案，可以穩妥當當的通過的。無論其他——外加四圍的資本主義國家外交上的恐嚇，軍事上的壓迫，國內資本家可以藉外力而以強迫方法濟困，豈不是如此！并不是由聯立政府過渡於純粹無產階級的國家，而是由聯立政府退到純粹資產階級的國家。——所以實在非以革命的獨裁制取得政權，即除資產階級經濟上的政治上軍事上的武裝後，決不能改造社會之目的。凡此一切，都以證實「社會改良」理論上之各方面而證明。然則我們現代的社會，究以那一觀點來考察，爲最能得其適當的綜合概念呢？或以工人階級所處地位，以資本之集中的過程爲主要點，或更於「黨綱」上加以新社會構成之各要素，都可以。然最重要者，莫若以資本主義社會

一切種種矛盾衝突之增長激厲爲重點。我們如今祇見着此資本主義解體之階段，儘可更加以資本主義發展史之圖解。換言之，實卽以一社會史中資本主義的一大時期間，社會內部繼續不斷的矛盾衝突——爲考察時之總線索。

資本主義的「不穩」，必發生種種矛盾衝突，至歐戰乃得一極大的極明顯的表示。歐洲大戰，其實不過是資本主義之「無政府狀態」的天性極激厲的暴露而已。若能於此發見：資本主義社會，因此矛盾之爆發，已無久存之可能，則「可得而說明其他現象：！無產階級分離而出的各部分，現社會之新結構，工人階級之地位等等。依此線索而研究及於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性質，最可注意的，有一點：

「財政資本」所屬用的強力政策。何以有此特殊形式？

此一強力之最後的根據何在？這可以有多少種解釋，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獨占」性質。然而要注意，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的一切經濟學，馬克思派亦在其內，所討論研究的「競爭」及其各種現象，都不出於一種：就是「工業資

世界的改造社會與共產國際

本」時代的「競爭」這是單個的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其對付競爭者之方法，往往適用跌低貨物的價格。馬克思所論，還不多完全是這一種「競爭」。至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一時期中，此種「競爭」形式，早已不是第一等的了；確有別種形式，因此時跌低價格的手段，已經用不得。譬如說，煤業「新秋嘉」(Silesia)與鐵業「新秋嘉」爭取賤餘價值，當然必不能用跌低價格的方法。祇能用強力的方法，如同盟抵制，故意傾軋等等，現今最有勢力的，更莫如「托拉斯」，分設各國內資產階級而令競爭，以漸合併。其實此種「托拉斯」是一種「合組的企業」。此種企業的方法，當然側重於強力。國際分業，有所謂工業國，有所屬英國，各國由各業間之複合的組織，——凡此一切都令帝國主義國家，含強有力外，不能取別種政策。因此新發生的「競爭」之種種形式，必引各資本國入於戰爭。

●國家之功能 於是「黨綱」之中，必特別注意於國家功能之說明。馬克思主義者祇可以公開的說，國家問題實未詳確研究。此中的原因，却在於馬克思主義發生的時

代環境，當時經濟學上之自由放任主義正甚。所謂「自由競爭」真無限制。至於現在，經濟上既處處非用強力不可，則國家功能之重要，實不可掩，不論從那一觀點看來都是如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有此種感覺。因為一方面無產階級當破壞此一組織，而別方面又應當建設新的來代替他。然後藉此新國家為動力以求變革經濟關係。

故於「黨綱」之中將特意詳說國家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的組織，以至所消滅國家之條件。

教育獨立說

從前社會黨對此問題，在「黨綱」，上往往不大討論。

現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改造社會，則社會事業中種種職員之養成問題，行政人員之訓練問題，科學實驗之保存進化問題也非非常之重大；決不像當初還未有直接實踐的可能時，可以稍緩。

社會主義之漸成

其次便當涉及「資本主義社會內部

實有社會主義漸就成熟」之問題。馬克思學說之精華，正在所謂「社會」已包孕於何社會。然因此一問題，第二國際解釋最多，尤其要有更具體的解釋。我們應當知

道，無產階級革命所要求的甚多，有時，無產階級革命且往往引起生產力的低落。而資產階級學者及改良派却想證明，損失所以如此之大，乃是社會主義還未成熟而強行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到此時機。所謂新社會主義其實有兩種形式；一是資本主義成熟於封建制度的內部，一是社會主義成熟於資本主義之下，兩種形式絕不相同，決不可以混淆，尤其不可以死搬硬套相比附，資本主義最初的發展，——從工人，管理員，技師，以至於資本家——完全是在封建制度的內部。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之下，却絕對不能有如此優越之環境。工人階級要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管理生產，造成社會主義，豈是可能的乎！所以，資產階級社會內部而有社會主義成熟，其特徵與資本主義當初發展成熟之過程相較，大不相同。尚在封建制度統治之時，資本主義已自有其行政管理的人材及經驗練習。無產階級則不但經濟上受壓迫，政治上文化上亦是如此。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工程師技師等等，他過不得已祇能任實行其獨裁制之後，有了可能，方得學習，祇有那時，他

方能推開高等學校的門。文化上比較，自然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差，比資產階級差。可見無產階級化資本統治的範圍內，不能成就其組織新社會的計畫。此種「成熟」性質之不同，必須牢記。所以，社會主義之成熟，在革命前，差不多祇有客觀的方面，至於主觀的方面必待積極的奮鬥於革命之後。並不是不要「避難就易」，實在是少不了的犧牲。

社會主義之增長

社會主義既有客觀方面的成熟，必可以增長及進化。修正派以為「社會主義之增長」，亦可以在資本主義之下，反正用不着革命。固然，社會主義之增長，決不單靠革命後政府之命令通告，然而必待無產階級組織制確立，此種「增長」的過程方始。無產階級必須毀弱國家，取得政權，然後方能以其新國家為助力，乘其集合性為原則，改造經濟關係。此處當有一種「的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及交易制度逐漸推廣，漸漸排除資本主義的遺跡，以至於完全變為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之「國內」的範式

俄國革命以前，所謂「有規畫的集合經濟」，祇有大概的研究，祇有很抽象很簡單的概念，沒有具體化。十月革命之後，實際的經驗，自然發生「社會主義之國內的範式」問題，（所謂「國內的」，當然係指生產關係上之經濟區域而言）。如以資本主義而言，則法美的資本主義，各有各的特徵。可以一比較法蘭西之放債盤利的資本主義及英國之純粹的「財政資本主義」，或是英國之「托拉斯」「新秩序」的歷史，都是各有相異之處。自然，現代「世界經濟」的融合，一切都有漸漸同化組合之物。然而社會主義祇能建築在現有的實有基礎上，所以必發現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或者可以說是那種不同的資本主義之組織變革。固然此種「社會主義生產」之不同形式，必當漸就更廣泛的同化融合。至於最初一，雖各「無產階級都已取得政權之後，却必將是互異的社會主義」，各有各其特殊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馬克思派的經濟學家，大可公開的說，俄國的社會主義，比較起來，實在是大部份「亞洲式」的。俄國

農民經濟超過工業經濟等特殊狀態，大足以令其社會主義發展落後性。

『新經濟政策』，因此實際的經濟的研究，便可知『新經濟政策』之重要，——『新經濟政策』之意義，制度，

見北京晨報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之莫斯科通信。——

亦爲『黨綱』中所應注意之問題。『新經濟政策』，可以

由兩種不同的觀點觀察之：——一，則可以爲革命的策

，二，則可以爲經濟建設的合理政策。其實無論那一國

的無產階級，既得政權，必遇見經濟事業上最困難的難題

，——就是兩種經濟制度的衝突：一種是無產階級所應管理

整個的，能以規畫精制的；一種是無產階級無法以預定規

畫管理的。——使無產階級不察此種經濟制度勢力強弱之

比例，而自取管理者太多，則必令生產力不但不能發展，

反就停滯，無產階級亦非能一躍而成仙境。他必不當以

其規畫強制小生產，小農經濟，——個人農村經濟。況且

他所取既太多，要行管理，又須建設極大的行政機關，

一要求小生產經濟來經營，所須行政人員未免太多，國家

支出太費。其結果，反而是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機關但

漸生能力之發展。若有此現象，無產階級應當立刻收縮

減少行政人員，改組經濟機關，否則小資產階級將走於

反革命。所以『新經濟政策』一方面而是俄國特別現象，一

方面是普遍的原則。組織經濟事業，本當先考察員工各

業間勢力強弱之對比，能作集合生產者由國家管理，不能

者留與小資產階級，各得其發展之正道，并令有較概括的

規畫，——使社會主義經濟漸漸超越融蝕此小資產階級的經

濟。至於社會主義經濟漸漸超越融蝕之際，社會以武力鎮壓

之時，革命怒潮洶湧，政治上的戰爭戰爭，往往緊急於經

濟建設高倍。——政治上不得勝利，資產階級也不容你來

行什麼『新經濟政策』。當時必須要有軍事上的運用，

——架起障礙來非戰，新經濟絕敵人的耳目，難道這也會

增高生產力麼？決死的戰爭中，缺毫不容姑息，而和平的

進行事業，也不應當爲幻想的社會主義原則所阻滯。

綜觀的策問題

『策』本是戰爭中一階級對於其

他所級的態度，——有如軍事上的策略，——之圖友敵各軍

情勢的變遷說明，便可取定和聯軍拒攻守的方针，或者可以聯軍共守，或者可以共同出戰侵襲公敵，或者可以使一方守中立，而自己獨戰。階級戰爭之中，各階級雖經舊社會改變舊社會的態度，以及其實力，必不十分相同，所以革命的政黨必有「策略」。策略本可隨時隨地而變，然而有總原則，也應當規定在「黨綱」之上。譬如，共產黨在封建制度或宗法社會尚未傾覆的殖民地地上，對待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民族運動，所應取的態度——因大多數平民受帝國主義的摧殘，有幾階級應當合作。其間公敵，以至於無產階級有能反守為攻的時候，激進要求「民權」——這是大多數勞動平民的權利。至于共產國際之總體，對待工業國內的改良派工團派的態度，對待殖民地上的解放運動之誠意，亦都可以察各社會間階級的關係而推以定改造社會「軍中之策畧」。再則，如今更有策畧上的新問題。其一，無產階級政黨絕對不能冒昧得敵黨的贊助，而無產階級國家不妨向資產國家借款，——因為政黨所行純係在野的革命事業，無所建於社會主義；而國家之

借款，既以建設社會主義，又即鞏固革命，擴展革命。

其二，處帝國主義國家之中，無產階級政黨萬不贊助防禦資產階級政府之戰爭，而在無產階級國家或殖民地，在相當機會中或竟贊助攻伐帝國主義國家之戰爭，——因是斷無無產階級革命或是挫折帝國主義的氣餒。凡此，都是策畧總原則之舉例，策畧之破壞及建設的兩方面，本須有積極的綜觀的意識。

總之，改造世界新社會的規畫，必應有所綜合善於適應，恰當於客觀的環境，能達此主觀的目的，共產國際的「黨綱」，應當如此。

米

米

米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的世界：

「於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境內，『資本的積累』是不可餓的。所以資本主義自其最早期起，就已力求推廣其勢力於『非資本主義的』地方或人民間；因此而有，農民及手工業不生產，中等階級起無產階級化，殖民地政策，新市場之開闢，資本之輸出。資本主義的，存在發達，必須

力求不斷開闢新地方，侵入新職業。然而此種力求佔取全世界之「外延」，遂令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方式和衝突。乃不得不利用強力，而起戰爭，革命，繼之直至於崩壞，——這是資本主義自生至滅永有的天性！

世界資本主義愈廣行其軍國主義，愈急遽的消滅國內「非資本主義的」人民，愈低其工人階級之生活程度，——則於世界的舞台上，抑「資本之積聚」，變成不穩的政治崩壞，社會崩壞，及一切錯亂黑暗的觀察也愈快；此等現象，加以經濟的崩壞，所謂「危機」，必能令資本之繼續積聚斷不可能，而國際工人階級之反抗資本主義必不可免；——即使資本主義尚未發達至自然實有的限度，亦必如此！

。見羅君盧森堡之「資本之積聚」。

實在已經絕無疑義，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衰朽之期，却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來的可能。然而「可能」，始終不過可能而已，還不是實現的事實。無產階級的統治，應當征服！假使無產階級不積極奮鬥，積極革命，那麼，帝國主義更能掠奪尚未進化的各地，甚至於

相對的變現現在的主業圖（法與止時）成「資本主義的」狀態，——資本制度，帝國主義之殘酷的經濟關係，必至於「輪迴不已」。現時已入社會革命的時期，應當格外努力。

世界的社會改造！我們要知道：無論何時這改有行地如此之偉大的圖，立過如此之偉大的目的：普天下的命運，在這一圖的凱旋。我們要奮鬥！

共產國際的黨綱將依此綱要分為五部分：

- 一、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之分析；社會革命時期之解剖。
- 二、共產主義社會之說明；各種過渡時代之區分。
- 三、資產階級制度及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意義。
- 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進行策略之綜觀。
- 五、各國共產黨對於當地的規畫。

（更正）本稿第十五頁上段第二行補闕下落「資產階級」

級的政權，令失所憑藉，而後可得自由。此私有制度，使合於行向社會主義之「目的」，「等字」。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

羅秋白

（共產國際之策略問題）

二十世紀之世界革命必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共產國際正負此重任，所以共產國際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會即已發布宣言書，明定其大政方針，一九二〇年第二次大會之宣言及章程更明定：

「共產國際以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創設統一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達完全消滅階級，實行社會主義為目的。」

至一九二二年，又進而討論改造社會之總規畫，——共產國際之黨綱，——以為實行此宗旨之詳細具體的計畫。

然而黨綱大部是對於現社會之理論的考察，以及革命中革命後建設社會主義之步驟。至於日常鬥爭中，——在革命前如何行向革命在革命後如何建設，——種種手段態度，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

凡能達到最近的目標以至於最終的理想者，還極須周密細緻的戰任，——就是策略。黨綱是對於現實社會為改進一步的制良上的要求，以至於最高的理想社會。策略則為引進現實社會中之各階級以行此制度改革之手段。黨綱是對於社會之物的方面，策略是對於社會之人的方面。一是較靜的，一是較動的。因為各地各時社會中之階級關係，每每隨政治經濟現象而起變化，此間立於世界革命主位的無產階級，對之須有周詳的考察，而時時審定改造社會之鬥爭方略。策略因此時時可有變更，正所以求達其絕不變更的最高限度的黨綱。固然，在策略上，每一派的政黨自有其總原則，與黨綱有同等重要之意義，黨綱上也有最高限度與最低限度之分別，——最低限度的黨綱，亦可因

時過境遷而變易。然而策界與黨綱之區分，大致當如上所述。再則策界既為達到目的之手段，比黨綱尤其密切於現實生活，尤其是實際運動中之要素；假使有黨綱而無策界，等於有「坐言」的理想制度，而無「立行」的具體辦法，況且設有對於舊制度的批評及新制度的規畫，而無根據情制度對待各階級之態度及建設新制度中利用各階級之手段，一切都成紙上空文。因此，凡無策界之「政治團體」，不成其為政黨，——亦不能成真正社會動力。因此，共產黨之最低限度黨綱，往往可以貌似自由派或改良派，共產黨之最高限度黨綱，又可與無政府派完全相同，固有奇異問題，必定有異。此中區別的根柢要點，不在於主體的異，就在於「無主體」。如改良派，——以少數歐富林的工人階級為主體，自由派以資產階級為主體，這兩時同染着小巷產階級的人生觀。如無政府派，在政治上往往無主體，——其實亦不免時落於小巷產階級之幻想。

■■辨。 無如此，可策界關係之重要；——看一政黨之策界，就可見其究竟為那一階級的政黨，更察其策界變

易之適當與否，便可見其實際上之強弱，其能否真正代表階級利益，能否真正實行逐步改造社會之世界革命事業。

「世界革命，為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事業」，既有綜觀社會的結論，而得於章程上特定宗旨，黨綱上又加以有規畫的研究，我們更當進而討論共產國際之策界，——見其分時分地的考察，社會中階級關係之變遷，而定適應之原則。共產國際每次大會，必於世界革命進行之趨勢，力加審察，以定策界。此種革命運動在二十世紀時代，實在就是勞動與資本動之戰爭，——因客觀的科學的結論，固然無產階級得最後之勝利，然而雙方競爭時，戰陣上之形勢，內部之實力，組織之成績，及一切環境以至於主體的階級覺悟之程度，都應為暫時的優劣間的勝敗之近因，——於是無產階級為主體而行世界革命的共產國際，對此陣勢，因時因地而有相當的戰界，以求引之至於最終的勝利。所以敘述共產國際策界之總原則及其四年來的經過以至於最近的方針，仍不得不與世界政治經濟之變象夾叙。讀者於此，自能見共產國際於現代勞資戰爭中促進世

界革命之方策，運用社會間各種動力之關係，以日進於消滅社會階級實行共產主義之目標。」

米 米 米

一、

世界革命并不是「平地一聲雷」的烏托邦，亦不是一直的發展，絕無屈伸進退的過程，——此種現象，本是現實世界中所無，而確是智識階級頭腦中的幻起。世界革命乃是，「各國內種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以至於資本主義國家與無產階級國家及殖民地之間的戰爭所延展——長時期」。帝國主義時代之後，客觀上實不免繼之以此長期的社會革命時代。所以帝國主義發展到最高點之時，——以戰爆發之後，——我們已確見社會革命時代之開始，從此勞資間戰爭已達一新方向，要求全社會改造，較之歐戰前社會改良派時期的勞資戰爭，絕不相同。然而勞動對於資本之進攻或資本對於勞動之進攻，雙方仍繼續歷史的發展，不能免於「社會的性性律」。雙方攻守陣勢又因現實經濟狀況而變。所以共產國際的策略，既以求達無產階級獨裁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

制為總原則，必須處處與此現實生活中之鬥爭相應。總之當力求反守為攻達其最終的目標。

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實是國際範圍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發點，而不僅止於俄國國內。當時世界無產階級早已明白此一革命的意義，而着手預防，——這本是國際無產階級進攻之先鋒，繼續敗後，無產階級革命的潮流又進一步，當時德奧的革命，勢不得不湧出無產階級的色彩。然而社會民主派，處於無產階級之領袖地位，反畏縮退却，令革命的潮勢大弱。但是，單就當時客觀的政象說來，我們實在可以斷定，這一期無產階級多進攻，確已開世界史之新篇。世界共產階級的代表，勞雷洛治，當預備凡爾賽和會時，曾有一秘密文件，其中言論實已洞悉當時之危象。此一文件，現在已發現於意大利，第一期閱，便能知道，共產階級尚且明白當時的革命運動：不僅是工人之不平鳴，而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大變更。勞雷洛治說：

「現在情形已經大變。革命方在開始，——俄國還在

恐怖政策之中。歐洲又滿佈了革命的情緒。工人心中實有極深切的感覺，不是僅僅不滿意而已，而是憤怒的暴動，——毒恨戰前的生活條件。全歐人民看着各種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的政策，都是不可信任。

右幾國內，譬如德俄，此種不安的人心，竟至於公然爆發；至於英法意，也有不少罷工，不顧工作的表示。凡此一切，都是一種現象，證明人民確有急於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希望心，此種希望並不下於僅僅增加工資的要求呵。……

其實對於此種不安的現象，也有可以欣幸的；本來我們現在無論如何，決不能再返於一九一四年時的生活條件。假使必定強行此種政策，反有極大危險，——勢必反激歐洲人民於左勢勢力之下，——此種黨派的根本思想，乃是以完全破毀現社會之制度為方法，復興人類。在俄國此種黨派已得勝利，然而他們勝利的代價，實在非常之大。幾萬人的死滅，饑饉，城市，俄羅斯國家的組織，幾至於全毀，雖然如此，始終他們

獲得俄國民衆的擁護；更可注意的，却是他們竟能造成很大的軍隊，看來，確有很能幹的指導者，紀律非常嚴正。此種軍隊，大部分確是能為他的理想而犧牲的。假使我們再因循過一年，俄國新鮮的活力生長，他就記不得他的和平主義了；——因為全世界上祇他有這唯一軍隊，能為自己的理想而戰。

勞資衝突更進而給資本主義的危狀。社會民主派，真可以醒一醒，請看當時客觀狀況，革命的機運：

「現時最大的危機，實在於德國威將信任布爾塞維克，以其富源，智識以及組織能力，幫助那班幻想的革命家，——他們本來想以武力征取全世界呢。這種危險——實不是空話。現在的德國政府勢力很弱；他不能得民間之信仰；他的威信有限得很，雖能暫執政權，實靠不住。然而這一政府若倒，必定是斯巴達克派（德共產派）起來，而德國却還沒有成熟。雖然，德國斯巴達克派却有一利器：——祇有斯巴達克派能救德國於戰後困危之境。」

■使德國而入斯巴達克派之手，必定與布爾塞維克攜手。那時東歐必全捲入於布爾塞維克革命之怒潮中，一年之後，可以有三萬萬人的赤軍，加以德國之軍事技術，這師，將軍一時時都能投入西歐。

這一時期是無產階級政治上的進攻。資產階級乃急起自衛，於西方暫時讓步，而即刻向東方進攻。當時西歐德奧的「無產階級領袖」曾最過這一時機，羣衆受社會民主派的欺蒙，沒有恰當的覺悟。

試看一九一九年世界上的統計，尤足見其時無產階級經濟上的進攻之趨勢。方當戰爭期間，勞動之價值，對於協約國之資本主義，其實非常重大，而勞動者之勝利並十分顯著，正因此社會趨勢尚未見無產階級之進攻，「資產階級不到親見危急決不肯讓步。等到無產階級進攻之勢已極，他方急急退讓，謀保政權，以公再進之計。」現實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現象，確是如此，「戰後之各國社會改良政策，並非勞資可以協商之表徵，而是革命前兆必不可少之徵證。歐戰期間英國之工人運動，總其戰爭到停戰期

增加七先令之工資。至一九一九年，工資乃增加一金鎊，有七百萬工人之工作時間，雖然減少三四小時。英國政府更設委員會，籌備煤礦收歸國有事業。美國罷工陸續起，也不得不續及鐵路收歸國有問題。德國的資產階級，費了幾萬萬國庫其財，求消費品價格的低落，緩和工人間的不平；設了「社會公有委員會」，籌備國有辦法；於是社會民主派，那法有「社會主義將近了」，此種呼聲，無非是想工人之中，漸信和平手段之有効，雖然，這始終是此期無產階級經濟上的進攻。

而歐及美洲，資產階級處處對工人讓步，唯恐發生共產主義的革命。

同時，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俄國急取攻勢，俄國無產階級竭力奮鬥，而西歐工人方極心滿意於社會改良政策。其中祇有匈牙利無產階級實行革命，可惜竟失敗了。蘇維埃俄國陷於極點。這是歐戰後第一是之革命戰爭的國際時代。一九二〇年，世界經濟狀況中有一變化，「即世之革命的第二期，——蘇維埃俄國進攻波

國貨即無產階級對世界資本之第二期進攻，又正欲意大利無產階級奪取工廠之時。可是這兩方都受挫敗：——赤俄在軍事上，意大利工人之失敗在政治上。從此局面大變。

此期間共產國際之部署，不得不取急進，「能做多少，便應當做多少」，世界工人間的革命潮，極富順應之而導之於無產階級獨裁。可惜當時大多數無產階級，受改良主義的毒，組織力戰能力太弱，而覺悟程度之低尤其是一障大碍。

從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起，國際無產階級之暫時失利，勞資戰爭的陣勢已漸漸變。勞動漸就退讓，資本漸趨進攻。現在且舉英國為例。一九一八英國罷工一千二百五十次，參與罷工人數一百萬餘；一九一九年，更加增多，罷工次數一千四百一十一，參與的工人有二百五十餘萬人，預計罷工日數總共有三千四百萬天。到一九二〇年，罷工次數增至一千七百十五次，參加的人數雖減少，尚有二百萬人。罷工的結果，工資增加，時間減少，均有

成效。等到一九二一年，罷工人數就有十一萬八千人。工資有一部份反而減少，——八百萬工人，每星期總共少得一千一百萬磅，一九二二年八月時，此等工人的工資又減少丁三百五十萬磅。

英國無產階級不甘心。英國工業聯合會當時曾發表宣言，說：

「此種趨勢，或者還要惡劣。工人應當知道，工資的低落，從此將江河日下。工人生活程度必較前一期工業發展時為低，或竟比較前還更低落。此種情形，若是工業不能再興盛起來，必不能改善。

為減少工資而不引起劇烈的爭執起見，則價格外廣泛的一致的實行此種政策。」

歐美各國都是如此情形，同一的趨向。企業家爭得工作時間之延長，工資之減少，還不滿意。各地都有勞動聯合會已爭得之各種權利的行動。美國宣言「工場公開」，不准工會調取廠有工人權，極力想換散工人的勢力。英國則組織「工廠委員會」，企業家說「究竟

體長主人？」保守黨在國會之中提議禁止工會用其自有財產，作政治運動。瑞士有關瑞典挪威法國都是如此。

至於德國有別種實績。因為凡爾賽條約之經濟上的意

義，就在於使戰敗國担负復興資本主義的成本，然而德國財政窘迫無從着手；於是這一重担，不得不分任於各國無產階級。

目前，布爾塞維克就說，將來的「戰敗者」係工人階級而已，雙方資產階級必不肯認此賬。果不其然，現在資本家說：「當然！祇有給工人階級的竹槓，能恢復資本主義」。

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是這一思想頭。戰禍的影響發作得愈快，經濟狀況愈惡，則資本家不能恢復其資本主義愈愈明顯；現代已非拿破崙的時代，資本主義確已根本動搖。那時歐文說「英國所以能逃出此經濟危機，正因為汽

機之發明，生產力之增長」，現代却已不同；假使意大利應用其戰費十分之一，來經營全國的電氣化，現時已經可以不專賴英美的煤炭——然而他竟不能做到！所

在戰機工業的剝削時，資產階級能對無產階級讓步，「有社會改良政策，成就無產階級」進攻；等到根本的病

發作，

經濟界戰後的危機日益顯露，資產階級就不得不力謀「自食前言」，收回其社會改良。這是戰後第二期中資本進攻的經濟方面。

資產階級既因互相猜忌，無從安心經營提高生產力之事業，祇有想法擴展貨物之銷路。可是這第二方法也不能行。於是資本對於勞動之進攻不得不成一段期的計畫，不但暫時利用工人之缺點，而且有些步步逼退之勢，想括出工人的汗血，來養兵製砲，爭奪市場。資本家此種計畫若歸失敗，則各工業國中工人階級當可取得勝利。這是資本主義生死存亡的關係，資本家必出死力以禦。他們不但收回社會改良政策，不僅祇是經濟上的進攻，而且還有政治上的計畫。

一九二二年之意大利桑魯會議上(Cunzio)，各國對俄要求廢止國有制度，其實亦是資本進攻的一種形式。德國資本家更訂納斯卑政權，想組織內閣，亦是一種資本進攻的形式。英國資本家竟能阻止工人要求國有煤礦之運動；一九二二年英國工人已不敢提及此一問題，僅僅爭工資

增加。美國的國有運動更消滅於無形。德國社會黨在

一九一九年，口頭上爭國有，如今國有鐵路反另售與私人

。祇有俄國還保存工業國有制度。所以各國資本家逼迫赤

俄交還工廠，不僅是掠取俄國的財產，而且還有原圖上的

意義。協約國之資本主義要求恢復，除逼迫俄國外，更進

而逼迫德國，想期德國之富源財力。他們第一須保存德

資本主義，第二，須逼迫德國出「本錢」，來恢復國際的資

本主義。德國的資本主義呢？他有他的計畫。史汀納

斯伯預想：(一)要出賣一切國產，——煤礦鐵道等，——請英

美的錢來，由私人經營；(二)減輕工業的負擔，——工費克

扣，工時加長。法國一方面，軍國主義派的資產階級等

不及德國資本家榨取工人汗血來還他的債，早已主張，——

占據非洲(Africa)，建設東南亞緩衝國，以移開煤炭供給法

國工業，分發南德與北德，以便法國勢力經東南而直貫德

奧。本來大國的資本家早已明白，假使德國資本家史汀

納斯的計畫不實行，——(裁減七條的工人)，延長工作時

間，——資本主義必不能恢復，然而史汀納斯一人不能

做到，非以法國的哀的美敦書助之不可。德國的社會民

主派及工人階級想欲抗拒而不能。現時已成爲事實。

■非因英美資本之嫉妒法國，此一計畫或可停頓。雖然

，還不止此呵。意大利的「法塞派」(Fascisti)的奪得政權

，尤其是資本進政之政治方面最顯著的現象。『法塞派』

當初的黨綱，明明說：

「現時工人階級，所負稅最少。……工業家負擔

直接稅，其實就是間接影響到下層階級，——因爲擠

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勢必引起失業及工資減少

的現象。想專寬待窮人而今「富人」多担稅，——

實在是錯誤的。」

政治上的進攻還不足，更加以暴力的行動，實行資本

家的政策。意大利的「法塞派」不過是此中的一部分，——

各國都有同樣的組織，暫時還沒有能使「法塞派」那樣得意

罷了。(意大利「法塞派」——由於「Fasci di Combattimento」，

譯意可爲「團體會」，完全是一班退伍軍官，高等下等的

流氓光棍，做中堅人物，以自目的民族主義，侵略主義爲

宗旨，於罷工時毆殺工人等，聲言所謂「保障國權」。

此等反動派，含有帝制主義的份子，他們更願「逆流」而退，維護本國封建民主主義，公然保障極少數的資本家，實行專制的專制政體；不但他們顯然揭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面具，而且他們非常明悉壓迫農民治派的方法：——從要求「農民治」最切的無產階級入手。他們知道，有無產階級革命可能，現時有三個國家：德國，捷克斯拉夫，意大利。意大利的「法塞派」成功，不過是他們計畫之第一步。其關係於資本之進攻，反革命的猖獗，非常重要。所以關於這一步，當加以詳盡的說明：

法塞派之反革命

德國勞雷喬治後之保守黨內閣要廢除勞動部，德國史汀納斯要勾結法國恢復「純粹的」資本主義，——意大利法塞派實行執政，反動的潮流洶湧全球。其中法塞派的反動，在社會科學的觀點上看來，尤其重大。法塞派是什麼樣的人呢？當歐戰終了，戰場上回來了不下十級士兵：智識階級

現代社會與革命

、教員、志願兵等類，戰時他們都有所致力。

（意大利的智識階級比別國格外有力量。戰前意社會黨中曾有七十位大學助教，可見其智識階級之多。）他們為戰爭所賦，——雖然戰勝，而意大利所得甚少。國庫之虛，國庫經濟破壞，國家不能顧養這一班「智勇之士」。他們又眼看著工人革命運動之發展。他們反對此等革命，不但因為這是工人的運動，而且因為他們自己是主戰派，向來是反對社會黨的。而社會黨呢，正在盡力撫慰這一類的人，甚至於反對戰勝時受傷的殘疾者。——這是社會黨最大的錯誤，不懂戰事。當時各地社會黨反對軍官，反對殘疾者，僅僅因為他們到過戰場，——真正是稚氣——而這一類人，為社會心理所反激，都投身於法塞派。當時的社會黨，祇知道「人的問題」，而不知道社會活力的運用。譬如說，其時法塞派首領莫索黎尼（Mussolini）還帶着假面具，冒充社會主義者，他亦主張工會監督國會，亦主張分給農民田地，亦主張實行工業國有制。然而社會黨以為其氏主戰，一味的盲目反對，不知道「拿他目

已，堵他自己」。這叫做：怕人利用自己吃虧，——後來，淺見羣衆，漸以爲社會黨反對的是此等主張，——却不明白他們是反對戰爭。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法西斯黨一部分在段魯迪阿(D'Annunzio)的指揮上，國內還僅有很小的散漫的軍隊。其時意大利國內，革命的風潮正盛，——不僅僅是罷工，即是補救資產階級。社會黨都絕無預備，存意於小小的爭執，以致於失敗。於是莫索爾尼組織「法西斯派」，組織軍事機關，私藏軍械……等到他奪取政權之前一月(一九二二年十月)光景德國一新聞記者問他：「你是否冒險用秘密的方法奪取政權呢？」莫索爾尼答道：「不管是秘密是公開，我一定要奪得政權」。

社會黨此次在政治上更大的失敗，——因爲他們不能以「行動」反抗莫索爾尼此等陰謀。再則他們不明白這社會總體的變遷，不善運用，以致一大部羣衆，爲法西斯派所誘惑。莫索爾尼如今既然擁有民衆，又有軍事機關，已成騎虎之勢，他若不取政權，他自己一派的人就要反對他。社會黨絕無能力，不足以引導羣衆奮鬥，更可以舉一事

實證。一九二〇年工人占據工廠之時，資產階級其實很弱，不敢派兵去剿，直等到改良派的社黨，先出頭說退了工人，工人機關已占的工廠，資產階級方鼓起勇氣來。於是資產階級突然開始進攻。此種進攻，却并不出於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國家軍隊或審判法庭。何以故呢？——爲資產階級負戰敗的責任，——負債毀壞一切經濟階級的政黨都在解體，兵士，職員(官吏)，小資產階級對之已絕無信用。於是莫索爾尼等狹義的民族主義派，小資產階級的新政黨，有極端的行動，彷彿他「內平工人之暴亂，分爭國權之擴張」，——這一躍而登政治舞台。法西斯派開始便聲言：「社會主義不能有所創造；而我們處於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却能夠資本家滿足工人的要求，而工人呢，也應當做工，幫着恢復國家」。實際上他們逐步破壞工人組織，施行暗殺，打毀罷工。在大城市及工業區，工人羣衆竟能剋制互相團結；而在小城市及鄉村之間，工人竟爲法西斯派所離間。法西斯派先以武力摧殘工人，而後從而指揮之，故在工業區內，工人雖不能心服誠悅法

黨派，而小城市及鄉村之間雖有一部分工人爲法塞派的政見所惑。資產階級亦有一部分怕法塞派，以爲始終是黨類，未必能管理國家運用政權；於是社會黨中之改良派宣傳與資產階級相聯立內閣，妥協共濟，以禦法塞派。其時資產階級力弱，不能行此妥協政策，改良派又笨，死不明白羣衆不信任何政客的心理，上述的計畫反促進莫索黎尼之爭取政權。意大利社會黨（共產派，一附屬派（Socialist））於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後，曾因大會要求其開除改良派之故，而與共產國際決裂；至第四次大會時，附屬派派悔悟，方仍與決裂後所餘之真共產派合併，而宣言與改良派脫離，——現已合稱意大利共產黨。若再不能分析法塞派得勝之原因，共產派失敗之惡果，重定其策，則莫索黎尼之專政，恐尚有時日：所以非積極奮鬥不可——不但要設秘密機關，而且要與法塞派政治上的打擦。共產黨若要在意大利與法塞派奮鬥，必須恢復工人對於社會主義之信仰。

法塞派——不過是市儈而已，取得政權之後，依賴資產階級的實力，他不能實行自己的黨綱，而還不得已去行資產階級的黨綱，——實行資本之進攻。莫索黎尼之發有一大班小智識階級。黨綱之中雖有節省國庫，裁減人員等條目，而實際上執政權之後就有幾萬候補官僚的小資產階級，擁擠得不堪。意大利的社會黨，本與中國有相對類似之點，所以政客亦是非常之多，高等流氓非常之多。莫索黎尼自己本兼一班（武裝的光棍），取得政權之後，他說（可以解散了）。他手下的人就不得不給他（算賬），——莫索黎尼若解散武裝的「會員」，可顧正式軍隊，——那可不成！法塞派內本有兩派：工業派與農業派；北意大利工業的資產階級及南意大利農業的佃戶階級，雙方都有極反動的份子滲入法塞派，如今乃在內部大起衝突。○莫索黎尼已是可謂魔王，而所用的力量，或正是小資產階級有目的熱烈的愛國主義民主義派；——他的失敗一定就是這兩種衝突之爆發，其關鍵正在於其優點。

共產黨對意大利政治之策略必在於組織最大多數的勞農羣衆及小資產階級以取法塞派，而所謂「組織」，又在於適當的口號，適當的要求，——不但合於無產階級

的利益，而且合於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從現實的政治鬥爭，引導之於革命，引導之於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以進於社會主義之建設。這有能犧牲的精神，單有理論的研究，絕無圖利，必須能負解放羣衆之責任，實際上得羣衆之信仰。 ■前意大利社會黨之魯曉，正在於墨守成規，不明現實政象，不是傾向太右，過於妥協，就是傾向太「左」，於羣衆■的要求不體體會，多樹社會黨的惡敵，「替人家張聲勢」。

這是歐戰後第二資本進攻的政治方面

此期間共產國際之策畧，歐洲革命潮之低落，及革命之緊迫，而立取守勢，——「勞工之統一戰線」，——自經濟上的「工資」「時間」起，一直到政治上的「自由」「政權」止，——極力督促一切社會黨，不管他是改良派，是中央派，一概趨之使入國爭。假使羣衆及改良派不敢談無產階級，那就不必談，本來在防禦戰時也不用談。祇看改良黨能否忠於他自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假使不能，羣衆的勞動工人，便可恍然於共產黨的忠實的革命精神，

亦就實際上明白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不可少。革命的機會既至，無產階級的預備必已更充足，戰鬥力更強，摧折資本主義國統治，也就更容易。

米

米

二、

世界政治經濟的變象以及勞資鬥爭的陣勢既如此而共產國際的策畧及戰鬥力又如彼，世界革命的勝利究能達否？此後的發展又是怎樣？歷史上的經驗，每每革命之後隨起反動。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反革命勢力起而反抗，全歐爲所鎮定，現時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的革命時代，難道也是曇花一現。上述歐戰後之第一期與第二期，能否比之於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從此反革命便能得勝麼？

答覆這一問題非常之容易。一八四九年反革命的所以能得勝，乃因資本主義勢盛，工業方在興起，資產階級特有利，與復古派的地主階級妥協，遂能供給幼稚的工人階級以食糧，——消弭革命，緩和無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

傾向。現時呢，却大不相同。全世界及革命之強，不是由於經濟總象的興盛，而却是由於經濟總象的崩壞。時代的性質，截然不同，正相反背。於是此次的反革命，并非因內力充實而取勢，乃是「因隙之門」，——共產階級日開危亡，想以強暴方法鎮壓革命，苟延一時之殘喘。

無論他來勢如何兇惡，始終是垂死時的（迴光返照）。既然如此，自不難確定我勞動階級對待資本階級此次進攻之策略，——共產國際之策略的總原則及其最近的方針，更待確切說明，實際的根據。

凡一政黨之策略，其對象必為社會內之各種動力；資本階級政黨之玩弄「奧論」，亦即此意。在此勞動與資本戰鬥之時，共產黨以世界的革命黨之資格，其對象之重點，當然在勞動界。——資本界為社會改造之敵——所謂客觀的對象，已可不言而喻，勞動（軍）却以共產主義的政黨為其敵對部；而共產主義的政黨以勞動界為其大本營，——所謂主觀的對象。將兵之道，首在於「士氣」，所以勞動界內部的訓練鼓勵尤其重要，亦就是主觀的對象比客

現代勞動界與革命

觀的對象尤其緊要之原因。須知勞動界為革命中動力之主體，而資產階級為客體。上述各節已說明勞動界與資本界戰鬥之陣勢，——以及共產黨對於他「客觀的對象」之觀察；以下當再敘勞動界內部戰鬥力之分合運用——及共產黨對於他「主觀的對象」之作用。

最激烈的勞動進攻之時期，工人羣衆的氣概，非常激昂。一九一九年時，不但共產黨及獨立黨（德國），就是極普通無黨的工人，以至於反德俄黨的工人，都自信行向社會主義；當時右翼的社會黨自以為與共產黨的區別，僅僅在於方法。英國在一九一九年時社會主義亦成了羣衆之討論的題目，甚至於外交問題，如贊助蘇俄問題等都可以引起罷工（一九二〇年），此等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勞動進攻的性質，帶有無產階級欲得政權的特點，現在都已不同，雖然世界經濟危機仍在繼續，而工人羣衆對於參政問題，反無信念。勞動已無其防禦地位。要協，聯立內閣的可能，都已經沒有了！現在已非社會民主黨或勞動黨與資產階級換手之時；我們祇見各國政府裏

擠出社會黨來，或竟擠出自由黨來。工人羣衆呢，却只抱極端。無黨社會獨立黨併入於極右的社會民主黨更覺丟人，而工人反抗變，非常之少。這正足以證明工人階級自覺能力之弱，受改良派的作踐玩弄，弄得神魂顛倒。於是大多數工人羣衆，再也不想「取得政權」，「攻勢已失」；此時極端的工人共產黨要領之而前進，就決不能用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口號。假使獨斷論的「共產主義者」說，祇有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下方能獲得好假牙齒，豈非笑話，——無產階級獨裁制是「歷史的必要」，而不是隨時隨地，不論情形不論場所都能得工人羣衆的同情的，應當順勢而導之，至相當的客觀環境成就，自然能發生政治上的意識。因此，必須要以工資時間住宅等日常經濟鬥爭的口號，先團結起工人羣衆來，——同時亦就是實行勞工的統一戰線：督促各派社會黨共同進行，使工人羣衆看一看「究竟是那一個社會黨，能真正爲工人切身利益奮鬥」，——是改良派呢，還是共產派？共產派不但爭此經濟利益必能堅持到底，而且得到之後，還要依他們的黨綱，積極前進，所以

自然於共產派占優勝。改良派雖較爲工人政黨，其實他們既否認工人獨取政權，在經濟鬥爭中亦慣與企業家妥協，那時工人羣衆自然覺得其正替他們爭利益的，祇有共產黨。共產黨得藉此而得大多數工人羣衆的信仰，漸漸以行動及事實證明其主義。此種經濟鬥爭的運動，在資本進攻時期，實能使大多數的工人，傾向於共產派，——所謂羣衆的政黨，正在團體會得勞動羣衆之利益，——以至於聯合一切革命派的力量，反守爲攻，撲滅那社會改造之惡敵。祇有此種運動之擴展，深入，加緊，方能突向無產階級獨裁制猛進。況且此種運動，無關於社會黨的派別；難道改良派還能要求十六小時的工作時間麼？所以正可以勵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起來，各派聯合而向資本界作戰。所謂「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怎樣的實行呢？向羣衆問去——自下而上；可以由共產黨通告工人，對企業家或國家機關改善待遇的條件。然而也不能和改良派的政黨或工會開談判。何以故呢？在共產黨內部，分析解說客觀的社會現象，我們不得不說及總變成其他改良派首領費

離職失節。然而改良派的社會黨內，有大多數工人，他們看見共產黨通告，也得問一問，「你來和我們協作，你可問過夏德曼沒有？」難道共產黨能同答他，「夏德曼是失節的了。」。那真是痴話。這些工人若已認夏德曼為失節，也就不必再宣傳，他們早已入共產黨了。所以要行統一戰線，正應當和第三國際開談判；第三國際之所以異於第二國際，不在於其一承認無產階級專制，其一則否，而在於第三國際能將門第二國際不能。第二國際連最低限度的要求，也不肯堅持。等到那時，共產黨更多一種真憑實據向工人宣傳，況且口頭上的談判，第二國際對於此等運動決沒有法子拒絕，——如此，則統一戰線可成。羣衆工人，各黨各派都來協作，結果自然能暴露其首領之罪惡。所以不但當「自下而上」亦應當「自上而下」，一年以來，已見成效，工人羣衆漸漸明瞭，那時不但可以運用「自下而上」同一法，而且可以再進一步了。實際的事例，已可舉一二。共產黨，我們社會黨，都應當共同爭八小時工作制，爭工資的增加。第二國際及改良派的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

工會說，「你們共產國際若不解散赤色職工國際——見本期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我們便不與你們協作」。赤色職工國際正是反對一般的「職工官僚」，荷工會首領，——他們在各國緩和退讓，八小時制都不堅持，在德國公然贊助工作團之加強。在英國破壞礦工的罷工，私自妥協。而第二國際的主張，以為此等行為不應當反對，同時又說肯來共同協作爭八小時制。豈不是自打嘴巴？工人羣衆必不能信任。

統一戰線的策界確乎不鮮。決不可以怕與改良派開談判，此等假清高，徒然壞事，實行此一策界，一九二二年五月，剛剛開始時，第二國際等就來破壞，不肯發言，——僅僅因為共產黨還沒宣傳得普遍，所以工人羣衆不大覺得他們的矛盾，如今德國却已有成績。法國共產黨不肯實行，其結果大多數工人趨向社會黨口頭上叫得響，共產黨却不加入運動，於是都漸漸投入改良派的懷抱，因為資本進攻之時高的要求不能實行，亦時不得工人贊助，低的要求反可以引起大多數的注意；所以法共產黨大受其「假

「清黨」的結果。第四次大會後乃着手整頓內部，積極改正。此正可以反證「統一戰線策略」之必要。

此種策略之運用以至於反守為攻行向無產階級獨裁制，一確是非常之困難的事業。然而不得不努力。第一，必以極精密的社會科學方法，觀察社會動力之所在；第二，須分辨複雜的階級圖中各種勢力之關係，分益之輕重，勢力之強弱；第三，須用其主力軍，聯合一切溫和急烈程度不相等的左右翼，相其所宜，便為社會改造事業之某一方面盡力；第四，隨其變動而加以督促，順其流勢以達最終目標。——因經濟現象變，而社會各動力間之關係變，則政策亦必變，務使最易組織最有戰鬥力之無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社會制度的運動中，得指導者的地位，在無階級之中則共產黨取得指導者的地位。并不是名為共產黨便能取得此地位，必須實際上能為「羣衆的政黨」，能盡社會改造的責任。在戰鬥中的戰陣中，革命與反革命相對之時，必須令「革命軍」的訓練，確實能有政治上經濟上的戰鬥力，羣衆的組織力，而後一致向前敵，活動前

運用，方纔令無產階級取得獨裁制以消滅社會間之階級，——適合經濟以達共產社會。無產階級所以能取得獨裁制，正在其階級要求的限度勢必高於其他階級，亦正在於其要求的範圍勢必廣於其他階級。既然他們要求較高且廣，自然能包含其他階級的要求，而其他階級的要求却不能包含他們的；這是在革命派內部的關係。再則，既然他的要求較高且廣，必較其他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為澈底，為不妥協，所以獨有他能督促社會內一切動力積極攻擊舊制度；這是對於反革命派的關係。所以共產黨的重客，必須以最大多數最低級的無產階級為主體，進而聯合一切勞動羣衆，——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等；當以事實以行動，以實際的經驗，証明無產階級獨裁之必要於民衆之前，而後能積極提倡，復以事實，以行動，以實際經驗，包羅一切「革命派」之要求，趨之向真革命，而後能有力作戰；——如此，方能期望階級的統治。此種革命策略之總原則，當於實際的環境之中，察社會內之變象隨時隨地以具體的「運用」之。

米

米

米

三、

共產國際年來策導運用之經過及其總原則既已敘明，現在可一述最近的方針。

無產階級統一戰線之進行，以要求工資增加，保持八小時為出發點，——因為社會改良派所頒佈的政策，已經被資產階級逐漸收回殆盡；再進則為要求承認「工廠委員會」，——因為舊式工會以職業為單位而組織，戰國力往往喚散，每一工廠工人自組委員會取得直接交涉之權，過問工廠管理之權，本為職工運動之新形式。共產黨應當積極以此最小限度的經濟要求為手，利用勞工組織之新經驗，與資產階級以切身權利的衝動，導之入於革命戰爭。

再則現時歐洲經濟破壞，紙幣充物，資本家藉口財政困難，減發工資。其下一野投機的銀行家，工業家居奇壟斷。所以要提出「勞工監督生產」；——於此已帶有反守為攻的性質。再進則如財政最惡性的紙幣最低落的價目，更可提出「徵收現貨」之要求，為一般消費者利益之保護。

。至於軍備問題，尤其是勞資衝突時，自然要發生的。所以要求糾紛的事式與機關要有職業和組織的工人，此種要求，當各國有類似於「法蘭西」的行動時，在勞動界中自能迅速發展。凡此都是實際上經濟戰爭中防禦戰的口號，能反守為攻的。若論其政治上的相當的政策，則更進一步而有組織「工人政府」的要求。

關於「工人政府」，共產國際，第四大會上，有極詳細的討論。在此全球反動政策之中，勞動受資本之侵襲，要求政治上的反抗，非它困難，——因為不但勞動黨不能執政，就是自由黨尚且不能。若資衝突波及政府，必生倒閣絕國問題。經濟戰爭中，共產黨與各派社會黨行統一戰線，——政府戰爭中亦何以如此。改良派自命能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如今無產階級受壓迫。就可以請他們登臺，——他究竟能不能代表勞動者利益！或者以為共產黨在經濟戰爭上可以行統一戰線，在政治却不能，這却是不然，因為社會運動是活的，以經濟戰爭始，必以政治戰爭終。若是劃清界線，經濟戰爭的範圍愈小，愈不能有成效。

「今天企業家答應增加工資，明天就可以逮捕工人，強迫其做工，於是涉及法律，立刻可以捲入政潮。」——這不過一個小譬喻。工團主義不談政治往往吃大虧，就是任憑資產階級狡猾政策循環不已，勞動界遇到經濟上的勝利即使退回，直至於前功盡棄，「重和再來。」所以現時勞資對資本之防範，至於經濟戰爭劇烈時，應當緊接提出政治要求，要求組織純粹社會黨內閣——所謂工人政府。然而何以不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要求呢？何以不怕社會改良派質問呢？須知「工人政府」本是「歷史的可能」，並不是「歷史的必要」。

在防禦資本進攻時，工人的要求戰戰兢兢於資產階級政黨退出內閣，此與根本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程度大不相同——這就是「工人政府」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相異之點。假使劇烈的政潮，令無產階級覺悟力陡增，反守為攻，由直接行動以至革命，能自建蘇維埃政府，則可運行獨裁制，——其間或經「工人政府」，或者，當視現實的環境如何而定；所以說「工人政府」是歷史的可能，而非歷史的必要。社會黨而實級階；則「工人政府」受勞

資雙方的攻擊必倒；此時政權若再落於資產階級之手，則工人羣衆愈信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可不緩，無產階級羣衆的統一組織真可實現，共產派戰力愈可增加，而直達目的。社會黨而不實階級，則更好，可實行社會主義的種種改革；此時若資產階級起而反抗，則工人羣衆自當督促「工人政府」，行獨裁制，——仍是共產黨的目的。

況且「工人政府」無革命運動中假定的「絕唱」，在各階級關係相異的社會學，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形式。此種要求的口號，實是各地所當相機而提出時。譬如：一、英國，在理論上，當改選時或內閣改組時，各方面的改革，限有形成勞動黨組織內閣之可能，而成其爲「工人政府」，——則必將成「自主主義的工人政府」。此種政府之成立，當加以贊助，——成立之後，在今日之英國，未始不與全國以革命化的公氣。英國的共產黨投票時亦已贊助勞動黨。這是正確的策畧，爲什麼？因爲客觀上確是前進一步，因爲自由主義的政府，在英國現狀之下，恰好是預備資本主義破產的好手。正如俄國克倫斯基政府時，資本主義

自然搖動，——客觀上當時的少數數實為毀壞資本主義的出發點。主觀上固然對無產階級而言，「少數派是實階級的，然而他們若得政權之後不得不幾分『貌似而實非』的進步政策。恰好！此等改良派是『貌似而實非』，已可大有害於資產階級國家。就此引進一步而至於『實是』，便是資本主義的末日。所以英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贊助勞動黨，更可提出勞動黨組織內閣之要求。這是一種『工人政府』。二，德國的社會黨政府，假使能成立，因歷史的關係，當與英國勞動黨政府稍異。然而趨勢無有不同。現在的時局中，雖已合併的社會民主黨各派，所謂「統一社會民主黨」，若能組織純粹的社會黨政府，共產黨可與以相當的贊助。這是，第二種的『工人政府』。三，至於東歐等國，如南斯拉夫，布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等，又可以有農工政府之可能。農民政黨，或所謂「代表農民利益」的各種政權，在此等國家內占一部分相當的勢力。他們與社會黨的聯合，是一種反抗舊勢力的力量，共產黨處最左派的位置，可從而贊助之。這是

第三種的『工人政府』。四，或者更有各派獨立內閣之可能。——社會民主黨，職工聯合會以至共產黨。此種政府雖不能達到無產階級獨裁制，然可為其出發點。假使無產階級反守為攻的勢力能到這一步，那就可以至在督促，到改良派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這是第四種的工人政府。五，若是純粹共產黨政府，確實有的階段，而出現於今日之歐美，——那亦可以稱之曰工人政府，然此已為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別號而已。——這是第五種的工人政府——真正的工人政府。此等可能，當然不足以盡歷史的事變。然形式雖有不同，共產黨提出此種要求及贊助，必有一種原則：「社會主義的政黨，能勿與資產階級政黨攜手，方得為工人政府立基礎。」贊助不妨贊助，而唯一條件，乃在右派悔悟四年來的苦經驗，與資產階級決裂。——此一口號之革命性，亦正在於此。資產階級決不輕易讓出地位來；經濟鬥爭的結果，勢必捲入政潮，政潮的激厲又非至「國內戰爭」——階級間的戰爭不止，革命於是不得不爆發。自守至攻的進程，自攻而守的退步，順逆都是

一樣的流動不居，決非預擬的和平辦法所能從容布置，更無中流砥柱的可能。

共產國際在此勞資戰爭的時代，——革命的國際時代，

所取策略，當「能攻能守，得步進步」，察客觀環境之具

相，量主觀實力之多寡，作相當的運用，勢力勇猛精進，——並非是坐待革命的「定命主義」更不是躁進妄動的「大革命」。

俄羅斯革命之五年

列寧(Lenin)

此篇爲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上之演說

諸位同志！我是預定的這一問題的主要報告者；可是你們都知道，我久病初愈，實在不能做很長的報告，祇能做這一重要問題的結言。我的題目範圍很有限制。本來

大會上所定題目：「俄羅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其實非常之廣大，絕不是一個人在一篇演說之中所能盡的。所以我祇取這一題目的一部分，——就是「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我故意取此一小部分，要與你們知道。現時這是最重要的問題，——至少可以說，對於我是最重要的，因爲我正在研究。

我要論及我們怎樣開始行新經濟政策，及因行新經濟政策所得的結果。假使我以此爲限，想必能道出這一問題的總觀察及其基本概念。

說道我們怎樣想新經濟政策。我應當提及我在一九一八年所做的一篇論文。在一九一八年初期，我正論及對待國家資本主義的態度。我當時寫的是：

「對於現在蘇維埃俄國的經濟狀況，國家資本主義却可爲前進一步。假使在半年之中，我們能設立成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是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確實保障再過一年之後，我們絕對鞏固，而社會主義亦獲得最後的勝利。」固然，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現在這樣聰明，然而也不至於笨到不會考察此等問題的地步。

一九一八年時我的意見是，對於當時俄國經濟狀況，若能有國家資本主義，却是一大步。聽來似乎有些奇怪，其至於有些生氣，——因爲我們當時的國家已經是社會

主義共和國；正在趕緊實行種種經濟辦法，那些辦法也實在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的，——當時也許太趕緊了。然而我仍舊以爲國家資本主義是俄國經濟之一大進步。要說明這一層意思，我曾歷數俄國經濟組織中之根本元素。

依我的意見，此等元素有五：（一）宗法社會的，即最幼稚的農業經濟之形式，（二）小商品生產制度（此中包括大多數出賣穀物的農民），（三）私人的資本主義，（四）國家的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

當時的俄國，此等元素都完全具有。我就想分拆說明此等元素之間的關係，并且問一問，是否應當以其中「非社會主義的元素」之一。——即國家資本主義，——看得比社會主義還要重些呢？說起來似乎真有些奇怪，——自稱爲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而看得非社會主義的元素比社會主義重要，這種機會很容易解除，祇要知道俄國的經濟組織不是單純的，不是發展程度很高的；俄國之內尚有宗法社會式的農業與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共存。國家資本主義在此種環境內，當有何等作用？

其次，此等元素之中，那一個勢力最大？當然，在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中，小資產階級元素爲最有勢力。於是可以用論證對待國家資本主義之態度，當時我就說：國家資本主義雖爲非社會主義的元素，而爲俄國起見，恰比現在的環境爲好。可見我們雖已行社會革命，並未過於誇稱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亦未過於誇稱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我們當時就若有感覺，以爲先過於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及於社會主義爲較妥。

我所以特別注重這一點，實因祇有根據於此，方能解釋現時的經濟政策，而爲共產國際，求得此實際經驗中的結論。我亦井不要說，當時已有退守的計畫。那黨論文決還不是退守的計畫。其中對於國家資本主義有極大意義的自由貿易問題，并未提及。然而始終已有不十分確定的趨向的「退守」觀念。

我以為這一問題，不但在俄國很可注意，俄國本是狹窄後的國家，就是在共產國際全體及西歐先進各國內亦當注意。譬如現在我們正要起草黨綱，我個人的意見，以

爲應當先多加討論，各人的草案多印出來，以便詳細研究，而今年暫且不必表決。爲什麼？因爲我們還沒有調好幻想過。我們還沒有想透那「退守」問題以及「退守」之保障。同時必須詳論世界改造，消滅資本主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種種困難問題。若是僅僅想有運動的方法，直接進攻以至於得勝，——還是不足。革命期間往往有時機可乘，敵人忙慌失措，而我們能得勝利。然此種機遇并無意義，因爲敵人若有精力可守，仍照原定計畫，實行集中能力，他應及時挑戰，而今世公退步數十年。所以我以爲要預備「退守」之可能，不但理論上，就是實際上也非常之要緊，各國共產黨都在積極預備進攻資本主義，就應當預計如何保障將來的退守。若是我們能好好的受這一問題的教訓，以及我們革命中其餘一切教訓，自然不但無害而且有益。

於此可見，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已經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退守」的可能辦法，現在可以一論新經濟政策的結果。當時還祇有十分不一定的觀念而已，等到一九二一年，經

過了國內戰爭的各種重要階段，富有成功，我們却還有蘇維埃——內部政治上最大的危機，這一內部的政治危機蘇聯大多數農民共至於工人的不滿意。這是蘇維埃俄國史上的第一次，——農民蘇維埃反對我們，無一定意識的，却僅是本能的情緒的驅動。——我希望他亦是蘇俄歷史中之第一次。

何以發現此等不好的現象？原因在於我們經濟上的進攻太過，而沒有保留充分的基礎。蘇聯當時已有感覺，我們却還沒有明晰的認定，然而經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就已承認：直接進於純粹社會主義的生產及分配形式，實出於我們能力之外，假使我們當時不會「退守」不知以較易着手的職任自限，非敗滅不可。

危機之發現在於一九二一年二月。當年春天我們就議決執行新經濟政策，——當時意見呼無不出入，現在一九二二年，已有一年半，很可以比較比較，結果如何？此「退守」政策是否有利於我們，或者還不能說有一定的結果呢？我以爲這一主要問題對於各共產黨都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答案若是消極的，(若是新經濟政策是違誤的，)那就一切都防敗壞。我想我可以安心說一半年以來這一問題日已經答覆對了。

我現在且說一說證據，應當考察新經濟政策四各部分。

首先就是財政制度，——妙不可言的「國庫布」，我想庫布真可以算妙不可言的了，因為單就數量而言，已經超過一千兆(quadillion)。這真是天文學上的數字。我想大家未必多知道，此種數字有何意義，以經濟學上的觀點看來，此種數字大有重要的意義。幾百萬幾千萬上的「〇」我們可以丟掉，這是無關重要的。這不過是一種辦法，現在已經實行了，將來還要實行得更多呢。最重要的却是庫布價格之穩定(Stabilization)。這一問題，俄國最好的學者正在竭力研究，——於經濟上大有關係。譬如我們能設法使庫布有較早期的穩定，以至於永久的穩定，那就是我們經濟事業的第一步勝利。那時不管他數目上的幾百萬，幾百億，幾兆，都不成什麼問題。(案

：俄羅斯的庫布有本名為計算券，為軍事時期——戰後國庫戰爭期間所發，牠只為一種緊急財政政策，絕不兌現；現金流出國外，國內市場消滅，所以紙幣價格低落，一金內布值一千七百餘萬；一九二二年底，價格更低落，發行額不得不增加；於是以前一百萬為一萬，至一九二三年又降為一盧布，——以明一百萬數字上之六個「〇」，已完全丟掉；必須經濟發展，國內工業品與農產品得以相衡，方得漸漸發行金幣，乘紙幣價格穩定期間，重鑄新幣，自能使金流通入於正軌)。

我能指出很重要的事實出來。一九二一年間紙幣價格穩定時期，沒有能過三個月；一九二二年穩定時期已超過五個月。我想這一事實已經很夠，固然，若說要科學上的證據，證明我們確實能解決這一問題，單這一事實必不足夠。然而完全的證據，無論如何現在暫時決不能有。此處所說，止少可以證實從實行新經濟政策到如今，我們確已日有進步，已經學會了好些。假使我們不做出什麼特別的錯誤，必定更能日見成功。

最緊要的是商業，——此種商品流轉為我們所必須。兩年之中所費商業，——雖尚在戰爭狀態之下（海運的占領，不過前幾禮拜的事），直到今日方能將手紙供有系統的經濟事業，——始能令盧布價幣之固定自三個月起至到五個月，我想確亦可以滿意了。我們真正是竭力經營，資本主義國家亦沒有肯借債給我們，——他們辦經濟事業真是「好」極了，他們也絲毫沒有幫助我們。他們的凡爾塞和約弄得歐洲的金融一塌糊塗，他們自己真名其妙。這種大國強國的經濟尚且如此，那麼，我們這樣落後，這樣沒有教育，能得這一些成績也就可以滿意，——居然能增高紙幣價格的穩定程度了。這不僅祇是理論上的問題，而已經是實際上的成績。實踐的具體事實，足證我們已能令經濟生活適應穩定紙幣價格的趨向，——對於商業，對於自由商品交易，對於農民及大多數的小生產者，有非常之重要的意義。現在再一講我們的社會上的目的。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農民。

一九二一年時，確有大部分農民非常之不滿意。

俄羅斯革命之五年

■後又是饑饉災荒，又是農民最大的痛苦。當然「外國」的意見，以為早農是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一九一八年時地主資本家，一面開始侵襲俄國，一面說說國內饑荒是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實際上此種饑饉正是那國內戰爭的結果，他們却一字不提。饑饉真是非常之大的危險，非常之大的不幸，足以消滅我們一切革命事業，一切組織上的事業。

至於經過一九二一年的旱災之後，實行經濟政策之後，允許農民自由貿易之後，又怎麼樣呢？答案已經非常之明確，人人無不看得見。一年以來農民不但戰勝了饑饉，而且還能交納食糧稅，——現時已得幾千萬蒲德（俄地名抵中國三十斤），並用不着強迫手段。一九二一年前之農民的反抗運動，已經完全消滅。農民已能滿意現時的生產狀況。此種證據對於一切統計的傳言，農民是俄國政治上的很大的動力，現在對於我們絕無反對。講話絕非誇大，農民可以不滿意於政府行政的某一方面，然而他又能自由提出抗議。這本是有的事，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

爲我們的國家經濟還辦得很不週到，然而絕對的不偏私於政府之心理，農民之中却已消滅盡淨，一年的成績如此，也不算少了。

現在再說小工業。我們工業可以分爲兩部分：大工業與小工業，因爲兩者其況不相同。小工業確在興盛起來，我們不能引詳細的統計。然總括而論，確有事實足以證明，小工業既在興盛，所以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們生活狀況現在已有改善，其他各區工人生活改善較少，因爲其他大工業居多，所以不必偏同而論。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生活狀況之改善，却已經無疑義。這兩城中，一九二一年和工人之中曾有不滿意於政府之心理，現時却已完全消滅。我們天天都在留意工人之生活狀況及羣衆的情緒，決不會說錯的。

其次就是大工業。大工業的情形却迥異，一九二一年時，大工業狀況有一變更。我們可以希望最近的將來，情形能漸漸好起來，我們已經收集了一部分資料以備通行。資本主義的國家裏，若要振興大工業與轉債

幾千萬外債不可。由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史上看來，已可見落後的國家必須要幾千萬長期的借款，方能振興大工業。我們却沒有借款。現時所討論的租借區，還不過是白紙上的黑字。最近尤其討論得多，而租借區始終沒有成立。所以振興大工業確是落後國家中之困難問題，因爲我們決不能把富強國家的借款算在賬上。雖然如此，我們已經漸見狀況之改善。我們的國家商業已經積聚了些資本。固然很少，不過二千萬金盧布有餘。然國家商業（國立的商業事業等）能與我們以改善大工業之資本，我們還止可積極進行呢。

誠然不錯，一部分須由人民担負，然而我們應當極極節省，縮小國家預算，裁減國家機關，我們對此，該節省多少就要節省多少。我們校樣那要節省。學校經費亦可以有相當的節省，因爲我們若不振興大工業，必定要漸失獨立階級國家之獨立，我們應當知道俄國的救星，不但在農業振興，年歲豐收，不但在小工業興盛，專爲農民設消費品，而且必興大工業。這是好轉的事業。大工業必

很有國家的補助費，假使沒有，俄國不用說不能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並不能成其爲文明的國家，必至於敗滅。

我國應進行，積聚雖祇有二千餘萬，就應當用以振興大工業。

我想，極清明的報告俄國經濟狀況，各部分都已略略的述及。可見我國已經可以說新經濟政策有積極的結果，我們無產階級國家已經能經營商業，農業工業之中也能站得住，而努力進行。有實際的事業，足以證明。我們自然還有不少事應當學習。五年以來，我們執政，而且五年僅在戰爭狀態之中，我們却已有成功；——因爲農民贊助我們。農民贊助我們，實在是一件難事。他們知道白黨之持有地主，——地主是他們所最恨的。所以當初他們非常之熱心贊助我們。那農民反對戰爭，反對白黨反對地主而行階級鬥爭，——多不難。然而偏此不足，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政權之屬於農民抑屬於地主。農民現在却已經明白農工的政治。農民知道，我們取得政權以爲勞工，且有憑此政權以行社會主義之目的，所以最要緊的

是預備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我們不能直接預備社會主義。所以有國家資本主義。我國國家資本主義自成其爲一種，不與通常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觀念相同。

土地屬於國家，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的政敵以爲無國要緊，是錯誤的。土地屬於國家在經濟上大有關係。一切將來的事業，都根據於這一範圍。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與通常國家資本主義不同。土地既屬於無產階級的國家最緊要的工業都屬於無產階級的國家。中小工業一部分出租，而其他仍留國家手中。至於大商業，我們將開設立合資公司，其中一部分資本屬於私人資本家，外國資本家，一部分屬於我們。第一，我們因此可以學習商業，第二，我們必保障隨時取消此等公司之可能。總之，我們決不冒大險。我們在私人資本家處學習經營商業，考察工業的發展，自己正察所做的錯誤。

其次我再說幾件比較小的問題。我們確實做了不少蠢事，將來也不免要重做，——這是的無疑義的。我看待最清楚。爲什麼我們做蠢事？這很明顯：第一，我們是

最後的國家，第二，我們■內，教育是很低■，第三，我們不得外來的幫助。——無論那一文明國家都不但不幫助，還在反對我們——第四，是我們國家機關的過失。我們需要新改革的，本來是舊時的國家機關，——這就是我們的不幸。

國家機關常常反對我們。一九一七年時國家機關的職員實行怠工，我們趕快請他們回來，他們回來了，也就是我們的不幸。我們有非常之多的職員，然而沒有充分的教育智識，足以運用他們。常常上面的政府機關還能夠供給糧，而下面的低級機關自由行動，實際上足以破壞我們的辦法。在上面呢，以我所知道，不過有幾千，止多也不過幾萬自己的人；在下面呢，幾十萬俄皇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官吏，他們有的是故意，有的是無意之中，都在破壞我們的事業。在如此之短的時期中，實在也沒有辦法。必得有幾年功夫，逐步改良，造成新力量，新人材。我們辦這件事辦得很快，——也許太快了。現在有許多蘇維埃學校，勞工預科，有幾十萬青年學習，——學習得也

許太快了。然而這件事業已經開始，將來必定有成績。即使我們認不十分慌忙，過幾年之後，自有許多青年人材，足以大大改革我們的國家機關。

我說，我們做了不少事。我也要說一說我們的仇敵。假使他們說：「你瞧，列甫自己也承認布爾塞維克做了不少好事」，我可要回答他們：「不錯，你們可要知道，——我們的蠢事，始終比你們的要兩樣些。」

我們剛剛開始學習，然而很有系統，必定總有成績。假使我們的仇敵，——資本家及第二國際——要指摘我們所做的蠢事，我可以引一俄國著名的文學家的話來比較比較。我和佛羅一覽他的文圖，就可以說：「假使布爾塞維克做蠢事，他是說的：『二加二等於五』——假使他的仇敵，——資本家及第二國際，——做蠢事，却是說的：『二加二等於三』」——譬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哥爾察克所訂條約，豈非是大笑話。（按，上引雙槍，本文是杜介涅夫(Turgenev)之語）。

天下還有比他們再文明的再強盛的國家沒有？這種實

國的國家又怎麼樣？他們答應幫助哥爾察克，也不會算計算計，考察考察。真是奇事，不可思議的。

其次，再有一個實例，——凡爾賽條約，此等「光榮的」國家所成就的是什麼事！他國怎能自己出此無意識的混亂狀態？我想，拿我們的蠢事比一比對本界及第二國際所做的這些蠢事，真算不得什麼事，所以世界革命的前途也確可樂觀。若再加以一種新條件，革命前途的形勢，尤其要好。我再舉一說，此種條件，——就是共產黨之組織。

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曾有一議決案，論共產黨之組織方法及其進行之方法，這一議決案非常之好，然而純粹根據於俄國經驗。這是他的好處，也就是他的壞處。為什麼壞呢？我最近重新看了一遍，覺得別國同志不能讀，因為他俄國氣味太重了，平常這種談話，別國同志向來不讀。其次，這一議決案也太長，有五十多節，所謂俄國氣味太重，並不是因為篇幅是假文的

——各國文辭本都還好，而是因為俄國革命太充滿了

全篇，別國同志不容易懂。即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我此次歷歷和各國代表談論。更覺得這一議決案是大錯特錯。我可以在這議決案五十多節之下，都簽名贊成；然而我覺得我們對於別國同志，沒有知道怎樣利用俄國經驗去請教他們，向此議決案，造成白紙上的墨子。我們應當更切實際，否則寸步難行。

我想，經過了俄國五年革命的經驗，俄國同志及別國的同志，都應當努力學習，我們死，剛纔得着學習之可能，我也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總讓我們安心學習多少時候。然而仍有可能必常利用。俄國現在無論何人，俄共產黨全體都積極向學。別國的同志也應當努力學習，當然不能只學着讀書，寫字，讀書還要會懂他，——其實我們連這個也是要。有人還爭辯，這是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還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呢？我却不知道。總之我們很要學習讀書，寫字，讀書還要懂他。別國同志却更要有大義的事業做：他國第一要明白，我們寫了共產黨組織決議案，別國同志沒念沒懂就署名。這是不行的

。必須要相履行才好。自然也決非一旦一夕之功。

那一議決案，俄國氣味太重；純粹反映俄國革命史中之經驗，所以別國的同志不能明白，他們決不能當他神像一般掛起來祈禱，就可以滿意的。他應當要迎受一部分俄國的經驗。怎樣就能得此種結果，我却不知道。也，像意大利的「法塞派」對於我們却有些功勞。意大利有「法塞派」，正可以解釋意大利人的「文化」程度還不夠，他們國內還免不了繼續有割派的反動危險。這也許是有

益的。我們俄國同志也應當稍稍變力以釋此種議決案的原意所在。不然，別國同志不能懂得。我想，現時不但俄國同志，就是別國同志，對於這一層意思，最重要的是學習。我們所謂學習包括一切而言的。你們的學習，則更有特別的意思，總要力求達到革命運動，及革命之組織方法。若是這事能有成功，我深信世界革命之前途，不但好，而且非常之好呢。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屈維它

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人類社會

的發展，因為天然條件所限，——生產力發達的速度不同，所以應當經過的各種經濟階段的過程雖然一致，而互相比較起來各國各民族的文化於同一時代乃是先後錯落的現象。若將它們分析起來，其中關係非常複雜，而一切所謂「特性與特點」，都有經濟上的原因，東方和西方之間，亦沒有不可思議的屏障。正因人類社會之發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有相異之處；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樣的主要原因，其因此等原因之發展程度不同，故有差異的結果，並非因各有各的發展動力，以至於結果不同。此處的異點正足以表示其同點，——是時間上的遲速，而非性質上的差別。

東方文化，現已離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還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假使設此兩種文化各自獨立，不相干涉，便可以如此說。——以得一確定的概念，然後更進一步：——先明瞭此兩種經濟制度之不同，兩種制度的特性，然後看他們各自發展中的動象，以至於因發展而相接觸，因接觸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將現代世界政治經濟的形勢：世界革命的淵源及其趨向。這是研究的方法，至於詳盡的說明，不是一篇雜誌論文所能了事，況且此處各篇報所限，祇能略舉指明，以後再逐期詳細討論。

中國人，甚至於學者，所心愛的東方文化究竟是什麼？第一種元素是宗法社會之「自然經濟」。

「中國之「家庭手工業」，在城市之中，尚且還有不少保存將現，——并且是止限於很大的商業城市之中。譬如

家說，有三十萬人的居民，前一輩的婦女還是親手製作衣服，以供夫婦子女之用。當時青年婦女，自己本亦不做女工，若竟向商店購買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眾的注意，「以為怪事」。(見Dr. Njok-Ching-Tsur, N., Die gewerbliche Wirtschaft für den Stadt Ningpo, Tobiagen, 1909, p. 32)這是十五六年前的話。如今呢，比較僻靜的外省外區，還不是如此？更不用說到鄉村了。農家手工業本是中國宗法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一。至於農業上之土地制度，農業制度，族有制等之宗法社會特色，尤其明顯。

記得二十年前的朱太太們，若聽見姑姨們要到店裏買鞋，必定罵她們「無恥」，若看見洋手巾、鉛筆，都說是有「洋氣派」。此種厭惡西方文化的態度，崇拜東方文化的清夢，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實中國木匠的俗語說：「秀才的筆墨先鋒，不過是中世紀『行會』，「教會」式的文化。」——假使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看見中國理髮師手背上刻的花紋，中國字畫上世俗「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題款，必定很高欣，以為社會史上經濟史上添了不少陳列館

中的材料。——所謂倫常綱紀，陰陽五行同樣是宗法社會或行會制度的表徵而已，并無特異的文化，更無神聖不可侵犯之處。第二種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東方其他各國的宗法社會現象，雖然各有其特殊形式，與中國不相類，然而性質是一樣的，也許色彩的濃淡相異而已。可是此處封建制度的遺跡，却很顯著，比中國明顯得多。田地制度，勞役制度處處都可以表現此等國家中經濟上的封建遺跡。至於中國呢，難道完全脫離了封建制度？中國當初因民族鬥爭的結果，經濟文化屢受外族的破壞，并為地理狀態所限，經濟上的發展至近代尚停滯於宗法社會之「半自然經濟」——這是馬克思又恩格斯（此所宜思將來再詳論，此處僅限于總觀念），所以政治上雖歷見統一的君主專制政體，其實并非真正的集權政府；不過以宗法社會為基礎，承封建制度之經濟基礎，「諸侯」的力量薄弱，經濟上「滋養極不穩固，資本制度又為技術所阻無從發生，那時所謂「資產階級」僅得極小的一部分商業上

的分配權，——所以君主特勉強造成「立於一般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隸屬無數的小經濟單位，就是家族，「姓」。因此，「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貴族非貴族的階級，而官僚，官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諸侯非諸侯的統治者。封建制度於政治上實未曾死滅，況且「改下鄉濫」之法律上的實行不過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的事，而「從政」「辦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還是存在，經濟上又何嘗可以「封建制度完全消滅於秦滅諸侯之後呢？新式社會，若無建設他的相當動力，是不能代舊式社會而興的。中國獨立的文化之中，第四五世紀的歷史，簡直不能求得絲毫類似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也就無足怪了。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透了一口氣，可豈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的革命不但沒有完成，並且着手和袖袖也還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餘勢大盛，中國資產階級的羈絆，統一君主的敗落，各地「地方」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及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用，——有助於四鄰列強，於是軍閥割據制度成，而所謂「統一的」中國

還崩潰分裂。中國社會乃這世界極端，由「民主革命」反退回封建制度，現代中國的軍閥制度所為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者不過兩端：一，後者為自其原有的經濟基礎生長而成，前者乃獲得此種經濟基礎於外；二，後者根據于土地制度農業經濟，而前者根據於雇傭軍隊投機商的財閥；——國權都是資產階級經濟發展之障礙。然軍閥制度，由先將政治地位進而行經濟侵略。剝削農民，壓迫勞動者，——不但阻礙和封建諸侯「似」，而且比封建諸侯更可恨，——依西歐歷史的類似階段而論，中國其實還沒有封建制度，比封建制度還早一點，——正在南部落的酋長時期，進於封建制度的過渡中呢，（此處當然是比擬而說，不可拘泥。）例如四川為貴州湖南山西甘肅東三省等，幾乎全是一軍征服之後漸漸使據地勢獨行剝削農民，憑藉當地經濟勢力，實行農奴制度式的勞役徵調以剝削勞工民衆，於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勢力範圍」：——四川省內現據各軍隊之「保衛」制度「制度」，——商人怕「匪」當初他們「保護」，現在將得反客為主，初次護衛軍隊「匪害」，商人反須貢獻

一大羣費用，往往超過所有其價百分之五十，頗與俄羅斯帝國史上商人請講師，這師變成外國來的老師相像；福州「拉夫」辦法幾幾乎完全恢復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漢鐵路，漢陽一廠，自從今年罷工失敗後，實行軍隊強迫工作；其他幾種森林，拘禁銷掠，和封建時代的諸侯對待農奴的手段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勞工平民一概益為軍閥經營生產交通的牛馬，凡此都不過是最顯著的可例，其他相類的事情，就不勝舉。此等現象，——由所謂「自由貿易」(經濟學上謂之「簡單的產品生產制」)變成小資本制制的商業，由所謂「自由勞動變成公開的武力強迫」力役，——豈非中國社會逆流退回封建制度的証證！中國「現方文化派」的學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就佛東西，人間地獄？

第三種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國際地位。

東方諸國，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發展既落後，及漸與先進(文明)國家相接觸，遭受西方文化，——資本主義，遂不得不成為此等國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國輸入資本

主義的形式，就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在內歐初發展時正是封建制度的動盪，然後累國外弱小民族之際，却往往補助此等民族內部的封建制度，——其實是維持自己的統治權。凡是所謂強國，因其經濟上資本主義的要求，可以進而為國際政治上軍事上的優異陰謀，務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適宜他的剝削政策，所以維持殖民地內能代其統治權——各派各階級的勢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屬此等弱小民族為止。中國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謂「國際均勢」，而虛假實際的殖民地；各強國得以聯絡各經濟區域內的事實上的「軍府」(軍閥)，以至於新生的大資本階級，間接實行其統治權；其結果，軍閥為互相爭奪勢力範圍而時起戰禍，列強亦因互爭勢力範圍而陰謀傾軋賂買威嚇，令中國顧慮失西，日陷於絕對臣服的地位。各國各勢力範圍內的經濟發展程度若有異，——其對待中國軍閥或中國資產階級的態度亦就不同。中國的軍閥既有經濟上的憑藉，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漸成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之中心點，所謂外國資本之占有此無謂區域者，必從新役使之，利用

之。■，若是軍閥憑藉經濟勢力的形式太魯莽，——足

以阻碍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那時外國資本之較■者，能力實於幾省以上，就想除此■，而與內的大資產階級携

手。然帝國主義的性質唯在於：一、投資，二、搜括原料，三、投資，四、開發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資本主義

進，于危亡所必須的程序，此中僅以其經濟使界力發展的階級不同，而異其掠奪的方式，異其所維持之階級——而總

觀起來，他決不能容中國資產階級充分的發展，因為中國

若是經濟上真能獨立發展，則帝國主義必受擠而顛覆。所以

以不論他是輔助軍閥，或是輔助資產階級，他必有一相當的限度，■助至此而止，——力求合於他自己的目的。所

■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是外國人在中國經營的經濟，所

■助國內資產階級排除障礙，不但此等障礙是外國經濟

在此發展的障礙，而且所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亦正

是依賴外國資本為生的資產階級。譬如最近漢口的外國

商人，趁京漢工潮的失敗，役使湖北地方政府專門封閉

工會之與外國企業有關係者，——是設軍閥的制度始能大有

利於外國資本，再則如上海鎮守使確實是外國資本家的

子手，外國資本家的報紙可以一面鼓吹中國資產階級之所謂「義兵起而制憲」運動，一面■國軍閥竭力壓迫一切平民

之集會結社自由，甚至於市民（資產階級）歡迎孫中山的大

會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論工會——可見外國資本甚至於與

軍閥同樣採取極公開的野蠻政策。所以不論如何，帝國

主義客觀上自成為使中國社會趨向封建制度的■原因，

同時又以強力納入資本主義。一九二二年，上海金業業工

人罷工，外國老爺竟放■鐵狗拳打爛工人，——此等現象祇

有「東方」——殖民地土上可以發現，自古以來無論天災戰禍弄

得人煙斷絕，禽獸橫行，也祇有烏鴉啄白骨，野狗餓死人的慘狀，——決比不上故意縱火吞吸將活人當孤鬼一般看待

■新帝，真可算是東方文化的特色！

宗教社會的文化早已處於崩壞狀態之中，而所謂「東

方文化派」的學者還在竭力擁護。或者說，談文化何必聯

到此等強盜層層的「細中」。然而要知道，所謂「文化」

（Culture）是人類之一切「所作」。一，生產力之狀態，二，

根據於此狀態而成就的經濟關係，三、就此經濟關係而形成的社會政治組織，四、依此經濟及社會政治組織而定社會心理，反映此種社會心理的各種思想系統，——凡此都是人類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中之「所作」，這種程序是客觀上實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虛靈，不能隨時向空間而獨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有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祇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無異乎「登蜃蜃」之首尾倒置的姿勢，必定弄得頭暈眼眩。「倫常綱紀，孝悌忠敬」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會的反映，不必多論；「和平好戰」更是因宗法社會中經濟發展薄弱，戰爭亦必能多得，祖孫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經濟單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更無別法」；中國的「天下四海觀」，尤其是古代的封建制度，崩壞，而經濟發展剛到「簡單的商品生產」，不能不是，加上宗法社會的經濟組織，所以大家祇覺得要「安居樂業」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生意，用不着靠權的國家，如何能有國家觀念？——祇當着其他各國，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國一樣呢。若更說玄妙些，講到東方人的習靜養心

絕慾滅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請問：在如此恬靜的農村生活裏，威嚴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麼「物」，所以祇好養「心」，不會消愁，所以「好絕慾」，是不是東方文化的優點？要知道羅馬時代也有「天下觀」，中世紀教會中也有絕慾主義，又是什麼，奇珍廣寶——誠然不錯，我們決不否認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復其影響於物質的基礎，社會思想往往較其經濟發展落後一步，所謂歷史的「慣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動力，始終是物質的生產關係。譬如中國經濟發展，較之十年前已大不相同，「然而北京總商會仍仍祇有這萬民衆的本領，福州市民甚至於打對白旗向領事館投降，——這真是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之奴隸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遺調，——若此等幼稚的資產階級能運用現時所有的一些實力，也決不至於如此」。雖然，假設中國資產階級具有極大的工廠，幾萬萬的銀行資本，他還肯如此俯就麼？那時，恐怕此等敬長上不爭氣的「美德」早已銷毀殆盡了。而此種物質力的自然發展，決不能以一紙唯心論而打消，決不能以仁愛的空名來限制，其實已經容不得你「低」防，——中

國的資產階級還沒長成，外國已經現成。帝國主義無孔不入的滲入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之中。你愛和平，他却不愛，你講正義，他却不講，你自己老實，他却不老實呢。

中國的文化，——宗教社會，已經爲帝國主義所攻蝕；封建制度，已經成帝國主義的武器，殖民地的命運已經註定，現在早以成帝國主義的魚肉。我國也決不歌頌西方文化，——因爲文化本無東西之別。文化祇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類征服自然界的權力。——此種文化愈高，則社會力愈大，方能自強，方能獨立，方能真正得自由發展。帝國主義處處阻滯此種可能；於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國人似乎是文化的宣傳者，然而祇要看一有下幾項「惡事」，就可以知此種的「傳」的限度了：——美國人在中國所設學校都授美國憲法，這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類的原則！然而美國人克門私運鴉片出境，犯了法被發覺，反與關卡兵士衝突受鞭傷致死，美國政府却不惜以改變對華政策爲要挾，庇護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會自期爲文化機關，教會了中國學生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國兵踢球時，贏了他的球就惡罵吃他巴拿，（北京）。此等說詞法例球場規則，原來是中國人學來的，也可以說是極粗淺的社會共同生活的公約，而中國人却無氣實行。至於科學藝術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連看一本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都要提到巡捕房裏去。請問「真正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主義在那裏？帝國主義不但不爲經濟上政治上的優待，并且極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學，唯恐弱小民族因具得科學文明而強盛。

宗教社會及封建制度思想不核，則於帝國主義的壓迫無法抗拒，所以不去盡帝國主義的一切勢力，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永無伸張之日。科學文明是資產階級的產兒，然而亦就是破壞資產階級的起點。宗教社會的仁義道德說亦正是宗教社會破產的先聲。至仁義道德說之真正的小民化及科學文明之真正的社會化時，就是一切舊社會的末日。此種文化過程，在先進文明國「每分爲兩段」；因世界經濟的發展其時尚有相當的餘地，所以領國得

以從容不迫先經所謂「民主主義」，而後重返於絕端反對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先經科學的文明而後重返於反對科學的市儈主義，非至於舊社會中的新力量勃生、徹底瀾騰，——演為無產階級革命之時，此種「循環論證」不能停止。

至殖民地上，此種過程，却有不得不雙方並進之勢：——就是民族的解放運動，普遍的民主運動，因配於帝國主義之故，自然當與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相融合而為一；於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與科學之社會化兩階段同時並進，道德與科學本非相背的。祇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學是顛覆東方文化之惡性的利器。此種惡性：，宗教社會，封建制度及帝國主義崩壞之後，方能真正保障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

所謂東方文化的「惡性」決非虛構的，宗法社會的倫理也曾一度為社會中維持生產秩序之用。但是能現在已不能適應經濟的發達，所以是東方民族之社會進步的障礙。

西方之資產階級文化，何嘗不是當時社會的大動力。但是能既成資產階級的獨裁制，為人類文化進步之巨魔，所

以執成了何種殘廢的廢物。直至帝國主義溝通了全世界的經濟脈絡，把這所謂東方西方兩文化融為一；然亦就此而發生全人類的文化。——世界無產階級得聯合殖民地之受壓迫的各民族，以圖進於世界革命。——此種趨勢，此種新革命文化的先驅，正就是殺帝國主義的劍子手。宗教社會的思想代表這正在竭力維護舊倫理，世界資產階級也反過來否認新科學。這也難怪，原來他們倆，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強國之中，都已瀕於崩壞，看不見前途，所以不得不回頭轉。世界的資產階級，既以科學的發明，作為少數人享福之用，他豈有肯用了這許多精力，殺人放火的機械製造物如此之精明，始終還是鎮不住「亂」。保不住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他的結論是「科學無能」。剛剛迎合了宗教社會的心理，於是所謂「東方文化」大得其益。其實那裏是什麼「科學被索」，不過是宗教社會及資產階級文明的破產罷了。世界的無產階級正應當用敵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勞動平民也應如此。世界的資產階級及殖民地上的貴族階級已經沒有能力，——為他們所依附的經濟

制度（生產制及分配經濟）所限，——不問再進步，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難道安眠者便真聽了他們的「克己」，請確心主權麼？因此可見，期待一切舊社會的武器正是科學。

科學祇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數人期望此種方法之結果的社會裏，方法愈妙，富人愈富，於是社會中階級愈愈劇烈，國際間戰禍愈可慘，因此以為是科學方法本身的罪惡，假設為大多數人利益而應用科學，則雖有鬥爭亦自能保證將來好達進步之可能，——祇因此等進步已非資產階級文化的進步，而是無產階級文化的進步，所以資產階級要否認。

等到生產絕對廢除，階級消滅時，科學愈發明，體力勞苦的工作愈可減少，全社會的福利愈可增進；物質文明愈發達，經濟生活愈集中，則精神文明愈舒適，文化生活愈自由，——為「求生」的時間愈少，則為「求樂」的時間亦愈多了。那時，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發展，而且各個人的個性亦可以自由發展呢。要達到此種偉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這是「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的結論，有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客觀事實可證的。祇有世界革命，東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禍，方能正當的為大多數勞動平民運用科學，以達宗法社會封建制度的遺跡，方能發展真正文化的發展。況且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若是東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從事於一切革命運動，斷絕一切帝國主義的「輔食」，使無發展餘地，亦必暫限於停滯狀態。所以必須以正確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方法，為勞動平民的利益，而應用之於實際運動；當令西方的無產階級與東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乘現代各種生產力發展之矛盾性，爆發戰的政治經濟力以鬥爭，即此破壞其主觀的階級意識；逐漸前進，顛覆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世界的資本主義，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使命；——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這一方針固然非常之明確，然而實際運動之時，尤須時時不遺科學的方法，縝密的考察，因時因地而相機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民族革命的方法，以及東方民族內革命之階段，都必須是極慎重的研究。現在且

最初力的嘗試，——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所通過的東

方問題之概要——看一石，便可先得一飽的知。

東方問題之概要

一鴻譯

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通過

一、東方革命運動之勃興

共產國際之第二次世界大會(一九二〇年)，就已開根據於建設「蘇維埃行政制度」於取復諸民族之間的歸屬，又恢復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之發達，決定於此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爲長期間的鬥爭之時，對於「殖民地民族問題」的以則。

從此以來，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諸國。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引起反抗運動，一天比一天急激，這就是戰後世界帝國主義之興時俱深的經濟政治危機之結果。

凡此種種反抗運動，由下列諸例可以看出：(一)關於瓜分土耳其的「塞維爾新條約」(Sèvres Treaty)已與衆叛離，土耳其之民族的獨立及政治的獨立已有

完全恢復之可能；(二)印度中國高麗埃及摩洛哥等索被德美亞諸國之民族運動激烈的興起；(三)日本帝國主義內幕之不可避免的危機，引起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而無產階級亦已僥倖於獨立的階級鬥爭；(四)東方諸國勞動運動之勃興，正如爾後所爭，而共產黨的組織亦幾乎各地都有。

由以上數引諸端，可知諸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之「社會的基礎」有了變化。這種變化使反抗軍閥鬥爭，更形劇烈；且今已大非昔比，此種鬥爭已非純山封建階級所引起，——當初是此等國內的資產階級這時有反對帝國主義妥協之慮呢。

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國主義戰爭，以及隨着此等戰爭而生的危機，（尤其是在歐洲，）列強在殖民地所擁有的勢力乃大為減少。另一方面，亦因此等環境，而世界資本主義之經濟的基礎及勢力範圍縮小，致使殖民地上帝國主義的爭長更形劇烈，于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系統之均勢局面也擾亂了。（小說維亞英法之爭煤油礦，太平洋上美國權之爭權等皆是。）

因此，各殖民地受帝國主義的壓力稍輕，而列強彼此仇視的程度加甚，於是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本地的資本主義易於發達，這都是帝國主義列強稱霸之下的副產。列強各國資本家向來在殖民地上，享有工商業，及租稅的「超越利潤」(excess profits)之獨占權，故官方謀隔離此等殖民地於國際貿易之外。殖民地上之民族運動今乃起而要求民族的經濟獨立，實足表明此等國家之資產階級已有發展的需要，殖民地本地的生產力之發達與世界帝國主義之利益相矛盾，絕

對不能調和。蓋帝國主義的實質，本在於利用世界經濟之各部分間有生產力發展程度之不同，方得達其獨占「超越利潤」之目的。

三、鬥爭的形勢

諸殖民地上之資產階級，可於其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聯軸性中見之；此種聯軸性正可反映其自封建制度或自封建宗法制度過於資本主義之種種過渡形式。所以此等運動之理想亦自有那種聯軸性的痕跡。各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大半都先為『商業資本』，其發生發展無非封建制度之基礎上，又在聯合，參半，過渡的形式中，故此處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欲離官僚地主而獨立，必定經過極混亂極困難的途徑，這最足以解釋那反對帝國主義的羣衆運動之成功，——外國之帝國主義在落後的民族中無處不利用本地社會階級之上層階級，（封建的或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以為其統治權之代理人，（中國之督軍；波斯之封建官僚；埃及之資本主義式的農場主；印度之貴族

(Zimbabwe)及地稅包辦人(Tobacco)。

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將變成羣衆的革命運動，那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治者階級，不但不能引導，并且決不願引導此等鬥爭。僅在封建宗法制度尚未崩敗之處，其本地貴族尚未完全脫離羣衆，如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之中，——此等貴族的代表人物，能積極反抗帝國主義之鬥爭，（如美索波達美亞，摩洛哥，蒙古）。

回教國間民族運動第一次的標語爲「大教主義」，各強國的外交家却止能利用此羣衆的偏見，以抗實際的平民運動（如英法之贊成回教國聯合）。可是，等到民族解放運動發展到大之後，宗教式的標語，「大同教主義」即爲具體的政治要求所代。最近土耳其人要求「蘇李法脫」(Khalifa回教教主)脫離政權，即是一例。

一切民族革命運動大都在於要求民族統一及政治獨立。而無論那一國裏，這種問題的解決必須民

族運動能吸引勞動階級并絕對脫離封建階級之關係，方有實際；這種運動綱領之中更須包含民衆的社會要求。

共產國際知道代表一民族之爭政治獨立的意志者，於歷史上的種種不同的情形中，可以是極不相同的階級，——所以對於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都與以援助。同時，決不可以疏忽：——祇有一貫到底的革命方針，根據於羣衆積極的鬥爭，絕對脫離一切與帝國主義妥協以謀自保其統治階級的地位者，——方能指導受壓迫的羣衆取得勝利，殖民地本地的資產階級若與封建的反動相結合，足令帝國主義者充分利用此「封建的無政府狀態」，——利用其各派各系首領間的衝突，利用其各宗族國之爭競，利用各地方各城鄉之間的對抗，利用各教派各宗派之間的鬥爭等，致使民衆運動之組織破壞。（中國，波斯，吉爾吉斯，美索波達美亞。）

大多數東方國家裏，（印度，波斯，埃及，敘利亞，美索波達美亞），農民問題確是反抗列強專制之解放運動中之第一重要問題。帝國主義既剝削落後民族之大多數的農民而今破產，自然使農民喪失其必要的生活費，同時却因工業不發達，僅散處於少數商鎮之間，故尚未能容納鄉村的餘剩人口，而此等人民又不能接近外國。於是此等農民乃窮乏不堪，留在鄉間反變成農奴。先進各國，在歐戰之前每以「工業危機」爲其社會生產之「調節標準」，一面在殖民地此等，「調節標準」乃爲飢餓。帝國主義既欲以最少的經費取得最大利潤，所以竭其全力維持落後國家中「封建式的重利剝削制度」以剝削勞動。有然國內，譬如印度，帝國主義將其本地封建國家之土地獨占權，收歸己已，於是地稅一變而成封建式的債務，而印度貴族及「地稅包辦人」乃變成帝國主義之經紀。其他各國內，則帝國主義們手於其本地之大地主的機關收取田租，如波斯，摩洛哥，埃及等。■此，凡

東方問題之趨安

是要求脫離土地上封建式的債務以及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縛，此等鬥爭亦有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地主之民族解放運動內性質。（一九二一年印度之摩佛拉（Maulana）反抗英國人及地主之運動；一九二二年之錫蘭（Ceylon）運動，即足爲例）。

祇有農民革命，以「沒收大地主」爲宗旨者，方能引起大多數的農民羣衆而反對帝國主義之鬥爭以極大的助力。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派，怕提起農民問題中的權限，（波斯，印度，埃及），一見見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成「封建資產階級的」地主有密切的關係，即在政治思想上亦不能離之而獨立。殖民地的種種革命份子，都可以利用此種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首領之游移不定的態度，加以嚴格的有系統的批評，揭穿他們的「哈爾主義」。此等階級主義就有將勞動階級的組織及團結，如印度八之不合作主義的策畧之破壞就是明證。

東方落後國家之革命運動，假使不能以大多數農

民黨之行動爲根據，決不能有成功。因此，東方各國革命黨却應當明白規定其關於農民問題的黨綱，——應當要求完全消滅封建制度，以及大地主制度 and 地稅制度之遺跡。爲農民黨與新極端民族解放之鬥爭，必須提出徹底變更土地制度之要求，并督促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政黨充分容納此一革命的黨綱。

四、東方之勞動運動

東方之幼稚的勞動運動最近幾乎其本地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至今就是最主要的東方工人階級也還處在過渡期，——正從小行會的工場過渡於資本主義的工廠之時。因爲當初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智識者來引起工人階級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所以最初期的職工組織及職工運動，往往爲此種智識者所指導，最初一期中，此種運動往往不出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之所謂「全國共同利益」的範圍。（印度，中國之職工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官僚管理員）。其則其如非滿洲國際第二次大會所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派

，仰慕維維他國政治上道德上之威信，并迎合工人階級的心理，欲自掩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意向，往往號稱「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藉此得以誘惑無產階級的團體，令忘其自己「階級組織」的直接職任，——這有時或是無意之中自然流露的現象。（土耳其之「埃芬爾部」Fahri Oca 自稱共產主義派，而實爲「大土耳其主義」；中國的國民黨有幾位代表自稱爲「國家社會主義派」。）

然而東方幾種國家中近年來勞動階級，政治運動及職工組織亦與有進步，譬如東方諸國，已有一處有獨立的無產階級團體，就是照例，——固然這些團體大多數都應該以過激造，以免一切「閉關自守」，「狹義團體」等弊病，共產國際最初已注意於東方勞動運動的潛勢力，——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實，足以證明其實爲共產主義旗幟之下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真正國際聯合。至於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今沒有於東方諸國家中得一同志團體，因爲他們是歐美

帝國主義的「僕御」。

五、東方共產黨之主要職任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看科勞動運動，祇當他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國際的無產階級却注意於東方幼稚勞動運動的「革命的將來」。東方落後國家處於資本主義之下，不出巨大的代價，——即不忍受列強資本家野心的剝削壓迫，就決不能獲得近代的文化與技術。

東方落後國家當與先進諸國之無產階級聯合，不獨因為要共同打倒帝國主義。且亦因為祇有先進諸國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後，他們方能於開發生產事業之際得到大發無私的助力。東方勞動者與西方無產階級聯合，更可以開闢一行向世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途徑。

蘇維埃制度是落後諸國從原始的簡單生活進於最高文化共產主義之過渡方法，唯採此制則過渡期間之痛苦最少，可以代替公世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分配制度者，祇有共產主義。在俄帝國之下解放出來的殖民地，已有應用蘇維埃制度的經驗，足以為證。祇

有蘇維埃制度方能保證農民革命之完成。譬如東方有幾國農民的特別狀況（人工灌溉），向來是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協作組織維持的，現在已經為掠奪資本主義所毀壞；此種地方就確有必要：設立一種蘇維埃國家制度，方能使那些有系統有組織的整頓辦法，以應公共之需。因氣候及歷史的關係，東方「小生產協作制」確實在過渡時代占一重要位置呢。

殖民地革命運動之客觀的職任，實超過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限度以外，亦就因為他的最後勝利絕不能與世界帝國主義之統治相容。當初則殖民地之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式的智識階級確為革命運動之先驅，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農民羣衆自即加入此等運動；可是等到羣衆之社會利益開始占優勢，那富的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式地主就立刻脫離運動。殖民地幼稚的無產階級始為一長期的鬥爭所困，自成其為一整個歷史時期，——此種鬥爭要反抗帝國主義的剝削，要反抗自己的統治階級，——因為這些階級力謀壟斷

一切實業利益以至於文化，而想使勞動平民永陷於原始狀態呢。

無產階級若能夠取得農民中之同情而鬥爭，則必自成就其經濟上的領袖地位。祇有此類領袖工夫，才能團結無產階級及於與之聯合的各社會階級之後，他方能進而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此種主義，在東方落後國家之環境中，較其在西方，必尤為虛偽。

殖民地之共產主義者，若以「防衛」獨立的階級利益為名，因執「黨單獨」反抗帝國主義之壓迫」的意見，總是最不好的一種機會主義，足令東方無產階級革命大失信用。藉口於他「國民統一」，怕與資產階級民生進行「國內和平」而竟至于實際上與工人階級自當利益相隔離，這是最危險的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人政黨及共產主義者，有一雙方的職任：——一方面，力戰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蘇俄開作更徹底的解決，即的採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別一方面，組織

工人農民為其本階級特別利益而奮鬥，並利用其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的矛盾，而自取其利。此種工人階級的政黨，既有其特別要求，自可與發無限的革命能力，決非資產階級之自由主義的要求所能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勞動階級應當知道：——祇有擴大加深那反抗列強帝國主義的運動，方能令其已階處於革命領袖的地位。換一方面言之，唯有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之實際組織，政治組織及其運動中之組織方能增長此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力量。

實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共產黨，多少尚在未發展的階段中，尤當參與一切運動，務使時時得接近羣衆。同時，又應當竭力排除勞工組織之中的宗法制度，小行會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勢力，以此保障勞工組織，令勿受改良主義的傳染，而使成羣衆的奮鬥的組織。再則，當竭盡心力，組織最多數的農民勞動者及男女手藝工匠，務以他們日常生活利益為根據。

六、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

西方因在聚集已組織的精力時期，取「勞工統一戰」的標語，而在東方則現時必須要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此種要求在於聚集革命的左力量以抗帝國主義。左力量之所以須而聚集，其重要原因在於國內的治者階級傾向於與外國資本家妥協，漠視民衆的根本利益。正如有「勞動統一戰線」的號召，則在西方易於暴露社會民主派之不忠於無產階級利益；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則在東方亦易於發見某一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派之態度不明，宗旨不完。這一標語，也足為發展革命意志之助，且使勞動羣衆的「階級覺悟」更為確切，導引入於實際鬥爭，不僅反對帝國主義，并亦反對一切封建制度的遺臭。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勞動運動，第一當先在其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線內獲得獨立的重要地位。當有獨立的基礎，且能維持永久的獨立，方可與資產階級民主派作暫時的結合，亦且必須結合。無產階級應

東方問題之概要

當時特別提出要求：——獨立的民主共和國，廢除一切封建式的權利與特權，要求婦女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等——這是因為照現時的情形，蘇維埃制度還不宜提出來。同時要使農民，半無產階級與勞工運動生極密切的關係。當向勞動羣衆明白講解勞動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及蘇維埃共和國有聯合之必要，——因這亦是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中重要職任之一。殖民地革命而欲終得勝利不再敗退，唯有與諸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結合之一法。

半殖民地諸國（如中國，波斯）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與一帝國主義國家或數帝國主義國家相結合，其危險已至，或希望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而自已獲得政治的獨立（土耳其亦有危險，——而且此殖民地更甚，此種結合，每每劃分本國治者階級與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權限，藉以保形式上的政治獨立，而實際上將永使此國隸屬於世界帝國主義之下。

勞工階級明白承認，在此反對帝國主義之革命的

鬥爭中，有欲得『出力』之處，每須爲部分的暫時的妥協，雖亦可以，且本不可免；然勞働階級極端反對帝國主義者與國內治者階級之間的妥協，瓜分權力，使治者階級保持其階級的特權。無產階級要求聯絡蘇維埃共和國，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聲明旗幟。

再則，爲剷除社會政治兩方面反動份子勢力及保持勞工階級自己的利益起見，當有極堅決的行動；要求組織上的自由權，以便勞動者的階級鬥爭；要求更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以剷除反動派去其政權；（如民主共和國，農田改良，稅制改良，寬廣的自治基礎，勞工立法，童工保護，產母及嬰孩保護等要求）。現在就是在獨立的土耳其，勞工階級並沒有享受到組織的自由權，這可以當作一個好榜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對待無產階級的態度是如此。

七，太平洋沿岸無產階級之職任，

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線，一半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間互相仇視滋長不已所促成。這種互相仇視的局面

，今已可斷定世界第二次大戰，必在太平洋區域內爆發，不熱就是國際革命興起，方免此戰禍。

聯席會議之召集，即在企圖緩和這種危機；然而按之事實，這次會議祇有使帝國主義彼此間的衝突，更爲深廣更形劇烈。最近中國僑作霖與吳佩孚間之衝突，是日本與英美資本主義在華盛頓會議上并未真能調和利益之明證。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其害者不僅是日本，美國，英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法國，荷蘭）也必同受波及，一損害之大必遠過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歐戰。

東方各國共產黨所應盡的職任，乃是在羣衆之廣爲宣傳，警告他們來自大難，喚醒他們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應盡十分努力，告知他們祇有蘇維埃俄國是一切受壓迫被剝削的民衆之屏障，——尤其是太平洋沿岸諸地共產黨應盡努力。

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美國，日本，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際此戰禍危險之大，不僅應作反

對戰爭之宣傳，並應盡全力去爭勞動運動中助長戰爭的動機，預防資本家利用「愛國」觀念，「人種」觀念。

此種動機為移民問題，有色人種勞動價值問題。

契約勞動制為今日南太平洋植樹業召集中國人，印度人充當工人之唯一方法。這種事實，強迫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要求政府頒布禁止移民律，以排斥有色人種，如美國、澳洲皆有此種舉動。這種禁止移民律使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衝突日益加厲，更形破壞勞動運動的聯合力。

美國、加拿大、澳洲共產黨應該努力進行，作廢止上述法案之運動，並須向本國勞動羣衆剖明，此種法律引起國際間的仇恨，最終仍是害及本身。

另一方面，資本家亦反對上述的移民律，他們却為一則可以使廉價的勞動自由輸入，二則可減少本國勞動者的工資。要做這種毒計，只能竭力使白種勞動者之職工聯合會吸收移入的黃種工人。同時，努力作要求有色人種與白種工人之工資一律的運動。

東方問題之概要

這種政策，一方面既可打破資本家的毒計，別方面又可表示國際無產階級對無種族的倡見。

為施行這種政策起見，太平洋沿岸諸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應集代表開一「大太平洋會議」，以便商定正確的進行計划，并組織一相當的機關，俾可聯合太平洋諸種族之無產階級。

八、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之職任

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有非常之重要的意義，所以必須格外的加緊在殖民地上的工作，帝國主義諸國的共產黨尤其應當努力。

法國帝國主義有壓抑本國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時，用他殖民地的奴隸充任反革命的戰爭。

英國和美國呢，既然剝削殖民地而得「超額利潤」遂能略分餘潤與本國的「勞工貴族」(aristocracy of labor)案：即言，得有分外增加高級工人之工資的可能。如此從事賄賂，因使勞動運動分裂，——至今還是繼續行這種政策。

凡領有殖民地的國家，其共產黨當格外努力援助殖民地之勞動運動及革命運動，與以物質上思想上的援助，并須定有系統的規畫進行。殖民地上之歐洲工人有些俸給甚厚，其間遂流行一種「殖民地化」的偽社會主義的思想，凡共產黨都應當竭力反對這種傾向。殖民地上的共產黨工人當與其本地工人一致要求具體的經濟改善辦法，(白色人與有色人受同等的工作，同等的勞動保護，勞動保險法等等)。

埃及，阿吉斯(Abyssinia)等處歐洲工人特立組織共產派的團體，反足以助資本家張目。共產派組織而

新青年叢書——最近出版的

社會主義討論集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大洋七角

此書是陳獨秀先生年來和國內的學者，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內中：各派社會主義之精髓，及其組織方法；敘論甚詳。各派社會主義之爭點，及其排解，例證繁多。他如馬克斯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及其附帶問題——無不討論備至，足為研究社會主義者之參考。

依國新為標準，正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相衝突。凡屬於共產國際的政黨都應當向勞動平民宣傳，說明顛覆帝國主義在落後國家內的統治權之必要。帝國主義國家內共產黨都應當在他中央委員會之下，特設一殖民地委員會，專任其事。共產國際對於東方共產黨的補助，第一步應當為創辦印刷所，以各地本國文字印行種種報章雜誌。殖民地上尤其注意，各種歐洲人的工會及當地駐札的軍隊。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不應有絲毫疏忽，令政府，資產階級及機會主義社會黨，得以對於殖民地行掠奪政策。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洛若夫斯基 (Lazorsky)

洛若夫斯基是莫斯科之赤色職工國際的委員長，此篇爲其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討論職工運動時之報告，詳論共產主義者對於勞工問題之職任。至於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之關係及其組織上的區別，■者可以參看本期所載「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節譯）

共產國際本以反對改良主義派的一切現象爲職志，而現代的職工聯合會恰好是改良主義派的巢穴；所以共產國際進行的第一步，就不能不與工會中之改良派相衝突。因此，共產國際最初即已明定其對待現時改良派工會及其首領之態度。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已定出共產派在勞工運動中的方針，「力除『工會分裂論』之謬見，當時有一部分共產黨，因爲不了解共產主義的政策之根本職任，祇知道性急，所以有此等主張。第三次世界大會又曾加以■論。

現代的職工聯合會，已成世界資本階級最後的避難地，世界資本主義統治反得以此爲根據。■第三次大會對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於這一問題曾有最詳盡的議案，論及世界職工運動中之最重要的各種問題；尤其特別注重的就是必當以「征收職工聯合會」的政策爲根據，努力與改良派奮鬥。最後一九二二年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擴大」全體大會上，其時已發見世界職工運動中新生一派，主張取消共產派和組織的赤色職工國際，雖然他們的理想甚高，其實是弱點之暴露，是不善於組織鍛鍊自己的能力以與改良派爭之結果，所以又曾在此大會之上明定方針，竭力矯正此派之錯誤。

此次第四次大會應當更進一步。職工聯合會中共產派的運動之大致的方針，已經確定。我們現在要立更具

總的辦法，世界階級戰爭實踐上的問題，足以發生種種問題，都應當作為根據。欲論這些問題，必先一述現時的環境，我們共產派力求工會之「革命化」，不得不一視此種運動進行時之結合。

就要稍一留意世界的職工運動，就可以見他現時正在危機之際。此種危機，一方面是為「資本之大進攻」所引起，別方面亦因現時職工運動之領袖者理論上實踐上的窮蹙。資本家之進攻態度，至一九二〇年之末而明顯；他們的行動却帶有預為規畫組織的性質，他們的目的，在於減輕生產之成本，而以跌低工力的價值為手段。歐戰所引起的種種困難問題，資產階級想以剝削工人階級為手段來解決他們。並且經濟的危機愈險惡，資產階級進攻愈覺愈狠毒，因為資產階級在戰時營利積蓄已成習慣，所以現在他不論在何種狀況之中，都想得如此之厚利呢。

資本進攻的形式，在金融狀況好的國家內與在金融狀況壞的國家內，很有不同；然而總括而論，八小時工作制已受侵蝕；工資亦已大大跌落，到處如出一轍；甚至於根本

反對工會之存在的傾向已露（如美國之所謂「工場公開」——Open Shop）。除純粹經濟上的進攻外，近兩年來資產階級更到處組織特別團體，專以消滅工會，殺害工會首領為事。在意大利此種現象最著，——意大利之共產主義運動之受禍先於其他西歐各國，而勞工組織之被消滅亦然。

意大利之「法西斯派」以及各國與之相關的運動，正可稱之為「和行的」反革命，意大利工人尚未得社會革命之利，已受反革命之害。此種各方并進的資本進攻，却祇遇着工會者個方面與孱弱的抗拒。亞歷斯德丹派（黃色職工國際）以前處處宣傳他們爭得勞工運動之勝利，頗為萬國聯盟及國際勞動局之盛讚；等到資本進攻之趨勢發現，他們竟持「靜待」的態度，至今不曾有一次自動建議進行國事之事，除非是受工人羣衆的督促，才勉強前進一步。最近的英國之企業家同盟罷工，英國之煤礦罷工，法國之五金工人運動，及德國意大利之罷工中，都是以證明此種現象。

這些改良派工會領袖到處取消極的態度，而且還祇想阻礙和不了結，破壞工人階級間爭，散亂他們的組織，

灰他■的心。工會領袖既然如此公然表示他們不願領導工人鬥爭的態度，工人自然失望，而退出工會。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以來，工會會員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日就減少。工人出賣，工會縮小，反對資本進攻的能力更弱。一九二〇年法國的勞動總同盟（C. G. T.）有二百萬人以上，現在分成兩個團體，總共尚且不過六十萬人。意大利工會會員從二百萬跌到七十萬。英國工會人數減少了一百三十萬，美國一百五十萬。捷克斯拉夫，瑞典，挪威，荷蘭，丹麥等亦是如此。祇有德國，奧國還能照舊，——却也不是因為德奧工會領袖持■的有革命精神，而是因為德國無產階級所處地位格外可憐，再則這兩國的工人向來有組織。工會人數的減少還不算，而且工會中空氣也一天一天的壞，大家都像不敢自信的，自己的力量都不肯信。亞摩斯德丹派當時與高采烈的聲言，國際勞動局可行「大改良政策」，現在都成了噱吧。——真正是「花落地盡」，他們現在已經不信任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組織，能有什麼創偉大的建設了，雖然他們仍舊參與那國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際勞動局，及萬國聯盟，這不過因為他們已經牽制住這兩個「頂頂好的」機關，捨離不得而已；比如因循上了手銬腳索，還有什麼法想，祇好帶着牠，「同歸於盡」。他們不能捨棄「階級協作」，因為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根據這一原則。不但如此，這種「階級協作」來得更親密，因為工會與資產階級間的決裂，不但是資產階級的末日，而且亦是這班亞摩斯德丹派的末日。（威爾遜的政變真妙！）

亞摩斯德丹派對於資本的進攻不肯盡力抗拒，看來非常之胆小，非常之消極；然而他們對待革命派的工人，却非常之勇敢，非常之積極。從共產國際之第三次大會至第四次大會的期間，到處都有反對工人中之革命派的運動。亞摩斯德丹派恐怕自己在工會中變成少數，所以他們寧可及早分裂工會，免得工會的指導權落於共產派之手。

亞摩斯德丹派的口號是如此，此種口號本是他們的本色，——非此也不能救資本主義於危亡。法國的亞摩斯德丹派居然能分裂工會運動，現在已有兩個勞動同盟。捷克斯拉夫工會中共產派勢力發展，漸有侵犯改良派首領的趨

勢，這班亞摩斯丹派又學着法國的辦法，實行分裂。

西班牙之「勞工總會」看見共產派及工團派漸占多數，竟忍心把最大的礦工工會分裂。德國的建築工會，鐵路工會，運輸工會都用着手段驅逐共產派，——開除共產派的選舉人，或者不承認他們選出來的候補人，以此隔斷革命的領袖與革命的羣衆。德國工會的改良派，處處設法實行這種政策，驅逐最有戰鬥力的份子。『德國職工聯合總會』

的機關報上，竟有一論文題作『自左而右的仇敵』，說道：『要工會強盛，非肅清內部不可』。亞摩斯丹派如今用『趕出會去』。做他們的口號，而節節實行。共產派愈發，羣衆革命心理愈強，他們想分裂工會的意思也愈明顯，因為他『不要有革命的工會。他們寧可要天主教派的工會。黃色的工會，而不要革命的。』這種事實非常之多，指不勝屈。譬如德國改良派的礦工會，與國意的和天主教派內工會及波蘭人之國家主義派的工會結合協約，而始終不肯接近「智力體力工作者之聯合會」，說他的份子是有組織的。這「聯合會」本是革命的組織，共產派所指導的，

而改良派的首領也極力排斥他。雖然，亞摩斯丹派開手，本不限於一國之內。最近亞摩斯丹國際在羅馬開大會時，他們與各業工人之國際書記部代表行聯席會議，又重新聲言革命的工會不得加入此等『書記部』。他們真勇敢，真有決斷的果，絲毫不肯放鬆的，——亞摩斯丹派對革命的工會，向來是有決斷的！最近一年中各業國際職工聯合會開除俄國的工人，或簡直不容納他們：如五金工人，礦工，木工，建築工，紡織工，農場工人，郵電工人，運輸工人等。形式上說是因為他們既在全俄職工總會中又屬於赤色職工國際；其實是因為他們行過革命，現在是發展俄國及其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基礎，有共產主義的精神。這些各業的國際書記部，屬於亞摩斯丹國際寧可歡迎反革命的工會，而革命的工會決不肯容納，唯恐破壞了他們的「和平生活」

此種排斥革命工會的現象，究竟是什麼意思？從根本上說來，這實在就是資本進攻的反映。亞摩斯丹派既立於資本家的一方面，他們自然盡其所有能力以摧殘國際

■工人運動。現代工人運動的首領看得非常之明瞭，他們知道若是保存工人運動的統一，雖然進化得未必很快，然而始終必有向好的趨勢，若是共產主義派取得工會之大多數，那時不但資產階級失敗，改良派也要沒有存身之地了。所以他們故意引起分裂，故意實行刪除政策。他們要使工人階級的能力單弱，要破壞組織，要工人附落，至於不能爭取政權為止，至於不能享有管理生產及交易之權為止。他們真是盡力設法救死扶危的「文明」呵！

亞摩斯德丹派反對共產派却並不是孤軍獨戰呢，還有無政府派幫着他們。最近兩年無政府派反對共產派格外利害。從一九二零年起，這種現象，一天一天的激急，直到現時，無政府派的態度已與改良派絲毫無異，固然不■，無政府派自己說的宗旨與改良派相異，其實此等政治行動，內容絕無不同：無政府派竭力限制共產派在工會中的運動，加以鎮壓，並且甚至於否認共產派有在工會中運動的權利。如美國的「世界工業工人會」(I. W. W.)，意大利的工團派聯合會，法國亦有幾個工團派的團體，西班牙

牙的無政府工團派，都有此等行爲。他們的口實，總反對政治運動，而且以職工國際與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相對待。大家都知道，無政府派看一切政治，一切政黨，一切國家都是洪水猛獸似的。他們的思想，祇有「仙雲的」境界，凡是一種名詞都會他「永久」的「絕對」的看待，也不會分別分別。他們祇是一味的傳統的反對一切政治關係，否認共產黨與工會之間的一切關係。此種「天上」的靈論，叫做什麼「獨立主義」，一年以來無政府派儘拿着他當標幟，來反對共產國際及赤色職工國際。照他們的意見，要共產黨歸共產黨，工會歸工會，各歸各。無政府派所贊成的各種議案，說來說去都是這一層意思，他們以為「純粹的」職工聯合會格外的有革命精神。

然而無政府派不僅祇與共產派有思想上的爭執。這一年來更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亞摩斯德丹派的態度也罷，終了無政府派。有幾個無政府派的團體，因為自己會裏中有贊成赤色職工國際的，有贊成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結密切關係的，就把他們開除了。意大利工團派聯合

會中就有這種實例。荷蘭工團派及其他歐國亦有此等情形。此種行為都是想使政治運動與職工運動相隔離，想令革命的工會與赤色職工國際相隔離，而自已獨自組織另外的國際。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曾有一次無政府派的世界會議，當時議決着手運動組織一獨立的革命工團派的新國際；所以這一年來各國無政府派有此等行動。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居然有些成績，無政府派竟選出幾個團體的代表。此一新國際的性質，祇要一看他們領袖，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指導權乃在一班德國的「洛嘉黎派」(Laskerist)，——一種託爾斯泰派，「政治上的素食派」。要問：何種無政府派這樣反對共產國際及赤色職工國際呢？十月革命之後最初一期，無政府派的團體本來都願加入共產國際的。如西班牙之全國勞動同盟及意大利工團派聯合會等，都曾加入。他們何以又退出呢？無政府派之忽起反對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及俄國革命，實因於今日世界工人運動之總環境，無政府派的突變，正是反映世界資本及亞歷斯德丹派的突進。無政府派雖然總有革命的口頭禪，然而

始終永久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以當此資產階級集全力以鎮壓共產派之時，當資產階級國家內一切力量都已聯合而成統一的戰線以對待共產派時，——無政府派自然面然同他們取相似的態度。固然不錯，無政府派的攻擊態度，他們自己說是因為赤俄境內的無政府派所處的地位而起的，說是因為他們主義上對待一切國家一切獨裁制而起的。然而說是說，做是做，我們且看無政府派實際上做出來的是什麼事：——他們當此共產主義運動最困苦的時候，——全副國家機關都要他們担負，世界資本家都在侵犯他們，舊式的工會以全力反對他們，——在這種時機，而無政府派更突然舉出反對共產派的黨綱，彷彿是為工會要求獨立。可見無政府派與改良派同列一戰線，而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共產派的戰線，至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家之參預，而益完成，所以那得共產派不但要和資產階級相鬥，而且還要和改良派及無政府派相鬥。無政府派永久是和改良派聯合的。這亦沒有什麼希奇，他同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一個銅錢的背和面。

無政府派及革命的工團派格外的喜歡指出工會對政府的中立。他們自以爲這是革命的工團派之職工運動的特色，不講中立確係獨立，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所謂中立主義，就是說職工運動對於一切政黨同若看待，

——與政治運動絕對脫離。無政府派及無政府工團派一聽到「政治」就嚇得手慌足亂，而且他們把「政治」和「議會主義」相混，把「政治行爲」、「政治圖爭」和「議會選舉」，

「選舉運動」相混。中立主義，一方面是鼓吹「改良派之口號」，同時又是無政府派及無政府工團派的口號。美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首領美爾著一書，名「有組織的勞動」其中特別明定一種思想：「說現代的制度由三種要素而成：

一，資本，二，勞動，三，社會。此間所言「社會」究何所指，很不容易解釋；大約是他以爲一切自由派的社會改良家，——凡是同他常在一起參預各種「社會」，討論勞工立法，改善工人狀況的人，——就算是「社會」。這一「工會首領」向來抱的態度，怎麼樣的「中立」，怎麼的「獨立」呢？——祇要看一看，他死後的遺產，不多不少，恰好

有一百五十萬美元金，那就知道了；這多是他當職工運動首領當來的錢，這一中立主義實是職工運動中最惡的共產階級的影響，令無產階級思想上受統治階級束縛。（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獨立的政黨，自己的政綱，方有確定的方針，可以出於階級反抗）。

至於所謂獨立主義，原則上與中立主義同其根據。

固然不錯，「獨立論」似乎與中立主義政綱相違反。無政府派及無政府工團派之所謂「獨立」理論上乃是說，唯職工運動——職工運動總於其他一切勞工運動的形式之上，不但拒絕政黨（無產階級的政黨）之指導，并且否認政黨

有存在之權。近一年中各派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與赤色職工國際之辯論中，最足以見此「獨立論」的意向。法，美，

荷蘭，瑞士，意大利之工團派，各有其在勞工運動中之地位，而所發言論却與各派地位之重要爲反比例；他們總

是以工會與共產黨相對待，并且說，工會自己獨力可以革命，而共產黨勝利之果。共產派其實很可以回答他：

「請罷，請你把事實證明此一理論」。我們共產派在現時

尤其可以要求工會首創實行革命，祇不要僅有宣言。

最好的理論，必是有事實可以證實的，共產派理論，不但有俄國革命，而且還有別幾國的革命，足以實證。無政府派及工團派的理論，却還沒有證據。不但如此，還有

「反坐的」證據。俄國革命，無政府派實際的行動，就是以證明他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馬黑

諾夫(Malinov)的武裝暴亂，實可見其代表資產階級與私有財產的觀念。此，我們不但對於反對共產派之「獨立

論」抱懷疑的態度，而且以為若是此種理論占有勢力，對於當地的勞工運動還有莫大的危險。總之，政治與經濟為平行的各自獨立的部分，實在就是破壞整個的勞工運動。勞工運動本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現象：因時因地而不同，因環境而不同，因政治狀況而不同，因社會內各種勢力的相互關係而不同，——此間國爭的方法，或用此而不用彼，或用彼而不用此。但是我們若是絕對分離政治與經濟，尤其是以政治運動與經濟運動相對敵，那麼，簡直是生牛劈開原來交織為一的過程，簡直是弱無產階級

的力，剛剛把他最能勝敵的機會打消，而敵人却正狠有組織狠能聯合呢。——這一層是非常明瞭的。資產階級却不

信此等理論，——他不分政治與經濟分離，非常之能運動用他的各種機關。他的國家政權，文學，科學，藝術，宗教，企業家的經濟機關，——凡此一切都打成一片，成整個

機關，來壓迫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俄羅斯共產黨的

黨綱說：「政治是經濟現象之集合」。我看這是最明瞭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之定義。共產主義者之視政治運動，

乃是工人階級之解放運動，以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全社會相敵對。凡是一種行動，足以激厲此一敵對態度，開

闢此一階級矛盾，聯合統一無產階級以求達其自己的目的，確定幾百萬羣衆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政治運動。

祇有極幼稚的思想，才把政治運動僅僅當作議會行動看待，——議會行動不過是無產階級之種種色色的政治行為中之一。

以政治與經濟相對待，所謂「獨立主義」，所謂「中立主義」，其實就是無政府派。工團派要想離開共產黨與工會，依賴「非政黨的組織」來反對共產黨罷了。「獨

立論」的根本，實即反對共產主義，不但反對共產黨而已；因爲共產主義不能離「時」「空」而實行，不能無一定的組織；要實行共產主義，不能無共產主義之實行者。固然，工人階級的全體就是共產主義之實行者，然而工人羣衆既有其「共產主義的本能」，自能結晶其「共產主義的意識」於一定的組織中，就是共產黨。所以持「獨立論」者，以工會與共產黨相敵對，離開兩者之間的關係，不但是反對此共產黨，實即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工人階級，反對社會革命。

無政府工團派於反對「政治」時，因而持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對待。然而什麼是工團主義？「工團主義」(Syndicalism)之「synd」，此處充作「制度」解，可以解作職工運動之全體，——即一國之中工人的「總和」。如此，則工會組織既已包括所有已組織之工人，若以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對待，實爲「無意識」之思想（欲以工會與共產黨相對敵，豈非工會對於共產黨的工人，黨員亦取對敵態度！）工團主義必另有意義。誠然。「工團主義」又是勞工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運動中，職工聯合會中之一種思想的發展。此種思想之特點，在於專派注重工會，近二十年來工團主義的結晶分化，有種種支派，而主要的理論，在於「以職工運動凌駕乎其他勞工運動形式之上」。工團主義根本上，就有無政府派的，反對政黨的，反對政治的傾向。工團主義，工人階級在工會之中養成其先鋒隊，能經工會而實行其目的。法國共產黨之馬賽大會時，工團派與共產派辯論職工運動的議決案，足以見其意思。當時共產黨大會很嚴重的表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的意思，工團派就大大的反對。

其實工團主義既是工人中之一派，亦想自己定出黨綱來，定出政策來，以及他自己的鬥爭方法，鬥爭形式，求工人羣衆集合於階級的行動。共產主義亦有此目的。既是這樣，凡有工團主義的國家，勞工運動中實是兩種政黨的競爭，——是共產黨，一是工團黨而已。工團派其實也是一種政黨，可是工團派是無政府派的繼承者，看政治黨兩字，是天下最不好的東西，——若是聽見這一句話，

一定要大跳起來了。此種對於政黨的絕對厭惡，却亦是由於兩歐戰國不由資產階級政黨，就是所謂「社會黨」的政治首領，對於議會行動實在墮落不堪，昧着良心胡幹，一反激而至此。改良派議會行動的事實，引起此種混淆政治運動與議會選舉的觀念，工團派的不幸，在於他們不知道自己理論的來源，所以以為「工團主義是羣衆工人運動中所自生，而共產主義是外來的『政治家』，有害於工人階級，可怕的惡現象」。工團主義，如以其中最傾向于現實派的，最有健全的精神者看來，則其思想流派實甚近共產主義；因為他不但同樣以顛覆資本主義等爲目的，并亦提出根本方法，——無產階級獨裁制。工團派與共產派之關係，應當怎樣定呢？工團派本非統一的思想流派，其中又可分爲數支派。因此，若是空泛的以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對待，更無理由。一，有所謂「無政府工團派」差不多與無政府派毫無分別；二，有「工團革命派」，却可與無政府派嚴格界限；三則有「工團共產派」，離共產主義最近。可見工團派不是什麼整個兒的東西，而是互於無政

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幾種思想流派。因此，凡有工團主義的國家內，共產派對待工團運動中革命的工團派之態度已可非常明顯，所應盡的責任也極確定。首先，共產派應當建議勞工運動中各左派的聯合。「工團共產派」與我們本最近，——這一支派，算是現代工團主義中之真實受着歐戰及俄國革命的教訓最多的。他們已經了解什麼是無產階級獨裁制，并且知道過渡時代此一制度必不可少亦必不可免。他們觀察無產階級獨裁制，已經不盡同於政府主義的「資本」上抽象的革命觀念者眼，而確能觀察實際生活，多受其教訓。此派最顯著的，就是法國的「勞工生活派」(原名)。自稱爲無黨的共產主義派。——實際上就是共產派。其中有許多共產黨的黨員，不過實際運動方面，他們還沒有入共產黨的範圍。這亦沒有什麼可怪，因為法國共產黨還沒有政治上的威信，共產黨還正在建設中，思想上也不統一，所以還不能引導全法國的羣衆運動，——其實以法國的客觀環境而論，早就可以有很好的共產黨組織了。

當然，共產主義與工團主義顯然是兩種不同的理論，對於

勞工運動問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對於工人階級所當盡的

職任，有兩種不同的實行法。我們既與工團派有思想上的

異點，自應竭力加以矯正。無論他怎樣實行反對政黨的政策，

無論他怎樣擁護這一政策，共產決不能贊成的。

所以必須對於現時工人運動中的無政府派的種種式式的思想派別，

加以有系統有規畫的矯正。同時亦切不可於實際上妨礙兩派共同工作的進行，

以收資本之進攻，并以敵改良主義。怎樣使能達到這一目的呢？——祇有在革命的

行動中。若工團派愈強，對待共產派愈見其優慢的態度，

則共產黨於政治上也愈弱。若是共產黨能為政潮之

先鋒，能及時提出各種動作的建議，能確切看出敵人的弱

點而與以打擊，則工團派不得不與共產派攜手。至於共

產黨內部若生糾葛，自己不能信其共產主義精神，處處怕

首先倡議，處處想等別人先說話，——那就決不能與工團主

義派立正確的和互關係，因為此種共產黨，要自己辯護他

的沒有辯護的能力，沒有引導勞工運動的能力，反將自命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清高，說出「獨立主義」的論調。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於政黨與工會的關係，絕不發生問題。共產黨的責任，在於令一切工人組織都具有一致

的共產主義的精神，共產主義的意志，共產黨必能有系

統有規畫的實行此一責任，方有意義。共產黨取得工會

中之勢力是社會革命之前提，所以必定要理論上實際上都能做到這一層，

方是真正的共產黨。所以現在第四次大會上，

也用不着再加理論上的討論，這一問題，已有解決。

假使我們重新又審論及這一問題，那却并不是要改訂

新原則，而是審視此種良好的原則，究竟現在應用得怎樣，

——公開的說，此種原則，實有有些共產黨黨員不會應

用，應用得壞極了。

第一，當知道政黨與工會的相互關係，實際上決不能

各國相同。我們可以引統一的理論，而實踐應用上可以有

種種不同的形式。實際上政黨與工會之關係，每因當地

勞工運動的性質而變，因當地環境之特性而變，因政治社

會全體的狀況而變，因各地的舊習慣，各國社會黨向來的

作用而變，……譬如英美，職工運動的歷史甚長，而共產黨很幼稚，那地方的共產黨與職工會之相互關係，必爲另一形式，決不能和工人政治運動的歷史及而職工會幼稚的國家，如俄國等相同。我們可以正確的規定目的，——要爲共產主義取得工會，付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令採用共產派的策略，——這是一致的；然而決不能在各國都用同一的方法求達此目的，更不能立刻實現。譬如英國，有極大的職工運動，而時反對政治，反對社會主義的習慣，共產黨而共產黨則祇有一兩千人。此地說不對共產黨與工會之正確關係，工會止仇視政黨。此類國家中，不用說共產黨與工會的兩關係，且祇說共產黨與工會中一部分的關係，——與革命的工會及工會內的對抗派（Opposition）的關係，——祇有此種關係能漸根據階級戰爭而發展。所以英國共產黨決不能以其小小的組織自滿，——必須在職工運動中建成極大的對抗派，而共產黨即當漸成各種對抗派所圍繞的「結晶的中心點」，應當力求對抗派之集合，而共產黨自己亦將憑此對抗派而發達。更必須令份子無不相同的各

種對抗派與共產黨之組織間，立成相當的關係，勿使對抗派中發生反對共產派之傾向，說共產黨想他們對之作機械式的服從。同樣一個「取得工人羣衆間之勢力」的目的，在此種環境之中進行起來，却要非常之謹慎小心，不可急遽。在美國情形，亦相彷彿。美國共產黨亦不大，而所謂「文化聯盟」之中已有很大的對抗派。美國共產黨應當根據此「聯盟」之方針進行運動，原來「聯盟」之黨綱，就是赤色職工國際的黨綱。當然，此種黨綱比起共國際的來沒有這樣明顯，而「文化聯盟」的黨綱，也沒有美國共產黨的明顯。然而他緊聯合各種對抗派，自然不能有不有完全相同的性質。在美國第一要集合一切反對岡伯士派改良主義的對抗派。所以共產黨對於此一「文化聯盟」當極有耐心的共同工作，況且他已在極短時間做了不少組織上教育上的運動。應當竭力協助此一「文化聯盟」發展勢力，集合一切對共產黨表同情的人來贊助他，幫他在美國勞工運動中與岡伯士主義奮鬥。固然，共產黨還要置於自己在工人羣衆之中的勢力及影響。然而這決不

在於幾個議決案，或中央委員會的好提案，而在於實際的運動。所以儘可以少說話，或者竟不說最好，——儘僅是口頭說「共產黨監督文化聯盟」並沒有用的，——至，祇能有機械式的監督，甚至於并非監督，而是妨礙「文化聯盟」的運動，因為有些工作，共產黨自己本無能力去實行。祇要能先建設成好好的共產黨，引進各業上人人入黨，愈多愈好，鞏固內部的紀律，而後在職工會中之勢力才能多達。共產黨在職工會中之勢力必與其在本黨的工作，其「政治的回音」成正比例。並且政治上的勢力必定要有組織功夫上的確定。大概而論，現時職工會中共產黨的組織功夫往往較政治運動為少。德國就是一個先例。德國已有很大的共產主義運動，且大約算來共產黨已在亞歷斯德丹派工會會員中佔有三分之一的勢力。然而組織上，這些對共產黨同情的情緒，却絕不鞏固團結。此種政治勢力迅速發展而組織上的「確定」功夫進行緩慢，却是一種矛盾現象，對於德國的勞工運動很有危險。可見在緊急的政治鬥爭中，往往可以覺到能力不足，不能組織一切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革命勢力而十分輕便的去運用指導，——「組織的中心點」不敷應用。此處共產黨與工會關係的問題當然就與英美不同。德國之屬於共產黨的「智力體力工作者之聯合」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却成問題。此一「聯合」之發生，蓋由於斯巴達克派（德最早之共產黨）之建議。後來德國共產黨變更其對待工會之政策，因此此一「聯合」已有十五萬會員工人，反成了許多德國共產黨員之在職工會中工作者的「目中釘」，以為他妨礙共產主義運動之進行。何以故呢？實是因為此等共產黨員對於實際問題，喜歡用抽象的方法來解決。——他以為既已重新決定：「我們的政策不贊成分裂工會，而要征取工會」，因此「智力體力工作者之聯合」就可以不必存在。這可是純粹虛懸的形而上學。那一「聯合」既已存在，最近幾年內，於德國——客觀環境看來，將來也還要存在的，既然存在，他自然要擴充。天下沒有不徵求會員的團體。本來祇應當大家都去行共產主義的政策，詳加討論；而現在都因為一「聯合」反惹起糾葛。幸而好，這一問題已在最近一次的「智力體力工

作者聯合」之大會上大致的解決了。

意大利的職工運動與政治運動却密切相關。

僅有一

「工團派聯合」是例外，然而這一組織，於意國勞工運動上

絕無勢力。——最大的力量既是「勞動總同盟」及共產黨，

所以在意大利之工會與政黨的關係，不成問題。……法

國却非常奇怪，共產黨自己贊成「工會獨立論」，而工會方

面尤其甚。共產黨員可以一到工會便不聽黨中的指揮，

不守黨中的策畧，豈非極奇怪的現象。共產國際并不

要職工聯合會服從他，若是共產黨而說他要令工會服從，

他就是絕對不明白共產黨的策畧。然而共產黨的一黨

員總應當處處做共產主義者。現時法國共產主義運動

實在有病。且等他們去談「自治」，資產階級的進攻能教

他們覺悟過來。——那「班工團派」共產黨員「受實際生活

的教訓，始終要明白過來：——工人階級的勝利，不在「職

工運動獨立自治」之處，而在各種勞工運動的形式都能交

融為一，有一致的共產主義精神，有一致的共產主義意志

的地方。

總之，現時資產階級極端工人階級分裂，而亞摩斯德

丹派更怕統一的職工運動趨於革命，竭力主張排除革命

派及共產派。——然世界的趨勢，正因資本主義漸趨破產

，不得不取過激工人階級的政策，層層剝削，若是有統

一的職工會，雖然暫時還在改良派，而受此外敵的侵襲，

其中工人羣衆的反抗行動，不期然而期必趨於左派，趨於

階級戰爭，不能再停滯於「階級和平」之中，既然如此，則

工人階級的勝利，將因統一而富有成就的機會。亞摩斯

丹派處此左右為人難的地位，祇有主張分裂，以保存其

首領的地位，其實就是幫助資產階級，實行維持現狀。

共產派決不主張分裂，且當力持統一的要求，因為分裂能

使工人運動之力轉弱，倒退幾十年的程度。不但如此，

勞工運動若有此分裂現象的進步，工人的反抗力必大減

少，而企業家得以重新鞏固其統治權。我們應當節節買

行此統一政策，步步都要從極力統一聯合為宗旨，若有已

經分裂之處，應當極有系統的進行合併的辦法。當能化

此「左右開弓」的困難事業。——一方面要與陰謀分裂工會的

改良派集團，一方面又要與以主張分裂爲徹底的「左派」奮鬥。——左右派的分裂政策都是使工人運動轉弱。右派固然是奉行資產階級的意志，而左派以爲退出改良派的工會便是救濟工人運動的好方法，亦是謬見。共產黨決不應當主張革命派的工人退出改良派的工會，假使如此，我決不能在會內占有勢力，更不能使改良派工會與革命派工會合併統一，此處會非常常留意於「勞工統一戰線」之實行，黨派工會之間若是沒有協約決不抵禦資本之進攻，取得最小限度的勝利。共產黨應當解釋與工人說：各派工會協約之必要，共同防禦之必要，非此不能保障工資的增加，生活程度之增高。此處必能督促各派工會共同進行。

改良派之所以力行分裂政策，我們已說明其原因，——他們要分裂工人階級，令社會革命成不可能的事實；他們更因工人對於改良派政策的信仰心一天一天的墮落，急急於要避免工會內的批評，避免革命派在工會內的宣傳。

現時資本進攻愈甚，改良派的命運愈危，固然，當時資產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階級會慢慢對改良派讓步，然而不過因爲怕革命罷了。歐戰後，改良派做資本家與工人間的「中間人」，能使一大部分工人信他們的手段。普通的工人，不容易覺察此中隱秘的「社會的原因」，現在却可以明白了，人人都看得見改良主義的破產了！萬國聯盟國際勞動局，凡爾賽和約的一大篇「高恩高厚的宣言」原來都是開頭笑的。改良派所以不得不急於分裂世界的職工運動。

此等亞歷斯德丹的改良派極力要擺脫革命派的會員。於是工會中刪除共產黨員變成普遍的事實。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決不能容忍此等隔離共產黨員與工人羣衆的政策。而且此等政策各國有各國不同的形式，所以各國共產黨對付方法也要能相機而行。如德國之改良派工會中遇有工人選舉共產黨員來當工會職員之時，他們的老板（真正的改良派）就實行開革此等選舉人。捷克斯拉夫的總工會甚至於開革幼稚的工會，如化學工業的工會，木匠工會等。然而方法雖各異，却總有相似之點，我們可以決定一大致的公同的對付法。對付開除會員的方

法，其實可以章程爲根據。無論那一工會，章程上開除會員的規定，必在於會員有過失，決還沒有定上凡是共產黨都要開除的條文。可以利用此種合法的權利力爭。但是僅此必不足，必須每週一次開會，就到處宣傳鼓吹，在各種工人會場，工會代表會議上，努力攻擊工會辦事人的不法，引起羣衆的同情，揭破他們內幕的陰謀。祇有使這所「工會官僚」知道此等開革，可以惹起解年的攻擊，他們方才不敢胡作妄爲。再則，或有工會的地方機關中，選舉的結果，大多數數職員是共產黨員或是左派，總工會是不承認，再選又是如此，每每謂之以開除選舉人。選舉既是根據章程辦理的，開革及不承認的辦法，顯然是總會的「官僚」方面違法的行動。共產黨對付他的方法，就不限於僅僅抗議而已。此時地方機關儘可不顧從，——地方機關本沒有履行中央機關違法議案之職務。地方機關并可停止轉交會費於總會，——會員繳納於地方機關，但不轉總會承認此地方機關後，會費決不轉總會。至於「開除」的會員，儘可以召集會議，大家公開表示抗

議要求恢復會員資格。凡此一切當然各國有特別狀況，要相機應用，此等行動決不是共產黨傾向於分裂工會，而是力求已分裂者合併統一，未分裂者鞏固團結，真實實成工人階級自己利益的機關，階級鬥爭的機關。

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所確定的原則：「征收職工聯合會中之勢力」，而非破壞原有之工會；試幾年來實際的經驗，尤足以證明此原則之正確，唯其欲「征收職工聯合會中之勢力」所圖必須爭「職工運動之統一」，——因爲不統一則無以對資產階級行劇烈的鬥爭，無以使工人羣衆漸趨於革命。共產黨決不怕多數工人的蠢笨，守舊；改良派無論如何陰謀破壞，分裂工會，排斥革命的對抗派，都是枉然。共產主義生長於工人羣衆之間，於勞動界逐漸大成熟，自然發展，——有現實的社會制度及經濟結構逼促他起來。共產國際乃是「無黨派的歷史進程」之一，有意識的表現。所以共產黨決無主張革命派工人退出舊工會之表現。當初「左派」此種主張，在實際上已大上其當，——大上其資產階級的當。現時已很少這樣的傻子，然而英國的

國，這固或有些。其實這種策畧，是強以人力撥開那革命的動力使遠離羣衆，大有害於工人階級，大有害於共產主義。

其次，所謂「征服工會中之勢力」，有些共產黨以為是祇要運動到工會的小領袖，——各會的書記會長等，——就算了事。一旦發生事變，發生衝突，才知道工人羣衆并未到手。——大家還不了解主義。從此可以知道，僅僅運動到領袖，并不易「征服」到工會。可見必須變「共產主義的領袖」為「共產主義的意識」，極廣泛的共產主義教育的一層功夫，非用不可。——尤其要在工會內部建立「共產派的小組」。共產派自己先要有組織，再進而組織團結一切對抗派。「共產派的小組」在工會之內，是共產黨與職工會之連鎖。此間共產黨對千職工會的關係正確與否，全在乎牠對於這「小組」，以及「小組」對於工會中反對改良派首領之各級對抗派，有無具體行動的計畫。——這是組織方面，——必須有極堅固極團結的精神，非常之一致的紀律，然後能努力推廣此精神於全體會員。再則，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當初入手運動之際，宣傳方面往往太限於抽象的問題。應當以較具體的，較實際的問題，在日常鬥爭之中提高羣衆的階級意識；——非如此不能征服到工會。此外，共產黨在工會之中自當有相當的機關報紙，以為宣傳。——不但要討論總體的政治問題及國際問題，并且要及於地方的實際問題，如工資定率，勞工保險以及工會內的組織問題等，——這是宣傳方面，必須切近實際生活問題方能引入最終目的的概念。

凡此一切職工運動中之責任，既有實際具體的行動計畫，其最近目的乃在聯各國，職工運動使團結我們革命派的赤色職工國際。在共產國際第三次至第四次大會之間，有幾個共產黨中頗有一派人主張取消赤色職工國際，他們說：「既然要統一統一戰線」——統一職工運動，要不破壞工會，那就取消赤色職工國際」。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幸而已經打倒了。本來，若是說各職工會中之「共產系」各小會各工廠中之「共產組」，當然用不着在共產國際之外另立一新國際。可是赤色職工國際都要聯合各

國工運動中之一切左派！其中共產派亦有，工團派亦有，概然而言的革命派的工人亦有。凡是不願意「階級和平」而要「無國界」的都可加入。可見取消他，就是取消革命勢力擴張之機會。我們并不是要在原有工會中分派出這與革命派之後，才使他們來加入赤色職工國際；我們祇要各工會，或是鬆動的，或是一分部，總之，凡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各自在自已工會中力求此赤色職工國際之

黨綱政策就當地實行。并不是組織上的分裂，并不是破壞工會，而是思想上的征服此等工會。聯合之以革命的黨綱，革命的領導。

我敢信共產國際化職工運動中之一切困難，必能漸漸克服。勞工運動中之一切形式，——不論是政黨是工會，——都應聯合統一於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亦將開展於一切勞工組織之中。這一天已不遠了。

請看宣傳民主主義的

民國日報

每日三大張附刊一張覺悟——平民——婦女評論——

學校和團體訂閱，照定價還有折扣。

「附刊」每月祇裝訂成冊只售洋三角。

發行所上海望平街民國日報館

請看提倡新文化的

時事新報

▲學界消息詳見本報學燈欄▼

▲工商界消息詳見本報工商之友▼

發行所上海英界望平街

時事新報館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

陳獨秀譯

洛若夫斯基所論，僅為總結的原則，即有實際運動的方法，亦屬於歐美，而未及東方。世界職工運動，凡屬共產派的，尚有赤色職工國際總其成；上篇本祇是洛若夫斯基以赤色職工國際委員長之資格，對於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之報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間，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時，赤色職工國際同時亦開第二次大會於莫斯科，關於各國特別問題，多有討論，其內容本非洛若夫斯基報告所能包括淨盡——僅得知其總體的情況及大致的概念而已。茲

因中國處於半殖民地之地位，特取赤色職工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所議決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譯之，以見共產派對於職工運動中之「東方問題」的方針及其念。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

一、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是現代帝國主義制度所不可少的部分，若無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則帝國主義必不能存在：——

A. 殖民地常為其「宗主國」(metropolis)國家收入之直接源泉，——宗主國常以租稅制度，國家專賣制度吸取此等收入。

B.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利用殖民地土人之軍隊，以鞏固其在殖民地之統治權，甚至於以之鞏固殖民地以外的統治權。(如英國之在印度，波斯，法國之在非洲，德國)。

C. 殖民地是宗主國壟斷劣賤貨的工業品之大市場。

D. 殖民地是宗主國「餘食」之發洩地(如鐵路，商港，電站，電車，殖民銀行等)。

E. 殖民地是宗主國之工業原料及燃料之淵源；此層於今日尤關重要，——原料之爭奪，已成各國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之重要原因之一。

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受政治的及經濟的種種掠奪：——政治方面，則軍事權，立法權及行政權皆集中於少數大地主大資本派及「政府」人員之手；此等大地主大資本家，來自侵襲國者居多。經濟方面，則利用立法，行政，關卡，稅則以及其他方法妨礙殖民地之工業發展。不僅以此種方法妨礙殖民地之工業發展而已，即其已有之工業亦往往瀕於滅亡：——帝國主義實是故意設法令向日原有製造品及輸出品之殖民地，變成純粹的農業國，至如僅輸出原料品，摧銷其宗主國之製造品，（如印度）。且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欲任意剝削，必且對於殖民地之勞動羣衆，行其愚民政策；故不僅物質方面而已，即智識方面，亦見其掠奪行為。——斷絕殖民地社會上的文化上的發展。

三，殖民地既能助資產階級增加宗主國之富力，

因亦大有影響於宗主國內之勞動運動，殖民地之勞動報酬，恆遠不及其宗主國，況殖民地工業既不發達；手工業的技術，萬不能收宗主國所輸入之設備的工業品，因而日益破產，加以宗主國所行種種政策，令農民日見貧困，喪失其土地，故殖民地上常有過剩的勞動力。此等勞動者一般之生活程度既甚惡，工會組織又非常薄弱，因此不論何種條件無不受，但求得以自贖其勞動力，所得報酬幾至不能維持生活。於是資本家乃能取得「超越的利潤」遠過其在宗主國內所能得者，當宗主國工業隆盛之際，需求勞動力，尤其需要高等的熟練工人；資本家于是以其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所得之厚利，界分餘潤於宗主國內之高級工人。

於是造成所謂「勞工貴族」其地位雖高於工資微少的勞工羣衆，自然與之分隸。勞工階級中既分出此特權階級，宗主國內勞工運動之組織，常即因之而分裂破壞；此等「勞工貴族」，遂成帝國主義之機械。歐美高級工人之所以沉溺於改良主義者，其主因正在

於此。改組派欲藉此種國家內之高級工人，決非偶然無因而至；正緣殖民地之剝削而來之厚利，於其剝削經濟生活中殊占重要地位也。（如英國，美國，

荷蘭，日本及戰前之德國）。至于白種工人之在殖民地上者，道德亦其墮落；因其工資與本地工人不同，生活程度亦異，兩者每每互相仇視，互相競爭；本地工人罷工時，白種工人從而破壞，反助資本家；在高麗之日本工人亦然。

■、至歐戰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經濟政治地位大有變更。戰期中列強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輸入減少；列強對於殖民地反有軍事上財政上之依賴；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競爭異常劇烈；凡此一切皆令殖民地主及半殖民地之資本家取得自由發展之機會，漸離各宗主國之帝國主義者之蔭庇；於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印度，埃及，中國）發現急遽的工業化，因此殖民地上歐美式的企業中發生許多工業的無產階級，羣衆咸集中於工業都市。此新生的無產階級，即時湧出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

廣大連的動，彌漫東方全部。

五、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幼稚的勞工運動頗有特點：——

A. 已組織的工人人數雖多，然在無產階級全體比例上，究屬少數。

B. 最近發生者亦有較鞏固之工會組織，然多有僅因罷工而生之工會，隨罷工風潮之息靜而滅者。

C. 工會組織又常帶有「行會性質」，「團體主義」，

「業界主義」，「地方主義」（如中國）除罷工之時外，少能表現階級的意識。

D. 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遍於東方各國，因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幼稚的勞工運動每每為資產階級及其領袖之勢力所支配；資產階級因此運動之有利於已，故欲利用此羣衆；其至於工會之背傾往往為資產階級的「社會事業家」，且有資本家者。

此等特點，乃因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業，在其封建的宗法的制度之下，又當高利商業資本流通之所

，急遽發展所致，——雖各地有種種形式上的不同，而實為一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會所開具的性質。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同受帝國主義之束縛，因而有民族運動；本地之資產階級運動能利用人類觀念民族觀念，門第觀念以及種種傳說迷信，——凡資產民式的無情覺的無產階級羣衆所不能詳辨者，皆足為鼓動之助。資產階級往往假名獨立解放運動，以圖誘惑勞苦羣衆之階級的社會運動，令成為簡單的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雖然，資產階級即於其所開「民族運動」，亦未必忠實耳。

六、故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職工運動問題，應有下列的策略：

A 根據階級鬥爭的原理組織依產業而聯合的工會，當完全脫離資產階級之勢力，務以保護無產階級之階級的利益為目的；欲達此目的，在大多數國家尚須力爭工會立法及集會結社之自由權。

B 當實行有系統的不折不撓繼續不斷的奮鬥，

以求殖民地本地工人與來自宗主國之白種工人，勞動條件相等，（工資，工時及一般待遇）。

C 同時，當竭力消滅殖民地本地工人與白種工人間之民族的仇視心；此種仇視心實有利於資本家，為阻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勞工運動發展之主要原因。新生的殖民地資本家，本其樂於煽動增長此種仇視心，其利用之也，有兩種目的：一，令勞動階級內部分裂，二，號召大多數羣衆以從事於資產階級式的民族獨立運動。

D 然仍必努力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此種運動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自然必有民族解放運動之性質。帝國主義既以吸所厚利於殖民地為共同目標，則殖民及半殖民地之工人階級必先破壞帝國主義之統治，方能得較優之勞動條件。故參加一般民族運動時，勞工運動當能於此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上，取得最先進的完全獨立地位。同時即可根據大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如中國之國民黨，印度之甘地派

，荷蘭南洋羣島之同歡社，土耳其之「平民黨」等）之虛偽的同情態度，指明其輕視農民問題；吾人正應努力於農民羣衆革命的鬥爭中，取得指導者之地位，——若無農民革命，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民族解放，必不可能也。

E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職工運動尤有特別責任，即（農場工人）之極大的羣衆組織，——農民乃東方諸國如高麗，波斯，土耳其）人民中之最大部份；至于手藝師徒，亦須令其組織家長式的「行業制度」，加入無產階級之鬥爭。

七，凡此一切問題，不僅在殖民地上非常重要，即在全世界勞工運動中亦復如是！赤色職工國際必當扶助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幼稚的職工運動：——

A 凡革命的職工聯合會，有殖民地的各國之職工聯合會中少數的革命派，——已加入赤色職工國際者

——當設特設機關，與其殖民地之職工運動相連絡。日本帝國與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高麗，中國，遼東）相接近，於此工作中尤有責任。太平洋一切問題之解決，將由此兩國勞工運動發展之程度而定。

B 組織各國及各殖民地實際境況，定具體行動的計畫；赤色的職工國際應決議於下次世界大會時，同時召集一全球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革命職工會會議，即日着手籌備。

C 於此殖民地職工會議之前，為建立東方與西方之間及東方諸國之革命職工運動中更密切的關係起見，必須先在各重要港口設立「港口辦事處」。港口之選定及設立「港口辦事處」之切實辦法，由此次運輸工人特別會議討論之，赤色職工國際亦當特派代表參加。

世界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華爾嘉(Valéry)之說

亦農編譯

世界革命之中，無產階級處於指導的地位，正因為他的社會關係令他不得不以領導革命為使命。至於農民階級，亦是經濟生活中之重要動力。然而於革命的鬥爭中，農民問題，却自成其為一種，有特異困難之處。最困難之點，實在於各級農民之階級地位，極不固定。工業之中的階級分化比較起來，分明得多，確定得多。誰是工人，誰是手工業者，誰是工廠主，一看就知道。工業中，自工人而變成工廠主，自工廠主而變成工人，非常之困難，的是少有的事。固然，在資本主義退化時代之中，我們亦可以看見，工業的工人同時經營小商業，投機事業等，或在家中仍製造手工業品，然總觀起來，階級的分別，始終明顯。

至於農業之中，却大不然。其間有許多階段，種種

的過渡階級：——從真正的絕無私產絕無田地的農業無產階級，至田租極少的半農民，以至於小農，中農，富農。

我們可以時常看見此等階級間之往來過渡。此而農民

所屬的階級，極不固定。譬如因田地之改良，小農可以變成僱用長工的主人翁，同時又可以內外圍的環境而退轉，竟使他不得不自賣勞動力。可見農業之中不但沒有階級的分化，即使有，亦是極臨時的性質。

不但如此，工業與農業之間，還有數量上的差異，——即此等中間階級的力量。在城市之中，共產主義的宣傳，大抵可以不十分注重小資產階級，小手工業，小商人等。——因為無產階級在城市之中，數量甚多。至於農業中，則真正的農業無產階級，為數每每極少，而小農中農却占居民中之大多數。因此，在鄉村之中，此等階

級，應當比在城市之中，格外的多注意。

農業中階級地位之不穩定，確有經濟上的原因。本來農業中之「生產手段」，以田地為最主要，——却很容易分割，而且不甚影響於生產量。工業的工人，決不能想為分割鐵路，電站或機器製造廠等。假使如此，農業無產階級，而且就是而後毀滅此一產業。農業之中却不然，儘可以分割田地，而同時不減少收穫的數量。若一小農民有教育，他們自己的田地可以不受絲毫影響。田地可以隨便轉賣收買，可以任意荒蕪，——或因遺產而繼承相授，或因分割過其。農業的根本，既可隨便分割，則立於此根本之上的生產者，——農民的階級地位當然常在動蕩不定。

再進，則有更固的一種環境。——各國各區的農業狀況非常之不同。工業無產階級的問題，雖也各國有相異的情況，始終還大致相似，農業之中却有非常之大之多的差異。舉例而說：第一種形式，殖民地之受剝削的農民，如埃及如印度。——農民受以嚴密的剝削，強迫工作，此等盜匪又與封建式的地主有密切關係，以及一切大

王將，英帝國主義的「導線」，此種地方，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是受壓迫的農民反對地主之社會的鬥爭。並且民族的解放運動亦就是農民反對一切「社會的剝削」之解放運動。

第二種形式，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徹底推翻封建制度的遺跡還顯顯著的地方。就是德國尚且有此封建制度遺跡的氣味；愈往東愈甚，——波蘭、巴爾幹半島，路美尼亞、小亞細亞，愈是封建制度式的農業愈多。

第三種形式，譬如英國，純粹資本主義的農業，——農業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全體生產制度中之一部分。英國的「移民地」，如加拿大，澳洲，甚至於英國本土的一部分，亦是如此情形。此處剝削與受剝削者之間之關係，與工業之中相類似。

再則，我以為若加以中國的農業結構，可以說是第四種。中國的農業經濟，總括而論，可以說是純粹小生產階級的。雖有少數的大農、大地主，或中等地主，他們的佃戶及雇工，事實上或者等於農奴制度，然社會的生產

關係法律關係上，始終已經不見明顯的封建制度，與其說，中國農業上有封建制度遺跡，不如說是有宗法社會的遺跡。可是，還當注意：一。中國政治上既在邁向封建制度，農業上就有「現代式的農奴制度」發生之危險，——也許有「暴發戶」，承勞動農民被敵之時，握持中國向來「以農業品棉絲茶等」占經濟生活最大部分」之權機，——此土地漸漸集中，初或無影響，久則必視各種權力任意使用平民之勞動力，以為少數「住在城裏」的地主榨厚利。二，

中國邊境空地，因自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將由帝國主義者直接變之為大農制度的農場；——生產力或由此而增高，而平民汗血都入世界資本家的手裏。華爾基所集材料較不準確；遠東方面的中國，以我個人的意見為之補充，約略可說是如此，——然而中國無確切的統計可憑，也不敢自信。況且，所謂某種形式，不過是論其大概，若是細分析起來，尤其要發見運動中之困難而又困難的問題。譬如歐之凡爾賽條約後所新建的南斯拉夫國。其中新附區域，有純粹的封建式農業，——此處的農場勞作者與以前的土

耳其地主之間的關係，還總是封建式的；而時的塞爾維亞，却是純粹資產階級式的農業國；至於從南匈牙利及羅馬尼亞所割過來的一部份，更有極發達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極大的農場，新式的機械構造。一國之中，顯然有三種相異的形式。實際運動之中，農民問題的要求，在塞爾維亞的與在南匈牙利的不同，在南匈牙利的又與土耳其境不同，如今合而為一，就非有相當的口說，分別而複合之不可。

其次，還有一項各國容易有互相差異之點，就是土地缺少問題。譬如在波蘭及匈牙利，其至於德意志意大利之一部份，土地問題是農民最感切身利益的。至於美國及英國之殖民地等，却不成問題，因為那些地方土地足夠。法國呢，這一問題也不十分重要。——為法國人口之增加非常之慢，戰死的人約有一百五十萬，所以現在法國農民不覺得土地缺少。布加利亞則雖覺土地缺少，而沒有大地主可以分割。所以土地問題亦不覺十分緊迫。可見中亞與之點正多着呢。

貧農的階級地位，既不明顯，又善變動，——這是他的特點。

於是他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因此而亦善變。有時他們自覺與無產階級相接近，有時，經濟稍寬裕，又漸接近富農。因歐戰之故，尤其可以明見農民階級之善變性。簡言之，歐戰時期農業工業之別，城鄉之間的物質上的分配，却是農村經濟受利益。因此歐戰前有許多農民自覺近於無產階級，歐戰後他們的社會地位增高，而漸接近富農。可以說，歐戰前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欲得大多數農民之同情，因歐戰後則難矣，然而歐戰却使對於農民加以更明顯的階級分化。歐戰時食品價格之增高，比其他貨物較速。所以凡有餘糧的農民，都發了財。至於窮苦的農民，亦更窮苦，不得不自賣勞力求生，此中階級分化突進一步，不過沒有工業那樣急遽罷了。

最近兩年，又起了一種變化，農民生活狀況，却再見惡化。譬如美國及阿根廷，工業品大貴，農民已經沒有高價出售食品，販賣工業品之可能。此種最新起的變化

世界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從農民債務日重。

綜觀以上所論，可見鄉村中資產階級的各種份子，他們的階級性都非常之不穩定；——即此便可恍然於凡有農業的無產階級之處，祇有此農業無產階級能為革命運動之最主要的動力。此等絕無田地真正的農村無產者，自是共產主義政黨之聯盟者，無論在何等環境之中，他們不能堅決奮鬥絕不轉瞬。共產黨之於農業的無產階級，——農場工人，——當然有非常之明確的運動方法，應當根據於他們日常現實生活中之要求，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勞工立法等等。不但應當竭力贊助他們此種奮鬥，而且要聯合統一他們的運動，令與工業無產階級相連絡，努力指導他們；如此，方能證明共產黨確為無產階級的政黨於此等農場工人之前。

其次，便是，「半無產階級」中之運動方法；此處却自「左」自「右」都有發生危險之可能。向右的危險，就在於「半農民」，資產階級的小農衆多的國家內；——此處共產黨之農民問題上的要求，往往容易與一種「純粹農民主義」的

極端相混。譬如此等國家內農民階級上的要求者偏於小農的利益，一要求政府穩定農產品之最大限度價格之圖，一則一方面可以有損於城市工人消費者之利益，別方面又有害於最窮苦的鄉村貧民，向左的危險則又是：一是有共產主義者，混淆於學究式的理論，以為祇有工業的及農產的無產階級應以革命的積極份子，貧農小農却不能。這亦是錯誤的概念。差不多除英國外，其他歐洲各國，若如等小農階級之助，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假使鄉村間的資產階級，富農、中農、小農絕對的反抗，則無產階級獨裁制必不能鞏固。所以，怕近農民及對於大多數農民革命化之可能性，取過分的懷疑態度，一亦是錯誤。正確地說農業無產階級相同。總之，一最嚴密住的最有戰鬥力的，自然是農業無產階級。然而在革命運動增進的時機，凡一切鄉村中之勞動小農和富農結合。

其後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議決之農民運動綱要中，指出農民階級受資本界束縛之種種形式：一田地典押，重利盤剝；投機壟斷，賤值收買農產品而高價出售之於城市；

細言之，則農民階級受「工業資本」之束縛，在於專利制而工業家得故意提高工業品之價格，受「交通資本」之束縛，如在美國，鐵路企業家力圖操縱農產品之運輸，承運者每每得貨價百分之五十。至於農民階級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法律的地位，其困難，國家之租稅政策，徵兵制度，戰爭時之徵調，無一不與貧農階級利益相矛盾。

共產黨之現實運動，正應以此助此等農民階級所應當提出來的一切要求。可以舉例說明。關於生產品之價格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單說，農民應得特定農產品的高價。然而，却可以說：一資本家不應貪得厚利，當農價出售肥料、機器等類生產手段於農民，農民方能獲得其農產品，至於工業品，亦為農民之所需，更應當以最大限度之價值，不得任意操縱。此等問題中最重要者，自是土地問題。土地缺少，是以引起農民革命運動的最積極的動力。所以這一問題，非常明確：共產黨是否幫助缺少土地的農民爭求擴張田畝？幫助還是反對？這一問題非常之緊迫，共產黨不能不答覆，一當然是贊助的。

共產黨的電報應當如此：「無論何種階級的那一種農地改良政策，都應當有共產黨提出的新要求與之對抗，務在努力推廣農民問題的要求，引導農民行向革命。」

用地缺少的農民，如租佃的佃戶，迫不得已要付出一部分收穫，——所以他們一定極願租價跌低，共產黨當然不反對此種要求。然而共產黨可以說，「僅僅跌低田租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祇有沒收租主的田地，和革命的手段，方能解決此等問題。」缺少田地的農民願意買地，想國家特定幾位購買，共產黨就贊助此種要求，進而為之要求無價的頒發；貧農雖有地而不能耕種，又應當由國家供給農具。祇有如此的運動，才能結合此等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引之行內革命，與城市無產階級共同攜手，積極奮鬥。

資產階級的政府，若是有見此等運動漸帶革命性質，却也會預防，——先分田地與農民階級之首領，因此緩和革命。譬如俄國邊境各國，芬蘭，羅德維亞，埃史篤尼亞，路美尼亞等。（波蘭政府已經允許分地，却還沒有

實行）。英國經濟學家報（Economist）的通信記者說：

「路美尼亞的改良政策之實行，實起於政府之恐怖心，而不是經濟行政上的計畫。——這是統治所嚴防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代價」。

這是當然的現象，或者可以問：「既然此等運動，在相當的時間，能變成反革命，何必加以贊助呢？」誠然不錯！然而共產黨在此種形勢之下，不得不進行；雖明知富農等稍有滿意便立刻讓步，令農民革命運動轉弱，然必須努力。理想上的革命過程本來應當是：——缺少田地的農民與城市的無產階級雙方並進，直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同時農民階級沒收田地。其時鄉村平民取得田地於無產階級獨裁制之手，有如俄國，——比處分給田地者已非資產階級，而是剛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然而無產階級的對面，還有資產階級在，他或者能捷足先登，進行分此政策。所以理想上的革命過程，未必實現，可是，決不能因此而無產階級的政黨就不與農民階級相結合，我們即使在資產階級已行農地改良政策之後，亦正可以

立刻利用其資產階級式的改良政策之缺點。資產階級式的改良政策，決不能有益於真正無地的農業無產者，因為他必須行收納官價而後領發的辦法，或是有配田價作為借款。再則，資產階級所頒發田地，更不能到與絕無生產手段絕無家畜農具等的農民之手，即使資產階級因「畏大亂」而想實行較激進的政策，始終有「私有制度」為之障礙。譬如南斯拉夫在舊時的匈牙利南部，分給田地于絕無所有的退伍兵士，然而兵士仍以所得田地出租，——而於農地制度上，可謂絕無效果。此等資產階級之農場改良政策，缺點非常之多呢，其結果：——可以造成一人數較多富農階級，與資本主義生息相關；同時富農與貧農之間利益之矛盾，却亦因此而更急烈。——貧農或不能得地，或雖得地而身負重債，永為資本家銀行之牛馬，到頭來始終是赤貧。因此，共產派的農民問題綱要，就要求土地收稅，所有，收稅一切農業的生產手段，無償領發田地，且附加農具，——使盡絕無田地的農民，以及缺少田地的農民。此外更命令中農不知反對，令其對於革命守中之

態度，——所以共產派又特注重，提出要求：——**無產階級革命必當取消農田地租制度，租田制度，——現在租田的佃戶，應當完全享用所耕田畝，不付任何地價。**於此可見，資產階級的農場改良政策與無產階級的農場革命政策，絕不相同。凡此都是世界革命中解決農民問題之要求。

農民運動中之組織問題，則凡有農場的無產階級之處，必當組織農場的職工聯合會；既有此等聯合會，則當於其中組織共產黨的「小組」力求指導其一切運動。此等聯合會之組織方法，如本為依職業而組織的，更當漸求改為依產業而組織的，——凡經常在農場做工的工人：鐵匠，銅匠，木匠，鋸匠，大農場中之司機生等，都歸屬於統一的工會。再則，若有黃色的農場職工聯合會，「法蘭派」的職工聯合會，以及其他一切工會，不論於革命而非革命的，農村中之共產黨均應當加入，竭力設法於其中——或共產黨的「小組」，方能就其內部聯絡此等工會不能滿足農場工人之要求，更於事實上證明此等工會並不與農場主人奮鬥。其次，共產派亦當加入於各種小資產階

級的組織，小農的組織，農村協作社等，同樣設立自己的「小組」於其中，以求指導此等團體，令參加共產黨的各種運動。凡在貧農的一切運動之中，共產黨都要力求取得領袖地位，盡其指導之天責。

凡此，都是世界革命中農民運動之組織方法。

無產階級與貧農階級，當能互助，方可得社會革命之勝利。這并不是烏托邦。如前例五金工人罷工時，假得貧農階級之助，當時農村之中募捐罷工接援的費用，居然得到不少食糧。缺少田地的窮苦農民中，若有運動，城市的無產階級亦必樂與以援助。這兩種運動差不多至

今互相獨立無關的，非力求其聯合不可。若已有「工廠委員會」之組織於城市工人之中，則兩者之聯合，更可將手於組織大農場中之職工蘇維埃及貧農蘇維埃。——如此則小農亦能得市鎮中「工廠委員會」的援助；雙方同進以促進革命運動。運動方法非常之多，此處不過舉數例，這當各就時地不同之環境中，相繼改變。總之，共產黨不但在黨綱上，并且須在實際運動上，表現其能真正代表一切貧苦的大多數勞動平民之利益。首在於結合統一城市無產階級，農場工人，缺少田地農民之革命運動，而引之行向世界的社會革命。

平報

是

他的宗旨

嶺東新文化的總匯，

改造社會，啟導平民。

社址：汕頭，萬安橫街，第六號。

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

社會改造的偉業不能沒有精神上的文化能力來担負。

況且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文化運動，是最先進最普遍的文化運動。文化運動必定要擴張運動羣衆之政治智識及

政治覺悟，使農工平民了解其所處之社會地位，自覺其政治能力，方纔能行向社會改造，恢復人類文化之天寶。

唯其如此，文化運動方能實際增加社會運動之動力；社會運動亦必有此，方能成其爲文化的社會運動。共產主義派的社會運動及文化運動所以永不能相離，亦永不能不注意

於「政治教育」，「宣傳方法」的研究；學理深入的討論，其重要不在實際運動之下。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曾討論及此一問題。茲取當時之教育

■委員德國代表項萊（Thelen）及俄國代表克魯捷斯諾（Krutshner）兩夫人之演說，譯述如下，以見共產主義之

文化運動的意義。

奚道女士誌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項萊之演說

同志們，此次之教育問題委員會一致主張以爲大會中所討論的教育問題，不是共產主義的教育政策全部之計畫，而僅限於共產黨內所執行的教育問題——共產黨中職員與黨員之政治教育問題，及共產黨中職員與黨員之行政政治教育於黨外羣衆之問題。

共產黨之政策比之于資產階級和改良派之政策，非但宗旨不同，並且事實上亦有異點，因爲共產黨之政策是根據于科學的，而且由於細心分析歷史環境及明白知道資本制度內的社會勢力而定的，這種政策之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從這樣看來，一切共

產黨之政策，必以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為根據，方能做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領袖，以及一切受壓制的民衆之引導者。

爲這層緣故，共產黨應當給他黨員和職員以一種精細的學理上的訓練，這是很要緊的。

共產黨中需要政治教育，還有一層緣故在裏邊，就因爲一切共產黨均在幼稚時代；非但機關成立未久，而且黨員之多數在政治上的經驗又很少。現在許多共產黨員，仍受小資產階級及改良派的觀點與理想之遺害。我現在鬥爭的戰陣，異常複雜，幼稚的共產黨，當然發展很快，始終覺着應接不暇，艱難萬狀。譬如現時「統一戰線」的策畧、（見本期第二編，）尤其要共產黨中一般的黨員都能敏捷適應，徹底思考，且須有一致不變的宗旨，——此種需要，不僅限於一黨中少數的指導者。因此各國共產黨中之共產教育必須從黨員中進行起來，切不可祇施於少數職員。蓋共產黨不像改良派，其重要事務不是少數領袖所執行，而是全體黨員所參與的，共產黨員決非僅享有選舉權利，開會時到會，領有黨証而已，更非自從時

進來，討論時向圖投票而已；共產黨員一定要擔任黨中職務的。因爲必須服務，每個共產黨員就至少須有一點最小限度的政治智識和「馬克斯」主義的教育，再則須具備組織、演說與辯論之才能，學習公共會議之習慣法等，如此，方能組織各種機關內之共產黨「小組」（Cell），讓會中工會中之共產「系」（faction）

共產教育與改良派教育大不相同。改良派使工人相信，以爲在資本制度之內，雖然無產階級所受剝削貧困不堪，始終在智識及道德方面還可以與資產階級平衡，似乎資本制度之下，所謂全人類平等自由的幻想，至少在精神方面可以實現，——以此而令工人不注意於階級鬥爭。再則改良派教育偏向於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或有工人藉一己之熱心，常聽通俗科學演講，及受某種科目之特別訓練，而後乃超越階級，這樣就是利用團體中之費用而使他的地位較優，共產教育簡直與此相反，他的宗旨是在訓練成一羣革命戰士，訓育各個工人之階級的共同責任心，使黨中之戰鬥力，鼓動力與組織力發展增高。從這樣看來

，改良派教育之結果是使工人相信於資產階級的理想，而共產派教育的宗旨却是使工人超越資產階級思想的「輪迴」。

○共產派教育使工人明白一切理想均依賴於經濟與社會之基礎常屈於經濟與社會現狀之下，欲得精神上之自由是不可能的。總之，改良派之教育僅與工人以現成的結論，況且還是用的很壞的普及方法；感受以狹窄常而未必可靠的資產階級的科學與藝術智識；人家的發榮利祿，反當他是齊聚肥肉。反之，共產派教育使無產階級知道資產階級的科學及全部教育制度均有階級性質，而決與資產階級的科學，藝術，道德，宗教宜戰。指明資產階級的趨勢，不但在社會科學與政治中有，而且在不關社會與政治之科學中及純粹抽象的問題中亦有。如此批評資產階級的科學，藝術，道德，宗教，即所以建立共產派教育的基礎，以備創造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及平民生活之新模範。

祇有批評資產階級的科學藝術，——祇有為無產階級革命而批評，為無產階級鬥爭之偉業而批評，方能創造無產階級的新文化，否則所謂「新文化」都是幻想而已。

現在無產階級貧困，非但缺少物質的產業，并且也缺少精神的產業，因為精神方面不能有遺傳的「寶藏」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之重要異點。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他們自己的有智慧者，當革命運動之際，便能將藝術與科學方面大放光明出來。他們所以能够做到這地步，因為在革命之前，資產階級之衣食是充足的；況在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之前，他們已享有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生產手段」。無產階級卻大不然。無產階級僅在取得政權之後，方能完全享有精神物質兩方面的「生產手段」。雖然，最早的無產階級的文化成績，以歷史的觀點而論，却在幼穉時代，即能於鬥爭的過程中，鍛鍊出唯物史觀的利器，——督促馬克思與恩格斯二人建此偉大的馬克思主義。

共產派教育之進行，既為專供奮鬥之用，必須劃有界限。設有一個經濟竭蹶之黨，又要做重大的政治奮鬥，他所施的教育，決不能普及各種科學智識方面，而祇能專限於有關於該黨之科學。其他各派各種科學，固然與好，然而暫時並非直接有關於其運動的。相當的教育

範圍限於擇幾種而接有關於奮鬥之科目，例如命運之歷史，馬克斯經濟社會學之要綱，及共產國際之原則及政策，必須對黨員；若在民衆尚未受宗教影響深的地方，更當進一步，教導他們了解自然科學及宗教之來源。若在無產階級眾多不識字的地方，應注意初等教育，更命令黨員必須受初等教育，這樣方能使他們做宣傳者，鼓吹者，及報告者，假使不授初等教育，他們就不能進行政治與革命的職務了。

試從這一層看來，可見共產黨教育問題，首在于爲黨中增進鼓吹力與戰力的方法。

共產黨一方面施行這樣的普通教育於大衆黨員中，若欲完全其職務，對於職員之特別教育，亦當同時進行，因其所處在職工聯合會，各種協作社，各種租戶聯合會，以及婦女與青年中都有舉職執行，再則在國會及地方自治會等中亦有要做的事情，所以共產黨之職員必須具有各種特別知識以備執行各種事務。擔任這類職務，沒有特別訓練是不行的。因爲一個人單有普通知識，不夠辦專門事

業。共產黨倘若沒有對黨內有系統而相繼的教育事業，往往有危險發現，黨員因無智識而不得不依賴其領袖，更因缺少必需的民主主義的自覺性與精神，而不能贊和批評其領袖，一和改良派一樣。如此勢必致於爲虎而蛇尾的領袖所愚弄。但黨員之普通教育及職員之特別教育，兩種猶不足以盡共產黨的教育。共產黨教育一定應當發展到黨外羣衆之間及與共產黨同情之人，尤當普及於良民之工人，以至於漠視政治的普通民衆之間。

共產黨不應當祇有普通宣傳的鼓動，必須有馬克思學說之根底，而同時必令羣衆明白了解，應用極淺顯的說理方法。有一大哲學家曾經說過，天下最精之藝術，莫若用極簡單之語言以說極深奧之事。大多數共產黨之鼓吹者都要同情于這句格言。這本來是極難的事：要用十分簡單的普通語言以發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及其政治情勢的研究，又要留心黨外的漠視政治的羣衆之偏見及成見。應當從極普通的日常生活與利益上說到深切的偉大的目的，也確是一件最爲困難的事情。所以共產黨必須時常

開辦宣傳，鼓吹之新法，以感動民衆而引起他們的興趣，我們應當知道，資產階級素來利用圖書，幻燈，及教堂中各種佈置以鼓惑民衆；所以最好也要利用電影，幻燈，藝術宴會及戲劇表演等，于共產黨中爲政治宣傳等之工具，共產黨對於這一類運動向來沒有注意。但現在我們應當循序而實行之，吾們又必須與黨外贊成共產主義的平民教育機關交通，這樣的平民教育機關差不多各國都有的例如德國有「無產階級自由思想」之組織(Peisaner Freie Idee)，在別個國家這種運動有時做「無產文化」的(Prollet)英國則稱之爲「平民聯盟」(Peas League)這樣的組織內的共產主義者大半已有活動，然而他們所動不受共產黨指導的。要知道，一兩個人在這種平民教育機關裏單獨的活動，與受共產黨之指導而爲協作的活動，這兩方面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有幾個國中設立許多補習學校，有市立的有國立的，如「平民大學」之類。有時這種學校亦協助共產黨革命事業之進行，這裏面少許的學生，多數是工人；倘共產黨不

伸展勢力到這些工人渴求學問的地方去，那就放棄他的重要職任了，所以共產黨應當竭力在這種學校裏獲得指揮權，而後可以確定他們的功績。共產黨應當保有勢力於這種教育機關內，或有時可與手於地方自治公會等。那麼可以引 其得的工作與學生反對資產階級的教授與講師。這種學校裏的教授法當採取自由討論的辦法，這樣可使優秀分子參與討論而引起其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持對抗派(Opposition)的態度。

當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其教育問題自然又可以有另一形式，而範圍亦要擴大了，到那個時候，共產教育問題，已非專爲教育一黨黨員，職員，組織者和宣傳者等等，那時，已不能以黨內交換政治智識自足。無產階級組織制既已得勝之國，共產黨之職任已決不止此：必須在各工廠，各國文化機關，各學校，各大學之中都有共產主義的精神，全國文化生活都受共產主義之指導。

共產黨教育與資產階級改良的教育，於教授法方面，亦有不同。現在資產階級所辦的「平民大學」中之普通

教授法，仍舊不過使學生領受現成的學問罷了，學生僅用應記的方法迎受，絕對是消極的，這樣的教授法完全不合於共產教育，因為我們的主意，第一要與學生以科學的方法，把克思主義的方法使學生能自動的分析實際的歷史情景及經濟政治狀況。這個方法，預備學生能夠對改良派及資產階級政治家辯論，又能夠在工廠中工會中自己解決一切問題，擬議一切提案，提倡一切行動。

共產教育中，應當棄除無味的講義式，而代以師生間集合的思想；就是利用自由討論方法以交換意見，不是授不消化的學問于學生，——令消極的接受，一邊而為積極的自發。

執行共產教育應當常以經驗校正之，這種經驗，是共產黨在平日之奮鬥與宣傳中所得來的，所以共產教育應當與平日黨中之宣傳和奮鬥有密切之關係，雖共產黨之教育動作與政治動作無並行之情形，但是前者常附屬於後者的，因此組織方面須注意一點，共產黨執行教育事務之負責同志，不應當是一羣不著名的文人與美術家等等，以致講

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

不關革命之文化，但是必須是黨中最優等的政務上的指導者與奮鬥者，這樣是使全部教育事務附屬於黨中之政治奮鬥裏邊，至於教育政策必須與政治經驗相關連之理，在某幾種情形中即可顯明出，當其共產黨什麼緊急的時候，必須召集黨員出而盡全力以奮鬥，在黨國之中，重要的運動在於街市與工廠之間，此等時期的理論上的事務，當然暫退至第二等次要地位，當平靜時，再從事於理論方面，以分析過去之經驗而從物負之中抽出新教訓來，從這些新教訓為一種新知識和新勢力之根源，以備將來奮鬥之用。

總括起來，今日共產黨對於教育事業所當行的事情至少如下：(一)黨中央設立教育機關以教導全體黨員；及特訓黨員，與一切政治宣傳以克思主義的及科學的解釋，而附以真正通俗的宣傳法和幻燈，音樂，戲劇等機械方法。

即使最弱的共產黨，必能做這些事項，以訓練一羣辦理黨務的人出來，這羣人使用克思主義以訓練其餘黨員，其實教導一切黨員，候補黨員，及與共產主義表同情之

人，亦不必一定有十分深奧的科學教授法，凡一富有經驗的同志儘能對於缺少政治智識的新黨員授以一切必須有的學問。在某種情形內，甚至必須教訓黨內黨員，怎樣樣要讀共產黨報紙，及報裏面對於工人之宣傳文字怎樣的要實際應用。

共產黨不可缺少教員在黨內編行動發刊教科書等，這件事發刊的事情，必須也是中央主持而用共產黨全體之聯合力以執行的。

共產黨中整理教育事務之文所阻，須與黨中之出版發行股連絡，這樣可以促進發刊對於教育事業特別重要之書籍，圖書館亦不可少，因為工人日益貧乏，不能各自備重要之書，或竟無錢買得重要的馬克思學說出版品，所以共產黨的地方機關，應當設法補救還沒有得着的工人，必需行方法就是拿共產黨的著作品放在工會的圖書館及公共的圖書館中，這樣既可節省經費而仍能宣傳重要的政治智識於黨員及工人之中，共產黨之中央出版部也應當找來合的藝術家與著作家幫助宣傳共產主義，要知道這和業

術家與著作家各自單獨行動，雖有宣傳而無綜合的計畫其結果沒有什麼效力會於一處而合作的好。

共產黨之教育事業也應當包括少年工人及兒童之教育事業在其中，如共產主義少年團體獨自施行教育，共產黨非但應幫助他們經費，又應當供給教師及書籍等，每個共產黨青年當有許人，切共產黨教育機關權利，共產黨又應當注意平民兒童之革命教育，這種教育已由各地共產黨童子會的組織着手進行。

此次教育問題委員會是建議於大會：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特設一部，組織，指導，及監督各黨之共產教育事業，以便共產教育機關成爲國際的組織，並在莫斯科設立一社會主義學院，該地應執行委員會所在之處，各國共產黨根據之處，最易研究國際內總運動，許多詳細的情形容易再說，但我們決定各國必須進多少具有初步學識的同志，到這裏來受完備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因為西方各共產黨，除俄羅斯共產黨以外，所以受困的原因，是由多數黨員缺少切實的馬克思主義學識之緣故，成了一個

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校，就能滿足這種需要了。

固然，以上所說的計畫，——依集中制度為原則而組織，作極有系統的文化運動，——在各國應用起來，必各有不同，不能一致。因為有的黨已公開，有的却還在秘密團體之中；再則，大的黨經濟必較寬裕，小的黨思想還沒有穩定。所以此一有系統的文化運動，——學理的研究，假使能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員總指導之責，必定能大增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之戰鬥力。

(二) 克魯賓斯基女士之演說

同志們，我要在項萊同志所說之外再加幾句，我們俄羅斯共產黨，于鼓吹與宣傳方面素有很多經驗，吾黨中之特色，就是每個黨員必須活動，這是由於黨中之情形使然，蓋共產黨從來算為一種不法組織，入黨的人就要冒大危險，第一件危險就是要被捕，黨中無利益給黨員而能使黨員盡大責任，所以祇有積極的份子方來入黨。然於理論上，此一問題早已十分明白。二十年前列甫同志所著的『怎麼黨』(„What must be Done“)一書中慎重說，每個黨

員必須擔任黨中職務。一九〇三年共產黨第二次大會討論黨員資格問題，建議布爾塞維克(Bolsheviks)與孟塞維克(Mensheviks)兩派分裂之原。列甫之書，以為每個黨員非但必須贊成黨中的黨綱，而且必須在黨中某一機關服務。反之，馬爾托夫(Martov)之提議，以為每個黨員僅當承認黨中之黨綱，待受其指導而服務，兩派意見之分歧，初看似似乎微小。當時有許多黨員確以為這個爭論中包含着其微，而并非利害的背景，但從共產黨以後之歷史證明出來，這一爭論却有極重要之意義。吾黨之得有影響於羣衆，而能佔優勝地位，顯然是黨員都活動的緣故。每個黨員必須盡力黨務，那麼，黨中之全部組織及鼓吹與宣傳方面都受利益了，僅因與會所至而研究理論研究各種問題，是一件事，若因實際運動的需要而研究，——求各種問題的深切的解決方法，却又是一件事。每一黨員必任『鼓吹』的職務，或作宣傳事業或從事于組織方面。我要先在『鼓吹』(Agitation)方面說一點共產黨於鼓吹方法組織切實。所以影響羣衆。鼓吹一法就是提起人的感情曾因既

這個方法，而有許多人來入共產黨，鼓吹問題之開創在經濟運動發現之時第一期所鼓吹的，就是須奮鬥以改善工人物質方面的生活狀況，那時候在一千八百九十餘年間，由是我們同志中有許多人對於這方面之奮鬥過於注意，其結果遂發現一派，所謂「工人思想派」(Proletarianism)。

(俄文)這派人過於看重羣衆無秩序的自生自滅的勞工運動。他們因鼓吹既能大得勝利，於是相信奮鬥之進行，無需於理論之宣傳。祇賴工人之運動罷了，這一派人，甚至於說，工人自能達到社會主義，無需乎馬克思與昂格士等。由是共產黨對於這種趨勢竭力鞏固，故此後又有一問題發生，就是「怎麼能使我們的鼓吹力深入。」這個討論發生於二十年前。我們同志中有一部分人主張以爲我們不必增加鼓吹力量，祇要限於羣衆日常易曉的問題，當時羣衆祇知道經濟問題，於是這一部分黨員主張，以爲我們應當限於鼓吹這一方面的問題而不可由此範圍，不要提高當時工人的程度。

這一派人就是「經濟派」，「勞工事業派」——當時

此派之俄文報紙名勞工事業(Proletarian Worker)他們主張，不必加深鼓吹之程度，祇須跟着工人階級在後面追。那時之「火星派」(列寧等一派)，「火星」亦報名，俄文爲「Zvezda」即極力反對，實因其有礙於工人運動之進步。雖然是不錯，假使全黨都以「經濟派」的觀點爲觀點，決不能領導羣衆。

馬克思主義助我們共產黨正確審定「鼓吹」之價值。

這件事我們那時怎麼樣做的呢？就是吾們時常分割吾們鼓吹之集中點。在九十世紀之末，經濟的要求是吾們鼓吹之集中點，在一九〇五年，集中點是工人政治上之要求，而後來到大戰時候，戰爭就爲集中點了，但是集中點不過是許多問題中關係的一點。鼓吹員聯合組織成「委員會」而討論各問題之分配。在大戰時候我們共產黨之能成大舉，因爲從前吾們十分注意于一種鼓吹問題的緣故，至若討論鼓吹之形式，我將先論口頭的鼓吹，這種鼓吹之得勝，不十分難得演說者之口才及其演說術之程度，而大分賴于鼓吹問題對於羣衆之興味何如。

這層關係在各種情形中證明出來都是正確的，例如在戰爭的時候，一個不善講話的兵丁而能使羣衆受感動，這是因為他言語之間發表羣衆的感覺的缘故，這一類鼓吹應當特別注重，他若地方關係的鼓吹問題，現在我且不對論，但是我要指出在戰爭時所常用的一種鼓吹，那就是用藝術方法的鼓吹，要知道工人之思想，偏於具體的形象較多，而抽象的推理很少。所以用畫片音樂與戲劇等事情以鼓吹，能發生大印像於羣衆工人之腦中，若欲引起羣衆工人直接行動之時，則用藝術鼓吹，尤其有重要價值，關於這一方面俄國的經驗實足以證明，此種形式之鼓吹確有極重大的意義。

我們共產黨裏邊相傳下來的的方法，非但鼓吹一種「宣傳」(Propaganda)在吾黨中也是重要職務。當我們的鼓吹起初感動羣衆之先，我們已行宣傳於秘密的結社裏。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往往來爲中念馬克思與昂格士的著作，討論日常生活之問題。所講的是文化史及經濟學等。這種習慣人人要深，不但成年工人，而且少年工人都

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

之影響。我曾親見一個僻的村莊中，幼年工人要求他們的教員，教以從前他們在「工社」中所研究的科目，——經濟學與文化史，誠然不錯，這種「工社」中的研究，爲時往往很短，——每因逮捕，而工人乃不得不於流亡監獄之中，「修其所業」。

我國俄國的習慣，幾至於變成流亡之地，自成其爲一種學校，在這些「學校」中許多工人後來，成了得力的職員，——因爲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那「勞工事業派」都不明白宣傳之重要。列甫同志全他們爭論，指出昂格士的農民戰爭(The Peasants' War)之緒言中所說：工人階級之經濟運動，及政治鬥爭而外，還有學理的訓育，也有同樣的重要。共產黨對於鼓吹及宣傳問題，從來不與其根本事業分開，蓋鼓吹與宣傳是共產黨中之重要職務。

現在俄國共產黨已成公開的組織，工人已經取得政權，而工會中之教育事業仍舊保存此好習慣。凡是從事于政治教育的職員，無論在什麼地方，不論是成年人的補習學校，不論是圖書館，不論是職工聯合會，——人人都就其

能力範圍之內，盡其宣傳之責任。現在正進行不懈呢。因為這種緣故。我們造成這樣的一種大勢力，使馬克思主義教育遍全國，而少年人現在很勤懇研究這種學問，吾國歡迎這種傾向於理論研究的趨勢。這一點在上次我國共產少年大會時尤其明顯。(一九二二年秋)

綜括的說來，我們現在却正在大變遷之交。當革命之初年，我們的注意大致完全在戰場上及一般民衆之間。現在我們進而經營經濟建設事業，就更當作深入一層的功效。現在大家對於馬克思之理論及研究馬克思主義，十分有興味。我任「政治教育委員會」，每天我們持有許多接觸，足圖證實，如今華家實在渴求智識之增高。這個情形完全是當然之理。蓋一九零五年之革命，鼓動羣衆，怒潮遍於全國。此後，反動隨之，在這幾年反動時期間，智識階級灰心失志。他們以為革命的一切勝利已經完全喪失，無可挽回。然而羣衆却永沒有忘記革命。一九一二

年林納(Lenin)之役，(金礦工人罷工被殘殺)，立刻便激起羣衆，足證這幾年間工人階級有多大的進步。無形之中，這幾年已經成就工人運動內部的事業不少。當時羣衆對於革命的感想，那幾年來確已細細的經過一番「回味」，一番討論；一九一二年的勞工羣衆，就已無比一九〇五年大不相同了。現在亦是這種情形。羣衆專意於修養，專意於建設物質的基礎，來鞏固革命之勝利，然而建設物質上的經濟事業，却需要人才，需要更高的文化程度，要勞動之一切舊習慣的革新，要社會心理的變更。

現時我們正又經歷一個時期，在此過程中，當有深沈的伏流的無形之中的偉大事業成就。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勞工青年，現在正發憤向學。一方面他們研究「生活」之定義，亦就是一方面自己發展能力，這正教我們能抱無窮的希望，——將來世界革命一旦暴發之時，我們一定擁有熱情的人了。

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

瞿秋白

此篇爲瞿秋白所著俄羅斯革命論中之一篇，原題爲「世界革命之先驅」。那部「俄羅斯革命論」，本是秋白集所作關於「十月革命」的各方面之論文而成。他的體裁，是社會科學的論文，蘊層的史實不載。所以本篇也是如此，——所述至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止（一九二一年）。

(一) 第三國際

社會革命，決不能不是國際的，當烏托邦社會主義之時期過後，科學社會主義方興，勞工運動即成政治上的力量，——那時就已經有社會黨國際主義的組織。一八四〇年國際無產階級初次得此聯立組織之覺悟，——馬克斯就創立共產主義聯合會；一八四七年馬克思格昂士受此聯合會

之委託，速起草共產黨宣言書，於是「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呼聲，乃出現於神聖同盟統治之下的歐洲。然而因爲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革命之失敗，反動潮流洶湧，共產主義聯合會竟沒能正式成立。直至一八六〇年，英德法工人運動的元氣纔恢復過來，更覺與資本主義奮鬥，非聯合不可。於是一八六四年國際勞工協會(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遂成立於倫敦——是爲第一國際。

(註一)勞工社會黨之黨綱策畧，能根據於科學的社會主義自此始。——每年大會之上舉出所謂總會(General Council)以任執行。馬克思爲其領袖，後來因各國經濟現象之不同，國際之內自起分裂現象：——巴枯寧派之無政府主義者，法意等羅馬民族的代表最多，都反對國際內部之集權者

的組織，等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革命失敗，於是第一國際亦隨之瓦解。然此「國際組織」之宗旨已經藉此深植於勞工運動之中，「取得政權」之黨綱，更成社會黨之標幟。

第一國際正式宣告解散於一八七三年。嗣後十四年中，國際組織雖中斷，而各國勞工運動益覺政黨組織之必要，先後繼起，組織各國國內的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ic)一八八九年，國際勞工「五一運動」之創始，遂於巴黎復聯合各國社會民主黨而成第二國際。第二國際的組織，根本上已喪失第一國際之遺意：——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行動，國際絕不過問；三年開會一次，所討論者祇有大致問題，諸決策可以不必完全遵守，因此僅成一互通消息的機關，而不能負世界革命先驅之責。雖然，在第二國際最初幾年，社會主義的精神尚未全失，而且國際間聯絡之關鍵，因有此「樞紐」，始終日濟完美，——總算是第二國際的功績。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歐戰之始，第二國際助戰的態

度突然明白表示，即此自己宣告死刑。各國社會民主黨，更受產階級的傳染，却中了沙凡主義的楊梅毒。法國社會民主黨可以公然在戰場上繪聲繪圖無產階級，還有「國際」可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世界的工人階級才漸漸從「地底下」聽見殷殷的雷聲，——大夢沉沉，至此方覺醒。從此乃能日漸驅滅第二國際的妥協政策及其賈階級之罪狀。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當發起直追，立革命黨中之燈塔，——第三國際遂成立於一九一九年三月。

共產國際(註二)與俄羅斯革命之意義相切。

一論其成立之經過，及其在世界革命中之價值。共產國際之發展可分為四時期：第一期約自第二國際之滅美華總會(註三)，至一九一七年俄羅斯革命；第二期自一九一七年未經一九一八年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告書，以至於一九一九年初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前，第三期，自第一次大會至第二次大會，第四期，第二次大會至第三次大會。

自接美華報現俄羅斯革命之一期，可以稱之謂其產國際胚胎期。當時最重要之職任，僅在於樹立思想上之新流派。全歐正溺於帝國主義戰爭之泥夢中（維美華德會議召集於一九一五年九月間，）雖有孤雁的喚聲，祇埋沒於鎗林砲聲裏，很不容易「聞於九鼎」。所以組織上問題，僅僅與為提及而已。

一九一四年十月末，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已在中央機關提出「第三國際」的口號，然而獨力週旋，殊無回響。

當時列賓論「社會國際之地位及職任」，就說「第二國際已經死滅，純為機會主義所吞蝕。推翻機會主義！預祝第三國際萬歲！第三國際當力除機會主義之恥辱。」第二國際算盡了他一分天資，——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資本主義進步最速，奴隸制度殘忍最極的「武裝和平」時代，聊且為無產階級革命組織之籌備而已。第三國際之職任，則當在組織無產階級之協力，以促發資本主義政府，以實行國內戰爭，反對各國資產階級，而求取得政權，進於社會主義的勝利」。

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

同年十一月底諾維索夫（Zinoviev）之論文反對流行科中，亦謂「現今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除一變帝國戰爭為國內戰爭一外無語可說。我們應當樹立國內戰爭的旗幟。真箇名稱其實的國際，唯以此標幟方能復活，否則落胎即死。我們的職任，即在於籌備國力，自戕訓練，亦以訓練工人羣衆，——於此國內戰爭之標幟下，不勝則敗，不生則死。」（見中央機關報）

單從當時第三國際建議者之政策看來，——在維美華德會議一年之前，已見俄國多數派反抗歐戰之熱烈。當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時，歐洲各國社會黨熱心於機會主義，盲目的愛國主義，第二國際實際上已經絕不存在，自當有一新國際起而代之。——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論點，實成的當然非常之少。一九一五年召集維美華德會議，「左派」即提出一草案：「國會中之社會黨議員，應對戰費案投反對票；資產階級政府中之社會黨議員，應即辭職；當在議會中竭力攻擊帝國主義的戰爭；當在機關報上暴露此次戰爭之反乎社會主義，——有公開的社會黨機關報最好

，如其沒有，亦可以於秘密的機關報上宣傳。城市中當舉行示威運動，反對政府。戰場中當宣傳無產階級的團結。當輔助經濟的罷工，如有良好機會，立應使之為政治的罷工。非階級間的和平，乃國內的戰爭。」**英美勞働會議**竟不決此一議案。當時到會的，已經都是第二國際中之「國際主義派」，然而正式的議決案中仍言：「無論如何，**英美勞働會議**，決非為引起分裂，重建新國際而設。」誠然不錯，當時的時勢還很混淆，要澈底掃清官僚的社會民主黨，自非易事。列席各派社會黨仍舊非常之「客氣」，誰也不敢說人一句壞話。至於第二國際之「非國際主義派」——社會愛國派，更不必說，既不肯到**英美勞働**，還在倫敦自開會議，他們所決議的議案，正中當時**英法資本家**的心懷。此種局面實際上不分黨而自分裂，無產階級革命之重任，固非客氣所能了事。

「**英美勞働左派**」從此漸漸鞏固團結，至一九一六年在蘇格蘭城(Glasgow)開會議時左派勢力已甚大。俄國二月革命之後，革命黨之亡命於外的，都紛紛歸國，俄國之多

數與**法德瑞士瑞典**等國勞工運動中之左派，曾開臨別會議，實際上却成第三國際之籌備會。一九一七年春，第三國際之呼聲，獨在俄國漸得同情。第三國際在胚胎中已與俄羅斯革命有密切關係。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而第三國際誕生，此革命之地位愈鞏固，世界各國第三國際派之影響亦愈廣。

十月革命，已入第二期，當着手組織，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遂致通函於德「**斯巴達克派**」(「Spartakus」)及奧國共產派，時在一九一八年之末，此通函之動因，乃由於英「**勞働黨**」有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召集國際會議之說。

俄國一面拒絕到會，一面通函德奧。當在一九一七年時，第二國際之斯托克豪斯會議(Stockholm)，俄國多數派已經拒絕。此等會議，充滿了「社會愛國主義」的空氣，有什麼意思，所以布爾塞維克大聲疾呼，努力反對。然而一九一八年時，此第三國際派尙寥寥——俄國，芬蘭，埃史爾尼亞，理德瓦，白俄，烏克蘭，波蘭，荷蘭，德國之共產黨，此外還有瑞典，瑞士，意大利一部分的社會黨，

：「爲什麼不進第三國際呢！這文沒有什麼重大的責任。每三個月寄一明信片到共產國際中央機關去，又不是什麼難事」。共產國際既見此種危險，爲自保起見，不得不有相當的辦法。於是共決「加入第三國際之二十一條件」。

向有的危險既除，向左又生枝節。第二次大會時，德國已有二共產黨，（一）德意志統一共產黨，（二）德意志共產黨；所謂「工業」乃有無政府的傾向。共產國際當即努力矯正此等偏「左」派的逆流。然仍竭誠吸引到其革命的工團主義派，如美國之「世界工業工人會」(I.W.O.)等。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即第二次大會與第三次大會之間，歐洲勞工運動漸趨停息。資產階級政權乃漸得穩定，似有出險之象，社會民主黨亦藉此而得重振羽毛。

一九二二年二月時，第二國際（倍恩(Tenn)開歐戰後第一次會議，總算是死靈復活；同年七月第二國際派見職工運動之潮勢與之逆逆，急欲貫徹其妥協政策，要職工人階級，乃聯合世界職工聯合會而成所謂「國際職工聯盟」於亞

摩斯德丹(A. Bielefeld)，——是爲亞摩斯德丹的職工國際；到一九二〇年時革命思潮竟未能湧入帝國主義的港口，——況且一切改良派中央派又從而爲之寒寒瑟瑟呢！至第三次大會，而共產國際內部組織完備，已無自生蠱惑之虞，更以向「羣衆間去」爲口號即此組織職工運動；同時各國的幼稚的共產黨亦能積極整備組織。第三四期共產國際之發展方向乃在於此。至今已成一世界政治生活中之偉大動力，人類歷史向新世紀中，共產國際必當處一相當的位置呵。

據第三次大會後的統計，世界各國幾無一國無共產黨的勢力；集於共產國際旗幟之下者，共有五十一共產黨，加以少年共產國際，全球有組織的共產主義者約共二百八十餘萬人。

【註一】第一國際——International爲後起之名稱，大概如今凡簡稱「國際」即有社會黨的國際組織之義。

【註二】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簡寫爲(Comintern.)

【註三】維美華德 Zimmerwald（瑞士地名）

【註四】斯巴達（蘇克馬文 Spartacus）為羅馬奴隸革命之

首領，時在基督紀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最左派，以此自名；——今已組

成德意志統一共產黨。

【註五】第二年國際（2^d International）因第二國際（IInd

International）之承認歐戰及其與大資產階級之妥協

而出；然不加入第三國際原因不贊成革命的鬥爭

方法及無產階級獨裁制。

米 米 米

（二）赤色職工國際

歐戰破壞世界經濟，巴黎的分贓和會又從而火上加油

，播種不少惡種子。人類文化的希望既在世界勞動階級

。可惜勞工運動中了愛國主義的毒，內部受傷，無暇旁

顧，於是陷全球於新戰爭的危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祇能若示朕兆，此中的緣由，還不在職工運動與政策之

誤，而前社會主義政黨與職工聯合會的關係不得其當，

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

——大軍與會議都自相隔膜，如何能作戰呢？所以職工聯合之國際組織，於歐戰之後，應對什華盛頓派之「勞資協議」，乃有一日不可緩之勢；而社會黨之於工會，更有重新審定相當關係之必要。

歐戰沒有促起世界革命，使俾在於工人組織之弱，社會黨戰鬥力之不足而已。然而歐戰始終促起無產階級的覺悟，為世界革命作進一步的訓練。我們祇看，戰前世界職工聯合會會員總數不過九百萬，至一九二〇年中已達二千萬人。雖然，數量固然增多，而革命性的聯合，較之共產黨未免遲緩。第二國際雖宣告破產，仍舊想把持職工運動，而創所謂亞摩斯德丹國際。此等聯合組織不但無益於勞工革命運動，反一變而為反動潮流，「宣傳階級間的協作」。自然非有革命的國際工人組織與之對待不可。

職工運動之國際聯合，早已有動機。十月革命之前，德國職工聯合會就有此提議，既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一九一八年全俄職工第一次大會，曾有一議決案通告世界

，而愛國派的社會黨終不願與「洪水猛獸」的布爾塞維克派接洽，所以沒有能開得成會。等到華盛頓的「勞資協同會」時，(一九一九年十月)，俄國全國工會中央總會又誠懇忠告世界的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或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獨裁制；國產階級獨裁制；萬國聯盟或第三國際；——『黃金』的中心』是沒有的，亦不能有。」此一通告書已經大有回響，然而沒有劇烈的階級鬥爭，沒有許身階級妥協的況味，始終還不肯直裁痛快，幾時馬頭向革命的路上走。一九二〇年中英國幾次空前的大罷工，工人運動吃着妥協派的苦頭，於是英國工會之愛爾蘭會議及倫敦初發現的工廠委員會，方才主張加入第三國際。法國勞工同盟的左派，在里昂大會時得三分之一的票數，西班牙工團派之革命的勞工同盟得五分之四加入第三國際，而意大利一部分工會，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先後有此同等之表示。

於是，一九二〇年七月，革命的職工聯合會各國代表聚首於莫斯科，討論的結果，俄國，意大利，法國，布加

利亞，西班牙，南斯拉夫，喬治亞，為發起人，定一議決案：「(一)革命的先進份子不應當退出現有的職工會；而應當積極參與，排除其中的機會主義派。(二)於職工聯合會範圍之中作有系統共產主義宣傳；每一工人組織之中，建立共產主義的支部。(三)組織國際的常務委員會，以改造職工運動。此委員會作為國際職工聯合會之臨時總會，派一代表加入第三國際之執行委員會，以便共同協作！」。亞歷斯德丹國際間之，大發雷霆，竭力排斥革命份子。然而世界經濟現象，工人的革命階級，雙方都相應而起，社會革命的國際感潮，已非「職工官僚」所能壓迫。一九二〇年七月起，加入此國際職工臨時總會的工人，一天多似一天：

- 一、全俄職工總會。
- 二、德意志勞工同盟。
- 三、布加利亞職工中央總會。
- 四、南斯拉夫職工中央總會。
- 五、希臘職工中央總會。

六，西班牙勞工聯盟。

七，阿根廷勞工同盟。

八，路美尼亞職工聯合總會。

九，挪威職工中央總會。

十，芬蘭職工聯合會。

十一，「世界工業工人會」(I.W.O. 美國，英國，澳洲，

十二，赫勒斯克爾亨(Helsingfors)之「總工會」，

十三，德國之「總工會」，

十四，墨西哥之「總工會」，

十五，各國工團，

十六，各國職工聯合會之一部分(法國，英國，德國

，捷克斯拉夫，美國等黃色職工聯合會內部的各種組織，

同於第三國際者，亦派代表聯絡。)

當時的估計，組織於此革命的職工運動之中者，已經有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三千工人。雖然，此種聯合在當初并無何等責任，聯絡的關係，可以說僅僅是思想上的。於是

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之發展史

還有組織上的籌備，以鞏固此等革命戰線。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集革命派的職工聯合會之世界大會於莫斯科，——是為赤色職工國際之第一次成立大會。到會總計有四十一國。

赤色職工國際第一次大會非常之複雜，其中各種份子稍稍傾於革命者，無不加入，工團主義派尤甚。會中最重要問題就是赤色職工國際對共產國際之關係及職工運動之策略。雖因傾向相異，辯論非常之複雜，而最終的決定，始終以大多數通過一致的方針，可以約略述敘如下。

人類歷史之中，工人運動的浮動，羣衆運動的變遷，至歐戰之後而大盛，為向來所未見。人工之於職工聯合會，所以發生此種轉變發展的現象，其原因固非常明瞭。——工人已受歐戰的打擊，生活趨出常軌，失業率異常增多，社會衝突日趨激烈，自然覺着能力薄弱，而有組織的必要。可是，一般「老內行的社黨」，舊式職工首領，恐於威爾遜的勞資協調政策，令工人階級不但不能利用其羣衆組織，循序前進，以達執政的地位，而且反連日常生活

中之經濟利益都不能保，所以革命的職工聯合會應當辦一多先有正確的政策，(一)「直接行動」——就是每次發生社會衝突時工人階級積極的反抗資產階級；(二)「改造職工聯合會」，去其「行會」性質的半生產式，而立生產式的聯合方法，——即以企業為單位，凡一工廠中的工人，都組織於一工會之中，從此再聯合一種生產之各工廠；消除現時以職業單位的組織法，或以地方主義為單位的「行會」等；如此不致於發生工人內部互相衝突，絕不接洽的弊病；三「工人之各種革命組織完全一致行動，職工聯合會與共產黨之間協定密切的關係；四」發征取舊式職工聯合會，而不當破壞他。凡此都是赤色職工國際之政策上的重要原則。

至於赤色職工國際對於共產國際之態度及關係，政策之中既有規定，則「當有關係與否」自己不成問題，所當決定者，乃在此關係之形式。當時大會的決定，承認：——當竭全力以鞏固此革命工會之國際組織，統一於其中央指導機關之下，——赤色職工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又當與世界人革命運動之先鋒，第三國際，結締密切關係

；雙方互派代表於執行機關之中，常開聯席協議，當令此關係限於實踐行動的範圍內，於國際間或一國內的實行或籌備一切革命運動時，雙方協同工作。大會之上，聲明當，凡革命的職工組織，當有真正密切的統一行動，實行共產國際及赤色職工國際大會之議決案時，各國之赤色職工聯合會與共產黨應當互相協助，各力接洽。

其次，赤色職工聯合會之組織問題。革命的資產階級，於經濟的組織之中，欲進而攻取資產階級的政權，必須有內部組織鞏固團結的協力。所以凡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工會，都應當承認入會條件：

一，承認革命的階級戰爭之原則；
二，日常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統治戰爭之時，實踐此等原則。

三，承認以社會革命顛覆復資本主義，而於過渡時期中，有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必要。

四，承認國際的「無產階級紀律」而服從之。

五，承認赤色職工國際之議決案，而實行之。

六，與亞摩斯德丹之黃色的職工國際決裂。

七，於反對資產階級而行自衛的運動時，各職工組織及共產黨一致行動。

赤色職工國際，如上所述，發源於一九一九年的莫斯科「國際職工臨時總會」，雖此「總會」正式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七月，而實際與亞摩斯德丹的職工國際同時並生。

世界的各國職工聯合會中都發生了新鮮問題：「亞摩斯德丹還是莫斯科？」此中自不少游移不定的份子。一九二一年開大會時，又有共產黨及工團派的爭執，法國工團及美國的「世界工業工人會」中有一部分表示脫離的態度。然爾亦有不少後來重新加入，或有原屬於亞摩斯德丹而轉入赤色職工國際，所以至今所謂屬於「莫斯科」者，實有一千七百萬人以上，居全世界無產階級三分之一而有餘。

世界職工運動史中，已新闢一章，暫時雖祇見「敘言」，已經可逆料「本文」之中，當有人類文化史上最光榮的一頁，——社會革命——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歐戰的勢力，全歐勞工

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之發展史

階級處於革命潮頭，利於進取，而各國社會黨的改良派遊移躊躇坐失時機。政潮洶湧之中，有倫敦派的雙手供奉政權於資產階級，有維也納派的徘徊徬徨於「民治」與「獨裁」間的猶豫態度——潮流激盪，不向「左」就向「右」，本無中立的可能，——於是西歐政象，一天一天優勢側重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機運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已經低落不少，此中世界經濟現象也大有關係。時至今日，無產階級已無進取之可能。世界經濟已出戰時狀態，而入平時的經濟恐慌狀態，所以世界資本，到處取進攻之勢，——固體休業，工作時間之延長，工資之減少，改良派所聲稱的華盛頓八小時工作時間「光榮」議決案，大概又忘記了！維也納之第二半國際傳於革命的招牌，又以爲第三國際向來不肯「妥協」，故意提議三國際協商抵禦資本的進取會議。第三國際立即應允。於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柏林開三國際協議會，結果決定「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各黨及職工聯合會，遇有與資本家起衝突，共同出發，至少當力爭最小限制的經濟利益。——誰知第二國際派處之暗中破壞，無產

階級已經從進攻的陣勢退到防禦的地位，而改良派要極力搖擺，以至於五月一日的世界示威運動都不一致，可嘆之至。

雖然，共產國際於柏林協議上既得精神上的勝利，世界的無產階級雖已明見：第三國際并非「死個強」的不妥協派，確能代表工人實際利益，所以與其他國際相異者，乃是始終不變行向勞工執教的宗旨；——因此第三國際最近的策畧（一九二二年）已不注意於第二國際之破壞柏林協議與否，仍努力積極進行，各國共產黨與國內其他各社會黨之「工人羣衆」攜手共築「勞工統一戰線」，反抗資本階級，而絕不讓會改良派的「首領」。所謂「今已不用上至下，而當自上至下」。工人羣衆必能見三派五國際之中，何者是真正的社會黨，使真正代工人階級，真正爲人類文化的社會運動。

米

米

米

世界人類的文化主歐洲大戰而大破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毒症暴露，以後的發展若不改一趨向，非走到絕地

不止。「世界的人」負文明之新使命者當知道：——欲救人類文化求光榮的將來，非顛覆資本主義不可，非克服帝國主義不可，非建立「勞動者之蘇維埃聯邦自治世界」不可，非行世界的民主主義組織不可，非以有規畫的經濟代無政府的競爭不可。總而言之，社會革命，無產階級獨裁制。歐戰以來，巴黎之和平會議，華盛頓之「勞資協議」一九二一年之遠東會議，最近之柔佛會議，海牙會議，世界的資本主義者已經千遍萬次宣告社會問題之不能解決，改良主義的破產已經不待贅述；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理想家，何苦較舊腦製像想做烏托邦的黃梁夢呢！

「Une guerre plus légitime —

C'est la guerre à qui nous opprime.

La seule que nous ne fessons pas.

（那更合法的戰爭！却是反抗我們壓迫者戰爭。）

獨有此一戰爭，我們却不執行。）

法國社會黨的軍歌往年曾做此哀怨之聲。現時却不然了，世界的無產階級現在總續進行猛烈的階級戰爭，

攻守勝敗的形勢，雖然有一時的轉變，而最終目的永永不移。

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世界政治的流域已經轉入東歐，我們於上述各篇，可見俄羅斯革命在世界社會運動之中，佔何等的位置，有何等的影響。俄國新式的，「斯拉夫派」說：「政治的激進令俄國已成又蘇維埃的國家，莫斯科已成國際的京師，俄羅斯農民已成世界文化運動之中心者」……「歷史的運命如此，俄國民族無業，已不能進行於那第三羅馬（註一），而在新興的第二國際。」何況十月革命誠然應驗「革命之第三力」的預言呢。（註二）譯，誰知文明的俄國學者，也信此模稜派的符籙，「第三國際奇數」這却不然！不是第三國際為你俄國民族的事業，而是

少年共產國際 附

共產國際 成年工人之世界的政治組織之外，還有少年共產國際。各國社會主義的少年組織，於歐洲大戰時，已有一大部分堅持絕不調和的階級鬥爭

少年共產國際

俄國為第三國際，第三國際為世界革命事業。

「註一」十五世紀時莫斯科王娶東羅馬帝公主為妃，克服餘候，驅逐蒙古人，適值東羅馬帝國亡於土耳其，維贊斯城（Byzance）即君士坦丁堡陷落；於是俄國乃移希臘教教主於莫斯科，承用維贊斯帝國之「雙頭鷹」，國徽；因此遂稱君士坦丁堡為第二羅馬莫斯科為第三羅馬。

「註二」俄國「民粹派」（Narodnichestvo）向以農民革命為重，而輕視無產階級，俄國所謂「社會革命黨」承之；「社會革命黨」首領亦爾諾夫曾謂資產階級為革命第一力，無產階級為革命第二力農民階級為革命第三力。

原則。雖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亦各有少年組織，而共產主義少年國際實為第三國際最勇猛的戰國員；他組織上的原則，可以參看予所著之俄羅斯革命

論第十六篇與俄國共產少年會相彷彿；此處祇畧述其歷史上發展。

少年工人生活的狀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處同等的地位，所以少年組織之責任及圖爭方法自然相同。一九〇七年第一次少年社會主義組織集會於德國史迪却爾德(Stuttgart)，當時約在第二國際之下，就已算成就少年社會主義聯合會之國際的組織。

此次大會，惠爾黎白涅黑德(Karl Liebknecht)也曾參與，當即議決國際社會主義教育及反對軍國運動之政綱。

一九一四年前之「武裝和平」時代，實際上此一少年社會國際并無特設機關，若有若無之中，亦沒有能輔助各國少年工人的運動。改良主義既已漸漸侵蝕各國社會黨，當然也有影響於少年運動，如德、奧、法，因此各國國內的少年勞工會也漸失其政治上的積極性，而變成「市儈」式圖文化運動。然有幾國內，少年勞工會得免於改良主義的傳染，則能竭力贊助社

會黨中的「左派」，如意大利，瑞典，挪威等。

歐戰初起，國際工人組織，以及少年運動大受打擊。然則戰爭開始後之明年，一九一五年四月，第二國際少年部正式秘書竭力反對，始終得召集大會於伯恩，議決「少年」獨立為政治運動，反對階級間的和平，而號召各國「少年社會主義少年聯合會」反抗戰爭。伯恩會議之後，各國少年勞工運動大有活動，曾出版一種革命雜誌，題目「少年國際」(列寧，杜洛茨基，等均曾參與)；每年秋九月，依伯恩會議之規定，各國一致舉行「少年紀念日」，行少年工人之國際的示威運動反對戰爭，反對社會黨的愛國派。

俄羅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各國社會主義少年聯合會大多數贊成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派，及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國際秘書部及幾國少年會提議，建由少年國際大會於柏林。到會各代表全體通過加入第三國際，組成少年共產國際——是為少年共產國際之第一次大會。實訂共產主義

的政綱。柏林大會到會者十四國，總計全世界共產主義少年聯合會的會員約共二十二萬人。

少年共產國際之第二次大會時（一九二二年七月）已有會員八十萬人，總計四十國，歐亞非美無處無共產少年會。第一次大會與第二次大會之間，最重要的少年運動中的事業，乃為改組以前的社會主義少年會，會成純粹的共產主義少年會，以及鞏固國際向少年運動的關係，建立更鞏固的宣傳機關。

第二次大會，更決定「共產主義少年聯合會」在共產階級總體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之功能；並及於各國共產運動發展中之少年會的策畧。現時少年共產國際之責任，已非以前「創立共產黨」之事業，乃在於吸收少年工人羣衆於會中，加以共產主義的教育。各國共產主義少年聯合會的職任，亦是如此。最近，少年共產國際的實踐上的成績，正可以証實此種職任之重要。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的「國際少年的紀念日」，

尤足以表示此種精神。

此外共產國際還有「國際婦女秘書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在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之前，曾開第二次國際婦女大會。第二國際亦有婦女秘書部，然無一致進行的規畫。第三國際婦女秘書部，在每國都派有女通信員，與共產黨一致行動，而保護女工問題，尤其注重。不但如此，第二國際向來看不起亞洲人的，一九二二年時，討論殖民地戰爭問題，改良派竟在第二國際席上贊成侵略，——所以第三國際婦女秘書部中絕無近東遠東的代表，第三國際當然不同，婦女部的範圍包括五大洲，而且努力行向婦女的羣衆，令與男子同起而為共產主義奮鬥。

郭冷哲女士 (Kollontay) 說：「蘇維埃俄國已無所謂『婦女問題』，——祇有社會的革命達到勞動界之男女平等權」。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統觀

永釗

這篇文章根據於共產國際委員長祇諾維葉夫同志 G. Zinoviev 的一篇報告。他把這次大會的意義與特色說得最簡明，給我們對於這次大會一個總括的概念。

第四次大會比前幾次大會進步的地方，就在他把從前聯盟式的共產國際，改成真正的國際統一的共產黨。這次會議把從前的決議，都切實地下一個定義，決定實行時的方式，以及各國共產黨在各別的狀況之下當採取的策畧；同時又將手起草共產國際的黨綱。

共產國際到此次大會，人數及實力都已增加，到會的有六十五國全權代表，比第三次大會已多十三國。大部分的事務都委託到委員會去討論，大會的四分之三的時間是用在討論內部問題上，參照全世界工人運動的經驗，來

解決後進的共產黨之困難。

下面是幾個重要的■■■在大會中討論經過的情形
(一)統一戰線問題

這個問題到了第四次大會纔得到最後的解決。第三次大會只決定以「往殲集間去」為標語。當時執行委員會及其兩次擴大期會，最先提出「統一戰線」的策畧。第四次大會方打破最後的阻礙，從此「統一戰線」的政策，遂成現在一時期之標語了。當初法，意，西班牙諸同志礙於素來勞動運動的習慣，不了解統一戰線的意義與重要。到這次大會的時候，在他們自己的宣言中已經看出統一戰線有實行的成效。這是此次大會可欣慰的事情。

(二)工會運動統一問題

第四次大會非常重視工會運動的統一，從前有許多共

產黨員痛恨「亞摩斯德丹」派之黃色職工國際的領袖作惡。於是感情作用，宣言卑鄙分裂工會運動，不同他們協作。

■了第四次大會，大家都著清統一工會運動的必要，主張聯合各派工會。但黃色職工國際的少數領袖，是狠歡迎分裂的。分裂便是破壞工會運動，他們知道自家必歸失勢；所以想在共產國際勝利之先，把一切破壞。所以共產黨人無論如何是要挽救工會運動的團結的。羅素同志（Bosner）說：「共產國際曾在一九二〇年救工於危亡，因其阻止黨員脫離工會」。這句說得狠對。■

■看來，共產國際現在又第二次挽救世界工會運動於危亡了；因為主張「在任何狀況之下，保持工會運動的團結」。

這次大會決定同工同主義者的進步分子發生接近的關係，因為他們代表法國一部份真正革命的羣衆。從前法國共產黨勢力太弱，素來得習慣沒有除去，不能採用這正當的態度。現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各國都要保持工會運動的團結。這也是此次大會很有價值的成功。

（二）整頓各國共產黨問題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統觀

共產黨中素亦有許多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次都把他们洗刷下去。共產國際成立了四年，現在還在大會中討論江湖派的「會匪」（Freemasonry）問題，在他方或不免於冷笑。第二次大會時意大利同志謝爾蒂（Serrati）（謝爾蒂同志在今年二月為意大利政府所拘捕）提議禁止黨員加入「會匪式的團體」，我們當時以為這是當然的事實。我們未免太樂觀了。各國社會黨加入共產黨的，往往帶進許多民主黨分子，這些分子加入愈多，共產黨的組織愈無力。法國共產黨曾吸收了許多社會民主黨分子，因此受害不少；黨黨之中所來的分子，不但帶有社會民主黨的惡習，而且竟有「會匪」問題發生。第四次大會切切實實的討論這個問題，把非共產主義的分子，洗刷無餘。敢信此後這個問題可無須討論了。第四次大會上，共產國際中最重要的是國共產黨，都已重新經過審視，當時均特一委員會解決各國問題。此次大會於法國共產黨，則助之克服其「議會行動」及「中央派」之舊時遺傳的惡習。意大利舊社會黨中之一部分，曾反對共產國際，經過許多痛苦的經

勝，現在悔悟而重歸共產國際，因此大會又助立國共產黨

「民主」的幻象偶然再現呢。

，聯合此一部分之社會黨。挪威共產黨中尚有半改良主

(五)農民問題

義，半工團主義，組織上的聯邦主義以及種種社會民主派

第四次大會擬就了詳細的農民運動策略。否認當時

舊觀念，此次大會亦助之力除此等弊病。又助美國共產

社會民主黨的粗淺的馬克思主義解說，——他■把農民問

題規定其秘密■共產運動與公開的羣衆運動之間的正確關

題看■爲足電輕。大會同時也就指出一種錯誤，這種錯

誤，贊成其運用一切活力以組成「勞動黨」(如英國式的勞

誤就是把一切農民都認爲「農場工人」，當他是一整個的階

級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中，則有半工團主義的危險

級。同工廠勞動者一樣。

現象，大會即助之撲滅。西班牙工人羣衆之間，多無政

(六)近東遠東問題

府工團主義的惡影響，大會助其共產黨規定進行方法以克

第二次大會，曾經擬定近東及遠東共產黨之行動方針

服之。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則大會助之確定進行方針，

及其革命組織之綱要，現在只須把前次綱領修改成爲具體

爲更強烈的反抗資產階級的運動等等。

的確定的就行了，此種修改在實行時頗爲重要。再則，

(四)資本進攻的問題

黑種的革命家，居然也和其他殖民地代表一樣，對於共產

第■次大會■知各國工人現在頗受「白黨禍」(White

國際非常之表■情，此次大會亦來出席，是破天荒第一

Terror)及資本進攻的危難。大反動的「法西斯派」(Fascism)

次。不但在共產國際爲第一次，而且從有社會主義的政

將成大規模的國際的怪物，(參看本期「現代的勞資戰爭與

黨之國際組織以來，黑人的■席，要算是一九二二年十一

革命」大會對此認得很清楚。但并不能當作很固定的觀

月開始。這是最足以使我們欣快的。

點，將來歷史上也許別開生面，譬如英法諸國或能有一和

(七)共產國際已成統一的世界的政黨

第四次大會把舊時章程加以修改。——凡有共產黨性質的地方都已刪除。此後大會全體自選委員長及執行委員會，消除以前由各國選派代表合組委員會的辦法。——這才算是世界的統一的共產黨呢。

第四次大會是共產黨最好的學校。全世界進步的工人都當了解大會的經過，這次大會很密慎，很清楚很確定

的擬定進行的計畫。——這是前幾次大會所未有的。如此進行，數年後共產黨基礎鞏固了，我們很可以信他必能與一切反動派，國際的「法西斯」作戰。此次大會，更是表示全世界共產主義派的勞工界團結緊密，對於世界上一切難題努力，必能力戰不退，勇猛直前，不達最終目的不止。

評壇

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

參看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
至十三日北京晨報

秋白

羅素論先進國之社會主義說：「若大英欲恢復其從前獨立之地位，並使其力量有以足以拒絕美國大資本家之要求，則必合俄國之富力，緩歐洲列強互相反抗之態度，於匈牙利，南德，美索波達尼亞等處，另闢糧食接濟之來源，更須力謀造成歐洲之合衆國。」凡此均為工黨應取

之正當政策，要知美國之資本主義，較任何他國為強盛，故脫離美國羈絆，實為進化之第一要件。……吾人當考察工業文明之將來時，必視世界之階級戰爭為文明之末路，而非新世界之門戶也。……苟非美國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動搖，而欲世界免於完全崩壞，實無希望可

言。……」

固然，以工黨政治上的標語而論，此實未始非工黨所應取，然而黨素要反對「階級鬥爭」。其實「國際間的階級鬥爭」，若客觀上既必不可免，則必有國內的階級鬥爭，與之對抗，破壞方能較少。黨素不欲使工階級獨立執政，請問歐洲之「社會主義合衆國」如何而有？其結果所等，至多是「以大英爲中心之歐洲的國際帝國主義」。

美國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尤其非以美國之「國內的階級鬥爭」破之不可；即此也至少可觀美國以資本國之資格來攻擊「無產階級合衆國」之戰爭；又必美國及各國無產階級乘機取得政權，方能完全消滅世界之資本主義。并不是無產階級格外愛鬥爭，而是資產階級不容你不鬥爭。

今據索比國內的階級鬥爭而否認之，請問何以出此「末路」？伯納蕭(Bernard Shaw)說得好：「我怕我們『白色的私有者』(資產階級)沒有鬥爭，決不鬥爭；！就算勞動黨在國會之中有六百票也沒用」。工會勢力如此之弱(參看本期第一二篇)，勞動黨的能力，難道能於革命前，

實行嚴肅的政策麼？即使勞動黨能執政，若不經階級鬥爭而「無產階級獨裁制」，資產階級也決不容忍你們從從不迫的行「社會主義政策」，——歷史的明証多着呢！你怕犧牲「世界文明」，資本階級却不怕犧牲你呢。——階級眼看一看現在的國際形勢，難道不是如此？

羅素說：「美國之生產制度，大可付以國家資本主義之稱，其異於社會主義，祇有兩點：一則此爲具體的，二則此制度之運用，係爲操縱者的私人利益而非社會之利益。其與布爾塞維克派在俄國所欲創造之制，僅於此二點界有所不同而已」。誠然！美國之社會主義的物質的基礎，確已成熟，祇因有世界殖民地的洩氣洞，所以此一蒸氣鍋，尚未爆發，「我不相信你不信仰！」若世界的經濟有理想上之發展，則必先於殖民地革命的勞動平民振興其本國實業時，排斥美國資本家之投資勢力，約則能作「世界的大翻」令無產階級執政，而資產階級受治。然後有世界經濟互助之可能。或美國之經濟生活中，因無產階級真能得國際的醒悟，令羣衆心理變成物質上的能力

，積極位成此國內階級鬥爭之勝利，——不但美國，凡波及各國，以至於殖民地。總之，祇有「革命」、方能縮短此「社會主義嬰兒」之難產時間而減少其痛苦。

羅素所論，固然也多精利處。然而他竟以為布爾塞維克所「欲創造之」僅是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已是一大笑話。況且他既認假國現行之國家資本為平民的為社會之利益的。他却又否認革命。不知道，俄國之「平民國家資本主義」正由革命而得來。

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決非貴族的，而是蘇維埃的；如知蘇維埃之意義，便可以了解此政治上的「突變」之價值。至於社會主義經濟上的完成，仍在「漸變」的過程內。此共產主義：（一）自階級鬥爭至社會革命——以時，地之經濟現象及階級變遷為標準，而定其急激之程度，——足為革命的原則。試問，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動者，真覺悟

已的階級利益時，當戰爭之際，資本家何從取得製造殺人工具之「牛馬」，又何從取得殺人之「新工具」？那時何來國際間的一切戰爭？社會革命何至於絕對的破壞工業？（二）以無產階級獨裁制及有規定的經濟——為政治上的原則。

（三）以民主的集權制及聯邦的自治制互相為用，——為行政上的原則。（四）以社會活力為社會運動，及振興一切社會事業之原則。——凡此都以各國各時之經濟現象及階級覺悟力為標準，而解決其實行時之一切問題，例如美國，難道要待共產黨來，方行國家資本主義——如中國，難道能立刻行無產階級獨裁制？本來決無死板的烏托邦玄想的夢魔，而有最終的一致不變的目的——經「社會主義的」總生產品之正當交易制，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至于俄國現行之國家資本主義，僅僅是經濟上的過渡制度，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也僅僅是政治上的過渡制度而已。

現在的中國，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扼住了。扼在這雙重壓迫下的中國人民，是千萬分要起來奮鬥！

(一)自由 (二)和平 (三)統一 (四)獨立
但怎樣我們才能爭得這些？我們坐待不動，希求由「聯省制」或「武力統一」，或聯合各段謀議等為一大團結，來給我們這些需要嗎？這是夢想，做不到！依照「好人會」的方法，叫嚷甚麼「公明會議」、「好政府」或做種種的藉口，來爭到嗎？這也是夢想，做不到！中國人民要爭得這些，惟有依照

陳獨秀和他同志們所辦的

網導週報所指示的道路！(每星期三出版)

中國人，要明確的不徘徊的來認識這條惟一可走的道路，並且要不斷的來讀他和維護他。

總發行所廣州昌興馬路二十八號二樓網導週報社

定價 零售每份仍銅元四枚郵寄三分

價 定閱半年七角全年一元三角

分售處

上海民智書局
南京樂天書局
安慶中華書局
北京大學圖書館
北京大學各院系
天津中華書局
天津中法書局
香港中文書坊
廣州丁卜書社
武昌中華書社
濟南中華書社
沙文化書社
成都華洋書社
太原晉華書社
杭州古今圖書社
開封文化書社
廈門新民書社

勞動學校勞動運動史出版了！

▲施光亮編

▲定價大洋一角

工友們！我們不是都知道勞動問題是社會上最重要而且是我們自己切身的問題嗎？我們對於這個最重要而且切身問題，豈不是日夜要想法子去解決的嗎？我們要想解決這個問題，豈不是要先明白別國勞動運動所經過的路途，和所得的教訓，拿來做參考嗎？好！現在有供給我們需要的「勞動運動史」出世了！這本小書，雖然篇幅只有百餘頁，可是內容却十分充實，將世界各國勞動運動底經過，現狀，趨勢，以及所應教訓，都寫得非常明白而且簡要，恰合我們這工人底要求。我們讀了這本書，不但對於世界各國的勞動運動可以得了一個明確的觀念，而且可以知道我國勞動運動應當取的途徑，不致再走別國勞工走過了的錯。工友們！快買來看呵！

總發行所廣州昌興馬路新青年社

G 調 國 際 歌 $\frac{4}{4}$



國 (一) 起 來，受 污 辱 恥 辱 的！ 起 來，天 下 創 造 的 靈 魂！ 調
際 (二) 不 論 是 英 雄 豪 傑， 不 論 是 天 皇 老 帝， 續
歌 (三) 國 有 價 大 的 勞 動 軍， 祇 有 我 世 界 的 勞 工， 有



(一) 腔 熱 血 湧 騰， 拚 死 一 戰 決 矣， 舊 世
(二) 也 解 放 了 得 我 們， 祇 爲 我 們 自 己， 要 掙
(三) 這 權 利 享 用 大 地； 那 裏 容 得 寄 生 虫 的 爬 運



(一) 界 個 球 得 運 底， 看 社 會 創 造 得 光 華， 真
(二) 淨 真 重 的 壓 迫， 爭 取 自 己 的 權 利。 趁
(三) 驚 巨 雷 暴 震， 殘 暴 賊 滅 跡 銷 聲。 看

一
五



(一) 這 我 們 一 錢 不 值， 從 今 要 普 有 天 下。 這 就
(二) 這 炮 槍 火 熱， 正 好 發 奮 鍾 鳴。 這 就
(三) 那 光 華 萬 丈， 照 耀 我 紅 日 一 輪。 這 就

赤 潮 曲 C調 $\frac{4}{4}$

赤
潮
曲

3 3 21 23 | 3 — 0 5 | 4 3 — 23 | 31 6 — 1 |

赤 潮 起——湧——晚——霞——飛——動——

1 — | 6 5 3 — | 23 21 6 — | 1 2 3 — |

——。 驚 醒 了——五 千 餘 年 的——沉——夢——

6 1 — 6 | 5 3 — 56 | 53 2 — 1 | — 2 —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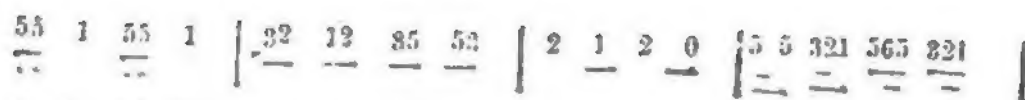
這 東——古——國 四 萬 萬 同 胞——，

0 2 1 — | 65 32 1 — | 23 5 — 3 | 3 — 0 |

同——聲——歌——頌——神 聖 的——勞——動——。

565 321 565 351 | 55 1 55 1 | 32 12 35 35 | 2 1 2 0 |

猛 攻 猛 攻！摧 碎 這 帝 國 主 義 萬 惡 靈



奮勇 奮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勞工



何論——黑，——白，黃——， 無價——奴隸種——。



從今後 願—— 普遍被—— 天——下—— 文明

第一期



祇待共—— 產—— 大—— 同——。



看——！光 華—— 萬丈—— 湧——。

一五四

京漢工人流血記

二月七日京漢路工的慘殺不僅爲中國勞動運動史上一大事，而且爲民權運動史上一大事；發軔指使的不僅爲直系軍閥吳佩孚等，而且爲英國領事與英國烟廠棉廠各大莊；故是役之意義不僅爲軍閥與外國侵略者打破勞動運動的新勢力，而且爲軍閥與外國侵略者打破國民運動的新勢力。是書紀載詳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國新勢力發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錄。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代售處廣州長壽路二十八號二樓平民書社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廣州平民書社

印刷者 廣州平民書社

總發行所

廣州長壽路二十八號二樓 平民書社

定價大洋二角
購特別從廉

新青年社——舉行大廉價

本社出版的各種圖書以及新青年八、九兩卷，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卅日止，大廉價兩個月。凡在廉價期內以現款購書，一律照原價六折計算，外埠購買，寄費加一，郵費代價，十足收用。廉價以廣州本社為限，與各埠本社代派處無涉。期滿即照原價發售，愛讀本社出版物的諸君，幸勿失此機會。茲將各書列表如下：

| 書目 | 原價 | 廉價 | 書目 | 原價 | 廉價 |
|--------------|------|---------|----------|-------|--------|
| 新青年 八、九兩卷每冊二 | 一角二分 | 工錢勞動與資本 | 一角八分 | 一角一分 | |
| 社會主義討論集 | 七角四分 | 二分 | 馬克思資本論入門 | 一角六分 | 一角六分 |
| 哲學問題 | 四角二分 | 四分 | 勞農會之建設 | 一角六分 | 一角六分 |
| 到自由之路 | 五角三分 | 角 | 討論進行計畫書 | 一角六分 | 一角六分 |
|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 五角三分 | 角 | 共產黨綱要六 | 一角二分 | 一角二分 |
| 工團主義 | 三角一分 | 八分 | 甯傳 | 二角一分 | 一角二分 |
| 階級爭鬥 | 五角三分 | 角 | 政府成功與困難 | 一角二分 | 一角二分 |
| 共產黨底計畫 | 三角一分 | 八分 | 勞動運動史 | 一角六分 | 一角六分 |
| 俄國共產黨綱要 | 一角六分 | 分 | 俄國革命記實 | 三角九分 | 二角一分 |
| 國際勞動中之重要問題 | 三角一分 | 八分 | 兩個工人談話 | 一角六分 | 一角六分 |
|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 四角二分 | 四分 | 京漢工人流血記 | 二角一分 | 一角二分 |
| 共產黨宣言 | 一角六分 | 分 | 共黨黨月刊 | 三期至六期 | 每冊一角六分 |

總發行所廣州昌興馬路新青年社